

# 列寧主義概論

斯大林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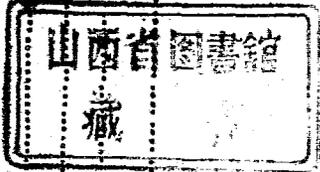
東北軍政大學總校訓練處編印

1947.3.

# 目 錄

## 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 一、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據……………(一)
- 二、方法……………(三)
- 三、理論……………(九)
- 四、無產階級專政……………(十五)
- 五、農民問題……………(三〇)
- 六、民族問題……………(四一)
- 七、戰略與策略……………(五二)
- 八、黨……………(六〇)
- 九、工作體裁……………(七五)
- 關於列寧主義底問題……………(八八)
- 一、列寧主義底定義……………(九一)



107049

二、列寧主義底主要點.....	(九三)
三、關於「不階」革命問題.....	(九五)
四、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九七)
五、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裡的黨和工人階級.....	(一〇七)
六、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	(一三〇)
七、爲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而鬥爭.....	(一四二)
關於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	(一五五)
關於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底口號.....	(一六七)
列寧和關於與中農聯盟問題.....	(一七七)

# 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維德洛夫大學裡的講演

我把這本書供獻給那些在列寧死後做

收黨員時加入黨的同志們 斯大林

列寧主義底基礎，是一個大題目。要盡量說明這個問題，必須要著作一整本書。甚至於要著作好幾本書。因此，我的演講，自然不能是列寧主義底羅曼的說明。這些演講至多只能是列寧主義基礎底簡略的大綱。但是，我還是認為，敘述這個大綱，以便指出幾個有成效地研究列寧主義所必要的基本出發點，是有益處的。

敘述列寧主義底基礎，這還不是敘述列寧底世界觀底基礎。列寧底世界觀與列寧主義底基礎——這兩個東西底範圍並不一樣。列寧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世界觀底基礎當然就是馬克思主義；但是，從這裡並不能得出結論，敘述列寧主義應當從敘述馬克思主義底基礎開始。敘述列寧主義——這就是說，敘述列寧著作中的那些由列寧所放進到馬克思主義底總寶庫裡的，而自然是和列寧底名字相關的特別的和新的東西。我在自己的演講中，不過就是按照這個意思來敘述列寧主義底基礎的。

那末，列寧主義是什麼呢？

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環境特殊條件中的應用。這個定義是有一部分真理的，

但是牠還千萬沒有脫盡全部真理。列寧的確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了俄國的實際情況中，而且應用得很巧妙。但是，假如列寧主義僅僅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特殊環境中的應用，那末，列寧主義就是純粹民族的，而且僅僅是民族的，純粹俄國的，而且僅僅是俄國的現象了。可是，我們知道，列寧主義是國際的現象，牠在整個國際發展中有自己的根源，而不僅僅是俄國的現象。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我以為，這個定義犯有片面性的毛病。

另外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主義革命原素底復活而與四十年代以後各年代的馬克思主義不同，據說四十年代以後各年代的馬克思主義已變成溫和的，不革命的了。如果把這種將馬克思主義分爲革命部分和溫和部分的愚蠢而又庸俗的意見除開不說，那末，就應該承認，就是這個完全不充分的和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定義，也有一部分真理。這部分真理就在於列寧的確恢復了馬克思主義底那個被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所埋沒了的革命內容。但是，這只是一部分的真理。關於列寧主義的全部真理是在於：列寧主義不只是復活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更進了一步，在資本主義底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新條件下面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究竟是什麼呢？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地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革命（我們所說的是無產階級革命）以前的時期，當時還沒有已經發展的帝國主義，他們生活在準備無產階級者們去作革命的時期，當時，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是直接的實際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列寧呢，馬克思與恩格斯底這位學生呢，則生活在已經發展了的帝國主義底時期，生活在無產階級革命正在展開的時期，這時，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在一個國家裡取得了勝利，已經打破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已經開闢了無階級民

主權底紀元，蘇維埃底紀元。

所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底向前發展。

人們通常指出，列寧主義帶有非常戰鬥的和非常革命的性質。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列寧主義之所以有這種特性，是由於以下的兩個原因：第一、列寧主義是從無產階級底革命中產生出來的，牠不能不帶着無產階級革命底痕跡；第二、列寧主義是在與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搏戰過程中間長成和強壯起來的，而與這個機會主義鬥爭，曾經是，並且現在還是為戰勝資本主義所必要的先決條件。不要忘記，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佔統治的整個時代，而和這個機會主義作無情的鬥爭，曾不能不是列寧主義底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底條件下面長成和形成的，這時資本主義底矛盾達到了極點，這時無產階級革命成了直接實際的問題，這時準備工人階級去革命的舊時期已經走到盡頭而轉變到了向資本主義直接衝擊的新時期。

列寧稱帝國主義為「垂死的資本主義」爲什麼呢？因爲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矛盾底緊張程度達到極端，達到頂點：接着便是革命底開始。在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矛盾有以下三點：

第一個矛盾——這是勞動與資本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工業國家裡壟斷性的托拉斯和新進加，銀行和財政寡頭底無上威權。與這種無上威權鬥爭時，工人階級底通常鬥爭方法——職工會和合作社，國會政黨以及國會鬥爭——已經是完全不夠的了。或者向資本搖尾乞憐，依舊過着非人生活並每况

愈下；或者是運用新的武器，——這就是帝國主義向千百萬無產階級群眾提出的問題。帝國主義推動着工人階級走向革命。

第二個矛盾——這是各個財政集團間及各個帝國主義列強間爲爭奪原料產地，爲爭奪別國的領土而發生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把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就是爲要獨佔這些原料產地而進行猛烈鬥爭，就是爲要重新瓜分已經瓜分過的世界而進行鬥爭，就是那些尋求「日光下的地盤」的新興財政集團和獨強進行特別劇烈的鬥爭，來反對那些不肯放鬆自己的贖物的老大財政集團和列強。各派資本家集團間這種猛烈鬥爭底特點，就在於牠包含着「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帝國主義的戰爭，爲掠奪別國的領土而進行的戰爭。而這種情況底特點又在於牠使帝國主義者們互相削弱，使整個資本主義底陣勢都削弱，使無產階級革命底時機接近，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爲實際必然的事情。

第三個矛盾——這就是爲數極少的統治的「文明」民族與世界上十數萬萬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對最廣大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內十數萬萬人民施行最殘暴的剝削和最無人道的壓迫。榨取額外利潤——便是這種剝削和這種壓迫底目的。可是帝國主義在剝削這些國家的時候，不得不在那裡建築鐵路，工廠，及工業的和商業的中心。無產階級的出現，本地知識界底產生，民族覺悟底興起，解放運動的加強，——這些便是這種「政策」底不可避免的結果。在所有一切殖民地及附屬國革命運動的加強，便是顯然證明這一點。這個情形對於無產階級是重要的，因爲這個情形根本推動資本主義底陣地，把殖民地和附屬國由帝國主義底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革命底後備軍。

一般地說來，帝國主義底主要矛盾，把舊的「興盛的」資本主義變爲垂死的資本主義的那些矛盾，便是這樣。

十年以前爆發過的帝國主義戰爭底意義，就是在於牠把所有這些矛盾都集合在一塊，結果就加速



百萬兵士來供給西方帝國主義者。試回想一下，一千二百萬俄國軍隊，為保證英法資本家底極高度的利潤，在帝國主義大戰底前綫上流血的事實。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僅是帝國主義在東歐的看門狗，而且是西方帝國主義底代理人，牠從倫敦，巴黎，納林，布律塞爾得到了借款而替牠們從人民身上掙取幾萬萬元的利息。

最後，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國主義在瓜分土耳其，波斯，中國等方面最忠實的同盟者。誰不知道，帝國主義戰爭是沙皇制度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聯合進行的呢？誰不知道，俄羅斯是這次戰爭中一個重要份子呢？

所以沙皇制度底利益是與西方帝國主義底利益互相結合了的，而且終融於合成爲帝國主義利益底一個整體。西方帝國主義是不能够不預先用盡一切力量，來和俄國革命拚命決戰以圖維持和保存沙皇制度，而就甘心喪失像舊時的沙皇資產階級俄國這樣在東方的強大的支柱，這樣豐富的人力和物力底武器呢？當然，是不能够的！

可是由此可見，誰會想打擊沙皇制度，他就會必然要去打擊帝國主義，誰會暴動起來反對沙皇制度，他也就會應該暴動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因為誰要是實際上會想不僅打碎而且還要永遠消滅沙皇制度，那麼他推翻了沙皇制度，他也就會一定要推翻帝國主義。這樣，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便接近了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接近了無產階級的革命；而且會應該轉變爲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的革命。

而同時，在俄羅斯興起了最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個革命是由世界上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所領導，而這個無產階級又有俄國革命農民這樣重大的同盟者。這樣的革命曾經不能半途中止，在勝利的時候，牠曾經應該向前進展，高舉反帝國主義的暴動旗幟，——這點難道還須證明麼？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俄國會經是帝國主義各種矛盾底集合點，這不僅是說，因為這些矛盾在俄國帶有特別醜惡，特別難堪的性質，所以最容易暴露出來，也不僅因為俄國會是西方帝國主義底主要支柱，牠將西方財政資本與東方殖民地地聯接起來；而且是因為，祇是在俄國才會經有真實的力量，能夠用革命方法解決帝國主義底矛盾。

可是由此可見，俄國革命不能不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牠不能不一開始發展便帶着國際性，這樣，牠不能不震動帝國主義底根基。

在這種實際情況之下，俄國共產黨人會經能夠把自己的工作僅限於俄國革命底狹隘的民族範圍以內嗎？當然，是不能夠的！正是相反，無視國內的（深入的革命危機）和國外的（戰爭）環境，都會經推動他們的工作超出這個範圍，把鬥爭轉變到國際舞臺上去，揭穿帝國主義身上的羈縻，證明資本主義破產底必然性，打碎社會大國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最後，推翻本國的資本主義，並替無產階級鍛鍊出新的鬥爭武器，——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為的是便利着全世界無產者推翻資本主義。俄國共產黨人會不能不這樣行動，因為祇有在這條道路上可以希望國際環境內產生其種變化，足以保證俄國不致有資產階級制度底復辟。

因為這些原因，所以俄國便成了列寧主義底發源地，而俄國共產黨人底領袖列寧，便成了列寧主義底創造者。

這裏俄國和列寧所「遭遇的」，差不多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德國和馬克思恩格斯所「遭遇的」一樣。當時，在德國，是醞釀着資產階級的革命，正好像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一樣。當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寫道：

「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德國身上，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因為

德意志在一個相當短促的時期之內，和具備着比十七世紀的英國和十八世紀的法國更發達的無產階級革命條件之下，因此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

我們說，革命進國底中心已經移到了德國。

我們說，科學社會主義底故鄉，而德國無產階級底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底故鄉；科學社會主義底發源地正是馬克思在上面這段話內所指出的這種情況，這未必是可以懷疑的。

我們說，科學社會主義底發源地應該這樣說，而且更應該這樣說。俄國在這時期會處於資產階級革命底故鄉。聯合應當着歐洲進步的條件之下和具備着比德國（英，法更不用說了）更發展的無產階級，製造着這種革命；並且還有一切的事實材料都已經指明，這個革命會總應當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底階梯和巨擘。列寧在 1902 年，當俄國革命還剛才萌芽的時候，在他所著的「做什麼？」這本小冊子內，就說過以下的預言，這事實不能認爲是偶然的。他說：

「歷史現在向我們（即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說）提出了一個迫近的任務；這個任務與任何國家裏的無產階級底迫近任務，比較起來都更爲重要和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就是說，不僅是把歐洲的，而且也把亞洲的反動勢力底最強大的支柱破壞掉。這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二八二頁）。

換句話說，革命運動底中心會應當轉移到俄國。

大家知道，俄國革命底過程已經綽綽有餘地把列寧這個預言證明了。

既是這樣，那末，作過了這樣的革命和具備着這樣的無產階級的這個國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實踐底故鄉，這還有什麼奇怪呢？

這個無產階級底領袖，列寧，同時也成了這個理論和策略底創造者以及國際無產階級底領袖，還有什麼奇怪呢？

## 二 方 法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佔統治的整個時代。爲要說得確切起見，我應該補充說，這裏所指的，不是機會，不是機會主義在形式上的統治，而只是機會主義在實際上的統治。在形式上，當時領導第二國際的，是「忠心信仰的」馬克思主義者，「正統派」——考茨基及其他等人。可是，在事實上，第二國際底基本工作，當時都是按照機會主義底路線進行的。機會主義者當時由於他們迎合性的小資產階級的天性而迎合了資產階級，而「正統派」也是爲着和機會主義者「保持統一」，爲着維持「黨內和平」起見而迎合了機會主義者。結果便弄成了機會主義底統治，因爲，資產階級底政策和「正統派」底政策間的鎖條已經聯起來了。

這是資本主義底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即所謂戰前的時期。那時，帝國主義底發展引起大災難局面的矛盾，還沒有來得及完全明顯地暴露出來，那時，工人的經濟罷工和職工會還多少「照常」發展着。那時，選舉鬥爭和國會黨團還產生了「昏昏頭腦的」成效。那時人們把合法的鬥爭形式頌揚得高大雲霄。想要用合法手段來「打死」資本主義，——總而言之，那時，第二國際底政黨一天一天長得肥胖胖的，不願意認真想到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羣衆底革命教育。

不是完整的革命理論，而是脫離了羣衆底實際革命鬥爭的和變成了死板教條的自相矛盾的理論觀點和理論斷片。爲要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會想起馬克思的理論，可是，爲的是要挖去這理論中

的活潑的革命的精神。

不是革命政策，而是萎靡的庸俗態度和長柄的政客手腕，議會的外交手段和議會的拉攏行為。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時也會通過革命的決議和口號，可是，爲的是要把這種決議和口號擱置起來。不是使黨在自己的錯誤中受教育和學習正確的策略，却反而小心躲避迫切問題，掩蔽和抹煞這些問題。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自然也會不嫌說到緊急問題，可是，爲的是要用一些少橡皮性的決議來敷衍了事。

第二國際底面目，牠的工作方法，牠的武庫，就是這樣的。

而同時，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戰鬥底新時代，却已經到臨。在財政資本無上威權面前，舊的鬥爭方法，已經是顯然的和軟弱無力的了。

當時，必須重新審查第二國際底全部工作，牠的整個工作方法，必需驅除庸俗態度，狹隘觀點，政客手腕，叛徒行爲，社會大國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

當時，必須審查第二國際底整個武庫，拋棄一切生鏽的陳腐的東西，鍛鍊出新式的武器。當時假如沒有做這種預備工作，那末就根本莫想去與資本主義作戰。當時假如沒有做這種工作，那末無產階級遇到新的革命鬥爭時，就一定會遇到武裝不足或者簡直沒有武裝的危險。

這個把第二國際底污濁馬廄拿來做一番總審查和總清洗的光榮任務，便落到了列寧主義身上。列寧主義底方法，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出來和鍛鍊出來的。

這個方法底要求是怎樣的呢？

第一，是要在羣衆的革命鬥爭火線中，在具體的實際工作火線中，去審查第二國際底各種理論教條，這也就是說，要恢復那個已被破壞了的理論和實際間的一致，要消滅這兩者間的分離狀態，因爲，

祇有這樣，才能變成那具備有革命理論的真正無產階級的政黨。

第二，是要不根據第二國際各黨底決議和口號（牠們的決議和口號是不可相信的）而根據第二國際各黨底實際工作去審查第二國際政黨底政策；因為，祇有這樣，才能獲得和值得無產階級群眾群眾底信任。

第三，是要根據新的革命精神，根據教育群眾及準備群眾從事革命鬥爭的精神，去改造黨的全部工作，因為，祇有這樣，才能準備群眾去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第四，是要無產階級政黨進行自我批評，要無產階級政黨在自己的錯誤中受訓練和教育，因為，祇有這樣，才能教育出黨的真正的幹部和真正的領袖。

這就是列寧主義方法底基礎和實質。

這種方法在實際中怎樣應用了呢？

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們有一些理論的教條，他們總是死守成規，總是拿些教條來做一切行動底出發點。試舉其中幾條來看吧。

第一個教條：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條件。機會主義者要人相信，無產階級如果在本國人口內不佔大多數，牠就不能夠而且不應該奪取政權。一點證據也沒有，因為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都沒有可能來辯證這個荒謬的觀點。列寧回答第二國際底先生們說，我們就假定是這樣吧。可是，如果造成了這樣一種歷史環境（戰爭，農業危機等等），在這種環境之下，無產階級雖在人口中佔少數，可是牠有可能來把極大多數的勞動群眾團結在自己的週圍，——那末，為什麼牠不應當去奪取政權呢？為什麼無產階級不應當去利用順利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來戰勝被破資本主義的，並加速總爆發底到來呢？

難道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說過，如果德國當時會有所謂「農民戰爭的再版」來協助無產階級革命，那末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底情況當時就會「很好」了嗎？難道大家不是都知道，當時德國的無產者要比一九一七年俄國的（比方說）無產者相對地少些嗎？難道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實際還沒有證明，第二國際英雄們底這一個得意的教條對於無產階級是絕無絲毫實際的意義嗎？群眾革命鬥爭實際正在打擊和打倒這個陳腐的教條，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第二個教條：無產階級如果還沒有足數的現成的能够治理國家的文化人材和行政人材，牠就不能保持政權，——起初必須先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造就這種人材，然後才可以奪取政權。列寧回答道，我們就假定是這樣吧，可是，爲什麼不能把事情這樣弄轉過來，起初先奪取政權，給無產階級底發展造成一種順利的條件，然後便一日千里地前進，以提高勞動群眾底文化程度，以便造就很多由工人出身的領導人材和行政人材。難道俄國底實際還沒有證明，在無產階級政權下面，工人出身的領導人材底增長，要比在資本政權下面迅速百倍和澈底百倍嗎？群眾革命鬥爭底實際把機會主義者底這一個理論的教條也在無情打倒，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第三個教條：政治的總罷工的方法，無產階級是不能採用的，因爲這種方法在理論上是沒有根據的（請參看「恩格斯底批評」），在實際上是危險的（能破壞國家經濟生活底常態，能虛耗職工會底基金等等）。這種方法不能代替無產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議會的鬥爭形式。列寧主義者回答道：「好吧。但是，第一，恩格斯所批評過的並不是任何的總罷工，而只是某一種罷工，即無政府主義者爲代替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而提出來的無政府主義者經濟總罷工；——這與政治總罷工的方法有什麼關係呢？第二，什麼人和什麼地方證明過，議會的鬥爭形式是無產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呢？革命運動底歷史難道不是證明，議會鬥爭僅僅是組織無產階級在議會以外的鬥爭的學校和助手嗎？難道不是證

明，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運動底基本問題，是要用暴力，無產階級群眾底直接鬥爭，用他們的總罷工，用他們的暴動來解決的麼？主張政治總罷工底方法來代替議會鬥爭這個問題，是從那裡找來的呢？主張政治總罷工的人，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會企圖用議會以外的鬥爭形式來代替議會的鬥爭形式呢？第四，俄國的革命難道還沒有指明：政治總罷工是無產階級革命最偉大的學校，是在衝擊資本主義堡壘的前夜動員並組織廣大無產階級群眾的一個不可代替的工具麼？這與關於破壞經濟生活底常態及工會基金等等庸俗思想的怨言，有什麼關係呢？革命鬥爭底實際把機會主義者底這個教條也打得粉碎，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還有其他許多的諸如此類的教條。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列寧說過：『革命的理論不是教條』，『革命的理論只是在與真正群眾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際密切聯繫中，才能最終形成起來』（請參看『左派幼稚病』），因為理論應該供實際使用，因為『理論應該回答爲實際所提出的問題』（請參看『人民底朋友』），因為理論應該被人拿實際材料來考驗。

至於講到第二國際政黨底政治口號和政治決議，那末，祇要想起『以戰爭對付戰爭』這口號底歷史，就足以了解這些政黨底政治實際是何等虛偽和腐敗了，牠們以漂亮的革命口號和決議來掩蔽牠們的反革命的工作。大家都還記得，第二國際在巴塞爾大會上作過盛大的示威，會威嚇帝國主義者說，要是帝國主義者們敢於開始戰爭。那就免不了要遇到暴動底一切慘狀，並且提出了『以戰爭對付戰爭』的嚇人口號。可是誰不記得，不久以後，在戰爭正要開始的時候，巴塞爾的決議却已拋在腦後，而向工人們提出了新的口號——爲資本主義祖國底光榮而互相殘殺。革命的口號和決議，假如不加以實行，那就一個錢也不值，這難道還不明顯了嗎？祇要把列寧底那個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政策

拿來和第二國際在戰爭時期的叛徒政策比較一下，便能懂得機會主義的政客是何等卑鄙，列寧主義的方法是何等偉大。我不能不在這裡引證列寧底「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這本書裡的一段，在這一段內，他無情地痛罵了第二國際首領考茨基底機會主義企圖，這企圖就是想不按政黨底實際行動而按政黨底紙上口號與文件去估計政黨。列寧說：

「考茨基所實行的是標本式小資產階級的庸俗的政策，以爲……提出口號便可以改變情況。這個資產階級民主派底歷史都揭破這種空想：爲了欺騙民衆起見，資產階級民主派過去和現在都總是提出各種各樣的『口號』。問題是要考察他們是否誠意，把他們的言語拿來和他們的行動做比較，不要以唯心的或騙人的空話爲滿足，而要澈底找到階級的實情」（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七七頁）。

我更不用說第二國際政黨之懼怕自我批評，不用說他們的各種手腕，如掩蔽自己的錯誤，抹煞迫切問題，用關於百事大吉的虛偽話頭來遮掩自己的缺點，這種話頭消磨活潑的思想，阻礙黨在自己的錯誤上去領受革命教育。這些手腕曾受到列寧底譏笑和辱罵。列寧在他所著的左「派幼稚病」這本書上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底自我批評說：

「政黨對於自己錯誤所採取的態度，就是最重要的和最可靠的標準之一，根據這個標準就可以看出這個政黨是不是鄭重做事和不是在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群衆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暴露這個錯誤底原因，分析這個錯誤產生時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這個錯誤的方法——這便是鄭重的政黨底標誌，這便是政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便是教育和訓練階級，然後也就是教育和訓練群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一頁）。

有些人說，揭破自己的錯誤和實行自我批評，這對於黨是危險的，因爲敵人可以利用這一點來反

對無產階級底黨。列寧曾認爲這種反駁是不鄭重的。並且是完全不正確的。關於這一點，還在（一九〇四年的時候，當我們黨還是幼弱微小的時候，列寧就在自己的「進一步退兩步」這本書上面說道：

「他們（馬克思主義者敵人——斯大林註）看見我們的爭論，便幸而樂禍和鄙視譏笑：他們爲了自己的目的，自然極力想斷章取義地利用我這本小冊子（這本小冊子是專門談論我們黨底缺點和錯失的）中的個別地方。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戰鬥中已經受够了鍛練，不致爲這些小小的針刺所驚動，能够不管這些針刺而繼續其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地揭破自己的缺點：這些缺點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底階級發覺而被克服」（請看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一六一頁）。

列寧底方法中所給出的東西，在馬克思底學說中大致已經都有了，這個學說，照馬克思自己的口氣來說：「實質上乃是批評的和革命的學說」。正是這一種批評和革命的精神，自始至終地貫注着列寧底方法。但是假如以爲列寧底方法僅僅是馬克思方法底恢復，那是不正確的。實際上，列寧底方法不僅只是馬克思底批評的和革命的方法底恢復，不僅只是馬克思唯物辯證法底恢復，而且是這個方法底具體化和往前發展。

### 三 理 論

從這問題目內，我要拿出三個問題來講：第一，就是關於理論對無產階級運動的意義。第二，就是關於對自發「論」的批評；第三，就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

第一，關於理論底意義。有些人認爲，馬克思主義是實際重於理論，就是說，在列寧主義裡，主要

的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化爲事實，就是「執行」這些原理，至於說到理論，那麼，他們認爲列寧主義是不關心的。大家都知道，普列漢諾夫曾經屢次嘲笑列寧對於理論，特別是對於哲學的「不關心」。同樣大家亦知道，現在許多列寧主義的實際工作者不很注意理論，特別是因爲他們由於環境的關係，不得不一天到晚忙於實際工作。我應該申言，對列寧及列寧主義的這種非常奇怪的見解，是完全不正確的，而且是絕對不合於事實的：實際工作者忽視理論的傾向，是違反整個列寧主義底精神的，且對於工作是包含着大的危險的。

理論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底綜合歸納起來的經驗。當然，理論假使不和革命的實際聯繫起來，就要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際如果不受革命理論底指示，就要變成盲目的實際。但是假如理論是在和革命的實際密切聯繫中形成的。那末，牠就能够變成工人運動底極偉大的力量。因爲理論，而且祇有理論，才能够給運動以確信力，給運動以確定方針的力量和對四周事變底內部關係的了解。因爲理論，而且祇有理論，才能够幫助實際不做去了解目前各階級行動底道路和方向，而且去了解在最近的將來這些階級行動底道路和方向。不是別人，而恰好是列寧說過和幾十次重複說過一個著名的原理，就是：

「沒有革命理論，就不會有革命運動」(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列寧比誰都更是了解理論底重要意義，特別是對於我們這個黨，因爲這個黨是擔負着國際無產階級先進戰士底作用，而又處於四圍這種極複雜的國內和國外環境之內。還在一九〇二年，他就首先看到了我們黨底這種特殊的作用，在那時候他就已經認爲必須指出：

「祇有爲先進理論所指導的黨，才能執行先進戰士底作用」(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〇八頁)。

現在當列寧關於我們黨底作用的預言已經化爲事實的時候，列寧底這個原理是有特別的力量和特別意義的，這是無需證明的。

在唯物主義的哲學方面，把從恩格斯到列寧這時代中，科學上最重大的發明綜合起來，並從各方面去批評馬克思主義者隊伍裡的反唯物主義的派別，這是一個最重大的任務，執行這個任務的不是別人，而是列寧；這件事實也許可以算做列寧異常重視理論底最明顯的表現。恩格斯說：「每一個偉大的新發明出現後，唯物主義便要採取新的形式」。大家知道，不是別人，而恰好是列寧，在他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這本出色書籍裡面替當時執行了這個任務。大家知道，普列漢諾夫是喜歡嘲笑列寧「不關心」哲學的，而這個普列漢諾夫，却甚至於沒有敢於認真看手去執行這個任務。

第二，對「自發論」的批評，或關於先鋒隊在運動中的作用。「自發論」機會主義底理論，是崇拜工人運動自發性的理論，是實際上否認工人階級先鋒隊——工人階級政黨——底領導作用的理論。

這種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工人運動完全祇向着那些爲資本主義「可以執行的」，「可以接受的」要求那方面去進行；牠完全主張「阻力最少的路線」。自發論是工聯主義底思想。

這種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自發運動帶着覺悟的和計劃的性質。牠反對政黨走在工人階級前面；反對政黨把羣衆提高到有覺悟底程度，反對政黨領導運動。牠主張運動中的覺悟份子不要驚覺運動按照自己的道路前進，牠主張政黨祇從自發運動，做這種運動底尾巴。自發「論」是降低覺悟份子在運動中的作用的理論，是「尾巴主義」底思想，是一切機會主義底邏輯的基礎。

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這個理論就已經出現於舞臺了，這個理論，在實際上曾經弄到使維爾斯的信徒所謂「經濟派」，否認了在俄國有獨立的工人政黨底必要，反對了工人階級爲推翻沙皇制度的

革命鬥爭，鼓吹了運動中的工聯主義的政策，總而言之，把工人運動交給了自由資產階級去領導，所謂「燈火皇朝」底鬥爭和列寧在「做什麼？」一書上對「尾巴主義」理論所作的精彩的批評，不僅打倒了「經濟主義」，而且創造了俄國工人階級底真正革命運動底理論基礎。

假如沒有這種鬥爭，當時就莫要想去創造俄國的獨立工人政黨，就莫要由這個政黨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了。

但是這種崇拜自發性的理論不僅是俄國的現象。他在第二國際所有一切政黨裡都是廣泛流行的，雖然表現的形式是稍微有些不同。我所指的是第二國際首領們所慣用的所謂「生產力論」。這個理論辯護一切事物，調和一切人，他當某些事實早已為大家聽得討厭以後，才把他們指出來並加以解釋，指出以後，牠就安心下去了。馬克思說：唯物主義的理論不能祇限於解釋世界，牠還應該要改造世界；但是考茨基和他的伙伴們却不管這一點，他們寧願停留在馬克思公式底前半段上。請看應用這個「理論」的許多例子中的一個例子罷。人們說，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第一國際底政黨曾經發表恐嚇的言論，說假如帝國主義者開始戰爭，他們便宣佈「以戰爭對付戰爭」。人們說，在戰爭正要開始的時候，這些政黨就把「以戰爭對付戰爭」這個口號拋在腦後，而實行了一個相反的口號——為帝國主義的祖國而戰爭。人們說，因為這樣更口號的結果，使幾百萬工人犧牲，性命。但是如果以為這裡有什麼人犯了罪過，某人叛變了或出賣了工人階級，那就想錯了。絕對沒有過這樣的事情！所有這些已經發生的事情，都好像是必然要這樣發生的。第一，因為第一國際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戰爭底工具。第二，因為在當時所有的那種「生產力底程度」之下，再沒有別的辦法可想，這「生產力」底「罪過」。考茨基先生底「生產力論」正是這樣向「我們」解釋。而誰不相信這種「理論」，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黨的作用呢？黨在運動中的意義呢？但是，黨對於像「生產力底程度」這樣的決定因素，能有什

麼辦法呢？

這種假冒馬克思主義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大堆來。

顯然不用再證明，辯種以掩飾機會主義底面目爲使命的「馬克思主義」，祇是這樣一種「馬巴主義」理論在歐洲方面的變形表現，而列寧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就已經向這種理論作過鬥爭了。

顯然用不着證明，打破這種理論上的假冒面目是在西方創立真正革命政黨的先決條件。

第三，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是從二個基本原理出發的。

第一個原理：資本主義底範圍內財政資本底統治；發行有價證券是財政資本底主要營業；把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是帝國主義底基礎之一；財政寡頭底無上威權是財政資本統治底結果，——所有這些，便揭露出壟斷的資本主義底粗鄙的寄生的性質，使資本主義的新迪加和托拉斯底壓迫更加百倍令人難受，使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基礎的意識加強地增長，使群眾趨向無產階級革命而把無產階級革命當作他們唯一的救星。（請看列寧著的「帝國主義」。）

從這裡便要得出第一個結論：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裡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在「宗主國」國內的無產階級的戰線上爆發底原素日益增長。

第二個原理：向殖民地及附屬國加緊輸出資本；擴大「勢力範圍」和殖民地領土，直到包括全世界；資本主義變爲由極少數的「先進」國對於世界上極大多數人民施行財政資本的奴役和殖民地政策的壓迫的世界系統；——所有這些，一方面使單個的民族經濟，單個民族領土，變爲所謂世界經濟，這條鍊子底各個環節，另一方面，將全世界的人口分成兩個營壘：剝削和壓迫廣大殖民地及附屬國的那極少數的資本主義「先進國」，和迫得要作鬥爭以求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的那極大多數的殖民地及附屬國。

（請參看『帝國主義』）。

從這裡就要得出第二個結論：就是在殖民地國家裡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在國外的殖民地的階級上反帝國主義的義憤底原素日益增長。

第三個原理：『勢力範圍』和殖民地底獨佔；各資本主義國家 不平衡的發展，這種發展，引起已經搶得領土的國家和希望得到自己的『份額』的國家中間爲重分世界而起的猛烈的鬥爭；帝國主義戰爭，這種戰爭是恢復那已經破壞的『平衡』的唯一手段，——這些，便使得第三條戰綫——即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綫緊張起來，便減弱着帝國主義底勢力，並使頭兩條反帝國主義的戰綫，即革命的無產階級戰綫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戰綫，易於聯合起來。（請參看『帝國主義』）。

從這裡就要得出第二個結論：就是在帝國主義之下，戰爭是不能避免的，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的殖民革命，必然聯合成爲統一的世界的革命戰綫，以對抗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綫。

列寧又將上面這一切結論，綜合成爲一個總的結論，就是：『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一頁）。

因此，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革命底性質、範圍、深度，以及革命底一般方案這些問題的觀點，亦隨着改變。

從前，通常都是從某個單獨國家底經濟狀況的觀點上去分析無產階級革命底前提。現在，這種觀點已經是不夠的了。現在，必須從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或大多數國家底經濟狀況的觀點上，從世界經濟狀況的觀點上，去觀察這個問題，因爲各單獨國家與各單獨民族經濟已經不是自願有的單位了，已經成了所謂世界經濟渾整條鍊子底各個環節了。因爲舊的『文明的』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即是那爲數極少的『先進』國，對地球上極大多數的人民施行財政資本奴役和殖民地政策壓迫的。

全世界系統。

從前，通常都是說在某些個別國家裡，或者更確切些說，在某一個發展了的國家裡，有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底客觀條件存在。現在，這個觀點已經是不够的。現在必須說，在世界帝國主義經濟這個統一的整體底整個系統中，已經有革命底客觀條件存在。而且，如果，或者更確切些說，因為整個系統已經成熟到革命程度，那末這系統中的某幾個國家工業不甚發展，並不能成爲對於革命的一種不可征服的障礙。

從前，照例總是說某一個先進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把牠當作一個單個的自願自的現象，而以單個的一國的資本戰綫爲敵手。現在，這種觀點已經是不够的。現在必須說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因爲各單個的國家的資本戰綫已經變成了所謂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綫這條鍊子底各個環節了，必須拿各國革命運動底總戰綫來對抗這個世界帝國主義戰綫。

從前總是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純粹是一個國家內部發展底結果。現在，這種觀點已經是不够的。現在應把無產階級革命首先看做是帝國主義世界系統中矛盾發展底結果，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綫這條鍊子在某個國家裡破裂的結果。

革命將在那裡開始呢？資本底戰綫首先會在那裏，會在那種國家裡被衝破呢？

以前，人們照例總是都回答道：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的地方，在無產階級佔多數的地方，在文化程度較高的地方，在民主精神較多的地方。

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反駁道：不，不一定要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等的地方。資本戰綫將在帝國主義鍊子較弱的地方被衝破；因爲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綫，這條鍊子在牠的最弱的地方破裂的結果。而且，可以有這樣的情形，就是開始了革命的國家，衝破了資本戰綫的國家，是一個資本

主義發展程度比較低的國家，而其他的資本主義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却依舊留在資本主義底範圍以內。

在一九一七年時，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的鍊子，在俄國是比其他各國要薄弱些。這鍊子就在這裏被衝破了，使無產階級革命得以爆發。爲什麼呢？因爲，在俄國會展開了以革命的無產階級爲首的最偉大的人民革命，而無產階級有了千百萬爲地主所壓迫和剝削的農民這樣重大的同盟者。因爲，在俄國與革命對立的會是沙皇制度這樣一個帝國主義是醜惡的代表，牠沒有絲毫精神上的威信，而爲一般人民所痛恨。雖然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底程度，會比較——比如說——法國或德國，英國或美國低些，然而帝國主義的鍊子却原來比較薄弱些。

在最近的將來，這鍊子將在什麼地方被衝破呢？仍然是在較薄弱的地方，比如說，這鍊子也許會在印度被衝破，這不是沒有可能的。爲什麼呢？因爲，印度有新興的奮勇的革命的無產階級，這無產階級有民族解放運動這樣的同盟者，——這無疑義的是一個偉大的和重大的同盟者。因爲，那裏與革命對立的是大家所知道的這個敵人，即外國帝國主義，這個敵人沒有精神上的信用，而爲印度一般被壓迫的被剝削的群眾所痛恨。

這鍊子也許會在德國被衝破，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爲什麼呢？因爲，比方，那些在印度活動着的因素，在德國也開始活動着，同時，很明顯的，在印度與德國之間，發展的程度有莫大的差別，這不能不影響到德國革命底進程和結局。

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列寧說：

「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正在完成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並不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中平衡的「成熟」，而是經過一些國家之被別些國家所剝削；經過在帝國主義戰爭中第一個戰敗

國家之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之被剝削。另一方面，正因為這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東方各國就最終地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地被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底總漩渦」（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六頁）。

總而言之：帝國主義戰線底鍊子照例應該在牠較薄弱的環節上被衝破；但無論如何，也不一定要在資本主義較發展的地方，不一定要在工人佔百分之幾，農民佔百分之幾等等的地方。

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關於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人口總數裡所佔百分幾的統計數字，在解決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時，並沒有什麼非常的意義，而第一國際裡的那些不懂帝國主義而又懼怕革命如瘟疫的書獃子們，却喜歡把這種統計當作有非常意義的事情。

其次，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曾經肯定說（而且現在還是肯定說）：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有一個無底的深淵，或者至少是有一座萬里長城，這座萬里長城使這兩個革命彼此隔着一個多少長久的距離時期；在這個距離時期中，得到了政權的資產階級，發展着資本主義，而無產階級則積聚着力量和準備着反資本主義的「堅決鬥爭」。這個距離時期通常是以好幾十年來計算，或者更長久些。顯然用不着證明，這座萬里長城論在帝國主義底環境內是毫無科學根據的，牠祇是，而且不能不是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慾望底掩蓋和粉飾。顯然用不着證明，在包含着許多衝突和許多戰爭的帝國主義底環境內，在「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底環境內，當「興盛的」資本主義變為「垂死的」資本主義，而革命運動在全世界所有一切條件裡發展的時候；當帝國主義聯合所有一切反動力量（直到沙皇制度和農奴制度為止），因而使一切革命勢力（從西方無產階級起直到東方解放民族運動止），都必須聯合一致的時候，當非決定帝國主義革命鬥爭便不能推動封建農奴制度殘餘的時候；——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種條件之下，在一個多少發展了的國家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當和無產階級革命接

近起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該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俄國的革命史已經顯然證明了，這個原理是正確的和不容辯駁的。無怪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時，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低潮夜，在「兩個策略」這本小冊子裡，就已經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看做一條鍊子底兩個環節，看做俄國革命發展到底一致的和完整的表現。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為要做到這點，就要把農民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專制制度底及抗和剝奪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為要做到這點，就要把人民中的半無產階級耕業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資產階級底及抗和剝奪農民及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這便是無產階級底任務，而新火星派在其關於革命底規模問題的一切議論和決議中，却把這些任務看得如此狹隘」。（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我遠不去說列寧底其他的，比較晚些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關於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這個觀念，比在「兩個策略」中更說得明顯。這個觀念就是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底基礎之

。而有些同志却以為列寧在一九一六年時才得出這個觀念，以為列寧在一九一六年以前遠認為俄國革命將停滯在資產階級的範圍內，於是政權也將從工農專政機關手上轉到資產階級手上，而不是轉到無產階級手上。聽說這種說法甚至流傳到我們共產黨的報章上來了。我應該說，這種說法是完全不正確的，是完全不合於事實的。

我可以引證列寧在我們黨底第三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裏的著名演說，他在這篇演說中，把工農專政，即民主革命底勝利，不是當作「秩序底組織」，而是「戰爭底組織」。（請參看「列寧全集

「第七卷，第二六四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底關於臨時政府這篇著名論文（一九〇五年）；在這篇論文裏，他在描寫俄國革命底發展前途時，給黨提出以下的任務，就是：「務必使俄國革命成為多年的運動，而不是幾個月的運動；務必使這革命不僅達到現時執政當局底小小讓步，而要達到完全推翻這種執政當局」，在這篇論文裡，他並且更把這個前途發揮下去，把牠和歐洲革命聯繫起來，而繼續說道：

「假如能够做到這一步，那時……那時革命的火線將燃遍歐洲；在資產階級反動下疲乏了的歐洲工人也將發動起來，並向我們表明『這件事情應當怎樣做』；那時歐洲的革命高潮會反過來影響俄國，使幾年的革命時代變成幾十年的革命時代」，（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一九一頁）。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發表的著名論文，他在這篇論文中說：

「無產階級在現時，而且在將來還要不惜犧牲地為着奪取政權，為着成立共和國制度，為着沒收土地……為着吸收『非無產階級民衆』去參加那個資產階級的俄羅斯擺脫專制封建的『帝國主義制度』和地主的土地權力而得到解放的這件事情，這不但是為着幫助富裕農民反對農村工人，而且為着聯合歐洲無產階級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八頁）。

最後，我還可以引證列寧所著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這』這小冊子裡的一段著名的話，在這段話內，他引了「兩個策略」中的一節（即我們在上面引證過的，『關於俄國革命底規模』這一節）而得此結論：

「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底進程證明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是『全』農民一塊水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

）。然後與貧農一塊，與半無產階級一塊，與一切被剝削者一塊，來反對資本主義，其中也反對鄉村富人，富農，投機商人，所以革命就變成爲社會主義的。除了無產階級底準備程度及牠和鄉村貧民的聯合程度之外，企圖用其他的東西來分隔這兩種革命，企圖在牠們之間建立一座人造的萬里長城，這便是對馬克思主義作極大的曲解，使牠鄙俗化，以自由主義來代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二頁）。

大概已經够了罷。

有人會向我們說：好吧！但是既然這樣，那末列寧爲什麼會和『不斷革命』觀念作鬥爭呢？

因爲，列寧主張『用盡』農民底革命能幹，澈底利用他的革命能力，以便完全消滅沙皇制度，以便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而不斷革命』派則沒有懂得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輕視農民革命能底力量，輕視俄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能幹，因此便妨害了把農民從資產階級影響下解放出來的事業，把農民團結於無產階級周圍的事業。

因爲，列寧主張以政權之過渡到無產階級手上，來完成革命事業，而『不斷革命』派却想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起點開始，他們不懂得他們這樣做是不願意使農奴制度殘留這樣的『小事』，便是沒有顧到像俄國農民這樣的重大力量；他們不懂得，這樣的政策能妨害無產階級去進行爭取農民的工作。

可見，列寧當時與『不斷』革命派鬥爭，並不是由於革命底不斷性問題，因爲列寧自己就是站在不斷革命觀點上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即無產階級底這個極偉大的後備軍——底作用，而是因爲他們不懂得無產階級領導權底觀念。

『不斷革命』這個觀念並不是一個新的觀念。這個觀念最初是由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在他的著名的『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一八五〇年）中提出來的。我們的『不斷革命派』也就是

從這個文件中取得了不斷革命這個觀念。應該注意到：我們的「不斷革命派」從馬克思那裡把這個觀念拿來以後，就稍許使這個觀念改變了樣子，改變了樣子以後，就把牠「弄壞了」，使牠不適用於實用了，會需要列寧底熟練手掌，糾正這個錯誤，取得馬克思底不斷革命觀念底真相，而使牠成爲自己的革命理論底基礎之一。

請看馬克思在「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中關於不斷革命所說的話。在這裏，馬克思在列舉了共產主義者應該爭得的許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後，說道：

「民主派的小資產者，是希望極端迅速地和至多是只要一實質上述的要求就結束革命，可是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却在於：要使革命成爲不斷的，一直進行到一切大的或小的有產階級已經被撤消統治地位的時候，一直進行到無產階級已經爭得國家政權的時候，一直進行到無產階級的聯合不僅在一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統治國家內，已經發展到能使這些國家底無產者們間的競爭歸於停止的程度時候，一直進行到至少是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已經集中到無產階級手裡的時候」。換句話說：

(1) 馬克思並沒有主張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德國革命事業直接從無產階級的政權來開始，這和俄國的「不斷革命派」底計劃相反。

(2) 馬克思祇是主張以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來完成革命，一步一步地接着把各派資產階級從政權底高峯上推倒下去，以便在達到無產階級政權以後，再把革命火燄燃遍於全世界。這與列寧根據他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的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而教導了我們的以及他在俄國革命過程中所實行過的完全相合。

可見，俄國的「不斷革命派」，不僅是輕視了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不僅是輕視了無產階級

領導權觀念底意義，而且改變了（改壞了）馬克思底不斷革命觀念，使他不適於實行。

正是因爲得個頭故，所以列寧會嘲笑他們的「不斷革命派」底理論，稱牠爲「新奇的」和「西亭的」理論；責備他們不願意「想一想，爲什麼實際生活在各個十年內部經過這個漂蕩的理論而前進了」。列寧的這篇論文是在一九一五寫的，恰巧在「不斷革命派」底理論在俄國發現以後「經過十年的時候，——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七頁」。

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列寧會認爲這個理論是半孟塞維克主義的，他說，這理論「從布西塞維克那裡拿去的號召無產階級作堅決的革命鬥爭和奪取政權，而從孟塞維克那裡拿去的是『否認』農民底作用」（請參看同一卷上的論文『關於革命的兩條路線』）。

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觀念，關於利用資產階級革命來「立刻」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觀念，就是這樣。

其次，以前認爲，在一個國家內，革命底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爲要戰勝資產階級，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的，或至少是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底共同發動。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根據這種勝利是可能的這點來出發。因爲帝國主義環境內各資本主義底發展上的不平衡的和躍進的性質，帝國主義內部那種必然引起戰爭災難的矛盾底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底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國革命底歷史，已經直接證明了這一點。不過這裡我們必須要記住：只有一些完全必要的條件具備時，才能有成效地推翻資產階級；沒有這些條件，就簡直莫要想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請看列寧在「左派幼稚病」這本小冊子內怎樣說到這些條件：

「爲一切革命，局部地爲二十世紀俄國三次革命所證明了的革命底基本定律，就在於：只是

被剝削的和被壓迫的羣衆覺悟到不可照舊生活和要求改革，這對於革命還是不夠的：對於革命，還須要剝削者已不能照舊生活和管理下去。只有在「下層」不願意照舊生活而「上層」不能照舊生活和管理下去的時候，只有那時候革命才能勝利。這個真理若換句話說就是：沒有全國的（使被剝削和剝削者同時都受到牽動的）危機，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對於革命，必須，第一，達到使大多數的工人（或者至少是大多數有覺悟的，有思想的，在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完全了解革命是必要的並且已決意爲着這個革命而舍身拚命；第二，要統治階級受到政府的危機，這危機甚至把最落後的羣衆都牽引來參加政治……，使政府軟弱無力和使革命者得以迅速推翻牠」。

。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三頁）。

但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這還不算保證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革命已經勝利的國家裡的無產階級，既鞏固了自己的政權並領導着農民，就能够而且應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不是說，這樣牠便會遠倒社會主義底完全的，最後的勝利呢？換句話說，這是不是說，牠單靠一國底力量能够最後鞏固社會主義並完全保證國家不受外國的武裝干涉的危險，也就是說，完全保證不受復辟的危險呢？不，不是的。爲要達到這點，至少要有幾個國家內的革命底勝利。因此，發展及幫助其他國家的革命，乃是已經勝利的革命底一個重大任務。因此，革命已經勝利的國家不應把自己看作自願自的東西，而應把自己看作是加速其他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助手和工具。

列寧用兩句話表明了這個意思，他說，已經勝利的革命底任務就是：「最高限度地施行在一個國家裡所能實現的事情，以便發展，援助和激動世界各國底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五頁）。

一般地說來，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底特點，就是這樣。

#### 四 無產階級專政

在這個題目中，我提出三個基本問題來講：（一）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武器；（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

（一）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武器，這革命底運動，規模，成績，祇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武器，是革命底機關，是革命底最主要的支柱，牠的使命就是要：第一，鎮壓已被推翻的剝削者底反抗和鞏固自己的成績；第二，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將革命進行到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戰勝資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這是革命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也能做到的。但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發展底相當階段上創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特殊的機關以作爲自己的基本支柱，那麼牠就不能夠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不能夠保持勝利和向前發展到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

「革命底基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列寧）。這是不是說，事情祇限於取得政權，奪取政權呢？不，不是的。取得政權——這僅僅是事情底開始。資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內被推倒之後，由於許多原因，在長時間內還比推翻了牠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因此全部任務都在於要保持政權，鞏固政權，使牠必勝不敗。爲要達到這個目的，應該怎樣辦呢？爲要做到這一點，至少是必須執行下面三個任務。這些任務在革命勝利後「第二天」便要擺在無產階級專政面前：

1. 撲滅那些爲革命所推翻了的和所剝奪了的地主和資本家底反抗；消滅他們謀恢復資本政權的一切的和任何的企圖。

2. 用團結一切勞動者於無產階級周圍的精神來組織建設工作，並使這工作向着那準備消滅和肅清階級的方向進行。

3. 將革命武裝起來，組織革命底軍隊，以便與國外敵人鬥爭，與帝國主義鬥爭。

列寧說：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是整個的歷史時代。當這時代還沒有終結時，剝削者必然還希望復辟，而這種希望便變為復辟的嘗試。在第一次嚴重失敗之後，被推翻了剝削者——他們不會料到會被人推翻，他們不相信這點，沒有想到這點——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增長百倍的仇恨心起來鬥爭，謀恢復他們的已被奪去的『天堂』。謀他們的家庭幸福——他們的家庭從前過着多麼甜蜜的生活，而現在則被這般『下賤人』弄得破產和貧困（或者弄到從事『下賤的勞動』）。而在剝削者資本家後面，有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跟着。幾十年來各國歷史的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是猶豫不決和動搖不定的，今天跟着無產階級走，明天則因革命底困難而恐懼，因工人的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心慌意亂，神經錯亂，東奔西竄，痛哭流涕，在兩個營壘間跑來跑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五頁）。

而資產階級做復辟底嘗試是有牠的根據的。因為資產階級在被推翻以後，在長時期內還比推翻了牠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

列寧說：

「要是剝削者僅在一國內被打倒了——而這一点當然是普通的事情，因為在幾個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乃是少有的例外，——那末他們仍舊還是比被剝削者強有力些」（請參看同上一卷，第三五四頁）。

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底力量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就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就在於資產階級底國際聯繫底力量和結實性」（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第二，就在於「在革命以後，剝削者在長時期內還保存着許多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他們還有金錢（立刻消滅金錢是不可能的），還有某些動產（往往是很多的），還有相互的聯繫、組織底和管理底技能，還有一切管理『秘訣』（習俗，方法，手段，機會）底知識，還有較高的教育程度並接近於高等的技術人員（那些過着資產階級式的生活與抱着資產階級思想的人），還有比大得不可計量的軍事技能（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第三，「就在於習慣勢力，就在於小生產的勞力，因為，可惜得很，小生產在世界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則經常地，每日每時，自發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因為「消滅階級，這不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點我們已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還是消滅小的商品生產者——而這種人決不能驅逐的，不能鎮壓的，應該和他們共居，能勞（而且應該）改造他們，教化他們，而且只能很長久的，緩慢的，謹慎的繼續工作來改造他們，教化他們」（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和一九〇頁）。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對階級爲要反對強有力的敵人起見，爲要反對資產階級起見而進行的最厲害的，最尖銳的最殘酷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反抗，將因牠自己之被推翻而增加十倍」……無

無產階級專政定為反對舊社會底勢力及其傳統起見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見同上卷第一七三和一九一頁）。

顯然用不着證明，要在短時期內不完成這些任務，要幾年內實行這一切，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不應該把無產階級專政，把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看做是一個很短的時期，看做是一個「最革命的」動作與訓令；而應該把牠看做是整個的歷史時代，在這時代中充滿着國內戰爭和國外衝突，堅忍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守，勝利和失敗。這一個歷史時代之所以需要，不僅是爲了創造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底經濟的和文化的先決條件，並且是爲了使無產階級能够：第一，教訓黨鍛鍊自己成爲一種能够管理國家的力量；第二，教化並改造小資產階級的階層，以便保證社會主義生產底組織。

馬克思曾告訴工人說：

「你們應當經受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國內戰爭與國際戰鬪，不僅是爲了改變現存的社會關係，而且是爲了改變你們自己而使你們自己變成能够進行政治統治的人材」。（請參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五〇六頁）。

列寧繼續了和更加發展了馬克思底這個思想，他說：

「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須要教化成百萬的農民和小業主，成千萬的職員，官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使他們都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同樣，也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上，在長期的鬥爭中來教化無產者自己，他們不是立刻便能脫除他們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成見，不是用奇術，依聖旨，一提出口號，一通過決議，一公佈法令，便能脫除這些成見的。只有與大批的小資產階級的影響作長久的艱難的群眾鬥爭，他們才

能够擺脫這些成見。」（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四七和二四八頁）。

（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從上面的說話中，已經可以看到，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在不侵犯舊的經濟與政治制度的條件下面更換政府人員，更換「內閣」等等。各國的孟塞維克與機會主義者非常懼怕專政，好像懼怕洪水猛獸一樣，他們因為懼怕得太厲害，便把所謂「爭取政權」的觀念來代替專政的觀念，他們通常把「爭取政權」歸結為更換「內閣」，歸結為由謝德曼和諾斯克，麥克唐納爾和亨得遜這一類人來組織新內閣登台執政。單不着解釋，這種以及諸如此類的更換內閣，是與無產階級專政，與真正的無產階級爭取真正的政權，毫無相同的地方。麥克唐納爾和謝德曼在保留着資產階級制度的條件下掌握政權，所謂他們的政府，並不是別的，而不是資產階級手中的御用機關。祇是帝國主義者所慮慮蓋初，祇是資產階級用以反對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底革命運動的工具。當資本沒有屏風就不方便，就不順利和難於剝削和壓迫羣衆的時候，牠就需要這些政府來作屏風。當然，這個政府之出現，乃是「他們那裡」（就是說，在資本家們那裡），在「希普喀」那裡，這還不安底底做，但是無論如何，這種政府免不了，仍舊是資本底加了粉飾的政府，麥克唐納爾或謝德曼與政府與無產階級爭得政權是相隔這遠。正好像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無產階級專政不是政府底更換，而是新的國家，這個國家有新的地方政權機關和新的中央政權，是在舊的國家——資產階級的國家——底廢址上面產生起來的無產階級的國家。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在資產階級秩序底基礎上產生出來的，而是在推翻資產階級之後，在破壞資產階級秩序的過程中，在剝奪地主和資本家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是在把基本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拿來社會化的過程中，在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把對於資產階級施行的暴力拿來做依據的革命政權。

國家是由統治階級運用來鎮壓其階級敵人底反抗的機器。在這個關係上，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與其他任何階級底專政都沒有區別，因為無產階級的國家是鎮壓資產階級的機器。但是這裡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這個差別就在於：一切舊有的階級的國家是少數剝削者對多數被剝削者的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多數被剝削者對少數剝削者的專政。

總而言之：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這統治不受法律所限制，依靠着暴力，而得到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群眾們底同情和幫助（請參看『國家與革命』）。

從這裡便要得出兩個基本的結論：

第一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是給一切人的，也給貧人，也給富人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應該定新式的民主國家——給無產階級和一般窮人以民主的國家；應該是新式的專政國家——為反對資產階級而施行專政的國家』……（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九三頁）。考茨基及其夥伴們的言論，說什麼普遍的平等，『純粹的』民主『十足的』民主等等，這都是以資產階級的精神掩飾這樣一件無可疑義的事實：就是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是不能有什麼平等的。『純粹』民主底理論，是為帝國主義強盜所收買的和拳賽的工人階級上層份子底理論。這理論底使命，就是要來掩飾資本主義的腐爛，粉飾帝國主義和賦與他以精神上的力量來反對被剝削的群眾。在資本主義之下，被剝削者沒有得到而且沒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這至少是因為房屋，印刷所，紙料堆棧等等——為着利用『自由』權起見所必須的東西——都是剝削者底特權。在資本主義之下，由被剝削群眾真正參加國家管理的事情，是沒有的，而且是不能有的，這至少是因為在資本主義底條件之下，甚至於就是在有最民主的制度的國家裡，政府都不是由人民所指定的，而是由路特希理德和司丁尼斯，洛克賓爾和摩爾根這般人所指定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底民主，是剝削者的

少數人底民主，是依靠於限制被剝削者的大多數底權利的，是用以反對這大多數人的。祇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面，被剝削者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無產者和農民才有可能去真正參加國家底管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面的民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被剝削者的大多數人底民主，是依靠於限制剝削者的少數人底權利的，是用來反對這少數人的。

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底發生，不能是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平發展底結果，——牠的發生祇能是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破壞資產階級底軍隊，破壞資產階級的官僚機關，破壞資產階級警察的結果。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國內戰爭」底序言上說：

「工人階級不能夠簡單地佔有現成的國家機器和運用牠來達到自己本身的目的」。

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給顧格爾曼的書信內又說：無產階級革命應該：

「……不傾向來一樣，把官僚軍閥的機器，一手傳一手，而應該將這架機器打破……」——這

是歐洲大陸上一切真正人民革命底先決條件」。

馬克思在這裡只說到歐洲大陸，這樣便給了各國機會主義者和孟塞維克一個藉口來喊道：可見，馬克思會假定說，資產階級的民主，經過和平道路來發展到無產階級的民主，是可能的，至少對於歐洲大陸以外的幾個國家（英，美）是可能的。的確，馬克思會假定說有這種可能，他會有根據來假定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美兩國有這種可能性，因為當時還沒有壟斷的資本主義，還沒有帝國主義，由於特殊的發展條件，這些國家中還沒有發展的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在發展的帝國主義未出現以前，情形曾經是這樣。但是經過三四十年以後，這些國家中的情形已根本改變了：在這個時候，帝國主義已發展並普及到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個時候，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在英美也已經出現了：在

這個時候，英美和平發展底特殊條件已經消滅了——把這些國家看作例外，這也自然應當失去時效了。

列寧說：

「現今，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這種例外要失去時效了。英國和美國，本來是英吉利撒克遜『自由制』——在沒有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的這個意義上說——底最大的和最後的代表，現在，牠們已經完全墮入一般歐洲式的，征服一切和壓制一切的官僚軍閥機關底這個污濁的，血腥的泥潭中了。現時，無論在英國，無論在美國，『一切真正人民革命底先決條件』就是打破，破壞『現成的』（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間；造成了『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善地步的）『國家機器』（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五頁）。

換句話說：關於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規律，關於以打破資產階級底國家機器作為這種革命底先決條件的規律，乃是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裡的革命運動底必不可免的規律。

當然，在遙遠的將來，假如無產階級在最重要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獲得勝利，假如現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形勢將由社會主義包圍的形勢所代替，那時候，某幾個資本主義國家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因為這些國家裡的資本家們因感覺到國際環境『不利』會認為最好是『自願地』向無產階級大讓步。但是這種推想祇是關於遙遠的和可能的將來。對於最近的將來，這種推想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是絕對沒有任何根據的。

因此，列寧說得對：

「如果不用暴力來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和不用新的來代替牠，那末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

能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四二頁）

（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就是顛倒資產階級，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這是明顯的。但是要利用什麼組織才可以完成這種巨大工作呢？在資產階級的議會主義基礎上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底舊式組織，對於這種工作是不夠用的，——這是無容懷疑的事情。究竟是無產階級底那種新式組織能够成爲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底掘墓人，不但能够打破這架機器，不但能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且能够成爲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基礎呢？

無產階級底這種新式組織就是蘇維埃。

蘇維埃與舊式組織比較，牠的優點在那裡呢？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無產階級最包括一切的羣衆組織。因爲牠，而且祇有牠才包括所有一切工人，就是在於，蘇維埃是這樣唯一的羣衆組織，就是牠包括所有的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工人和農人，陸軍兵士和海軍兵士，因此，在這個組織中，羣衆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可以最容易地和最完满地實現牠對羣衆鬥爭的政治領導。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羣衆革命鬥爭，羣衆政治發動，羣衆暴動底最強有力的機關，是有本事去打破財政資本底無上威權及其政治附屬物的機關。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羣衆本身底直接組織，即是羣衆底最民主的，也就是最有威權的組織，牠能盡量便利着他們參加新的國家底建設和管理，牠能盡量展開羣衆在爲破壞舊制度，在爲建設無產階級新制度的鬥爭中的革命毅力，倡導性和創造能力。

蘇維埃政權就是由各地方的蘇維埃聯合起來和形成起來的總的國家組織，無產階級——牠是被壓

迫和被剝削群眾底先鋒隊，他是統治階級——底國家組織，就是說，聯合起來的蘇維埃共和國。

蘇維埃政權底實質就在於，正是從前受地主和資本家壓迫的那些階級底最廣泛的和最革命的組織，現在是「整個國家政權，全部國家機體底經常的和唯一的基礎」，正是「這樣一些群眾，這些群眾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在法律上雖有平等權利，而在「實際上，則被千百種方法和詭計所排擠而不能參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的權利和自由，而現在，這些群眾則被收來經常地和一定地，而且是起着決定作用地參加對於國家的民主管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頁）。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蘇維埃政權是國家組織底新形式，牠與舊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和議會主義的形式有原則上的差別。牠是新式樣的國家，這個式樣的國家不是適合於剝削和壓迫勞動羣衆的任務，而是適合於使他們完全解除一切壓迫和剝削的任務，適合於無產階級專政底任務。

列寧說得對：蘇維埃政權一出現，「資產階級民主議會主義底時代就完結了；全世界歷史底新章——無產階級專政底時代，就開始了」。

蘇維埃政權底特點在那裡呢？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是在有階級存在的條件下一切可能的國家組織中的最廣泛的和最民主的國家組織，因為，牠既然是工人和被剝削的農民在反對剝削者的鬥爭中聯絡和合作底場所，牠在自己的工作中當然依靠着這個聯絡和合作，所以牠就是大多數人民統治少數人民的政權，就是這大多數人民底國家，就是這大多數人民的專政底表現。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是階級社會底一切國家組織中最有犧牲的組織，因為，這既然是破壞一切的被壓迫而依靠着各民族的勞動羣衆底合作，所以它就使這些羣衆聯合在統一的國家聯盟內的事

業，易於做到。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按其本身結構來說，就應使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群眾底先鋒隊，就是說無產階級，就是說使蘇維埃底最有團結的和最有覺悟的核心，易於領導這些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群眾。

列寧說：「一切革命和一切被壓迫階級運動底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底經驗，教訓我們知道：祇有無產階級才能統一和領導勞動的和被剝削的人民中零散的和落後的階層」（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四頁）。蘇維埃政權底結構，使這種經驗底指示易於實行。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將立法權和行政權合併為統一的國家組織並以生產的單位——工廠，來代替區域的選舉區，這樣，就把工人和一般勞動群眾與國家管理機關直接聯繫起來，教育他們去管理國家。

就是在於，祇有蘇維埃政權才能够使軍隊擺脫對資產階級的指揮部的服從，將它由在資產階級制度下面壓迫人民的壓迫工具變為使人民從本國的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底鐵蹄下面解放出來的解放工具。就是在於，「祇有蘇維埃的國家組織，才能够一下子和最迅速地破壞舊的機關，就是說破壞資產階級的官僚的和司法的機關」（請參看同上的地方）。

就是在於，蘇維埃形式的國家，吸引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群眾組織來經常地和無條件地參加國家管理，祇有它才能準備國家組織底衰亡，這種衰亡就是將來無國家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底基本成份之實現。這樣，蘇維埃共和國就是經過長久的尋找而終於尋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這種形式的範圍中，應該完成無產階級底經濟解放，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巴黎公社是這種形式底萌芽。蘇維埃政權是牠的發展和完成。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列寧說：

「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式樣的民主機關底形式……而且是唯一的能够保證最順利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二頁）。

## 五 農 民 問 題

在這個題目內，我提出四個問題來講：（一）問題底提法；（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三）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四）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

（一）問題底提法。有人以為，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和農民生底作用及其比重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問題。農民問題，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祇是附屬的問題。

但是，這種情況絲毫也不使農民問題喪失牠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所確有的重大的，迫切的意義。大家都知道，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之開始認真研究農民問題，正是在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底前夜，那時，關於推翻沙皇制度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已全盤擺在黨面前了，而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就帶着迫切的性質。大家都知道，俄國的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帶着更迫切的性質，這時，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關於爭取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就使人遇到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這本是理所當然的：階級

去執掌和準備去執掌政權，誰就不能不注意關於自己的真正的同盟者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問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總問題底一部分，牠這樣也就是列寧主義底最迫切問題之一。

第二國際政黨之所以對農民問題取冷淡態度，甚至簡直取否定態度，不僅是因為西方各國有特殊的发展條件。這首先是因為這些政黨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懼怕革命，並不想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而誰要是懼怕革命，誰要是不願意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誰就不會注意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了，在他看來，關於同盟者的問題是不關痛癢的，不迫切的。第二國際的英雄們對於農民問題的譏諷態度，在他們那裡認為是文禮家風底表現，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底表現。事實上，這裡一點馬克思主義底氣味都沒有，因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對農民問題這樣重大的問題取冷淡態度，這在實際上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這無疑義地是表示背叛馬克思主義。

問題是這樣，因為農民生存底某些條件而隱藏在農民裡面的革命可能性，是不是已經用完了呢？如果還沒有用完，那麼，是不是還有希望，還有根據為着無產階級革命來利用這種可能性呢？是不是可以將農民，將農民中被剝削的大多數，由資產階級底後備軍——在西方各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他曾是這樣的，而且現在還是這樣的，——變為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變為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就是說，承認大多數農民有革命的能力，並且可以為着無產階級專政底利益來利用這種革命的能力。俄國三次革命底歷史完全証實了列寧主義關這一點的結論。

由此便得出實際的結論，就是說要援助，一定要援助勞動農民群眾為反對奴役及剝削的鬥爭，為解脫壓迫及貧困的鬥爭。自然，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應該援助任何的農民運動。這裡所說的是援助

這樣一種農民運動和這樣一種農民鬥爭，這種農民運動和農民鬥爭能够直接或間接便利無產階級解放運動，能够這樣或那樣助長無產階級革命底力量，能够促進將農民變爲無產階級底後備軍和同盟者的事業。

(二)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這一時期是從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起到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止。這一時期底特點就是農民擺脫自由資產階級底影響，離開立憲民主黨，而轉到無產階級方面，轉到布爾塞維克黨方面來。這一時期底歷史，乃是立憲民主黨人（自由資產階級）與布爾塞維克黨人（無產階級）彼此爲爭取農民而鬥爭底歷史。國會時期就決定了這個鬥爭底命運，因爲四次國會底時期給了農民一個實驗的教訓，而這個教訓明白告訴農民說，他們從立憲民主黨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是完全幫助地主，而立憲民主黨人則是擁護沙皇的；農民只可以指望唯一力量底幫助，這唯一力量就是城市的工人——無產階級。帝國主義戰爭僅是證實了國會時期底教訓，使農民完全離開資產階級，使自由資產階級完全陷於孤立狀態，因爲幾年的戰爭，證明了希望從沙皇及其資產階級的同盟者那裡得到和平，這完全是虛幻的，完全是欺騙的。沒有國會時期底明白教訓，無產階級底領導權就會沒有可能。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工農聯盟。便是這樣形成起來的。在爲推翻沙皇制度的共同鬥爭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便是這樣形成起來的，這種領導權結果弄到了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各國（英法德奧）底資產階級革命，曾經是按照另一條道路進行的。那裡，革命中的領導權，並不是屬於當時還由於自己的幼稚而沒有成爲，並且不能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的這個無產階級，而是屬於自由資產階級。那裡，農民脫離奴隸制度而得到的解放，並不是從當時人數尚少而且又沒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手裡得來的；而是從資產階級手裡得來的。當時在那裡，農民是與自由資產

階級一起去反對舊制度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資產階級後備軍。因此，在那裡，革命底結果使得資產階級底政治力量大大加強了。

在俄國，恰恰相反，資產階級革命給了直接相反的結果。俄國革命底結果，沒有使資產階級底政治力量加強，反而使牠削弱了，沒有使牠的政治後備軍增加，反而使牠喪失了基本的後備軍，就是說喪失了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把自由資產階級推舉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無產階級推舉到了首位，把數千百萬農民團結到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底周圍。

這一點，也就是以下這件事實底原因之一，這事實就是：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在比較短促的時間內就轉變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領導權，曾經是無產階級專政底萌芽和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

俄國革命為什麼有這種在西方各國資產階級革命歷史上沒有看過的特殊現象呢？這種特殊現象是從那裡得來的呢？

這是因為在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當時是在比以前西方各國更發展的階級鬥爭條件下面發展着的，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到這時候已經成了獨立的政治力量，而自由資產階級則因懼怕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喪失了任何革命性的氣味（尤其在一九〇五年的教訓以後），並與沙皇及地主聯盟起來反對革命，反對工農。

必須注意以下的一些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情況；

(1) 革命前夜俄國工業底空前的集中。比方，大家知道，俄國全體工人底百分之五十四是在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裡做工的，而在美國這樣的工業發展的國家裡，在這樣的大工廠裡做工的工人不過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三十三。顯然用不着證明，光是這一個情況，在具備有像布爾塞維克黨那樣的革命

政黨的情形之下，就使俄國無產階級變成了全國政治生活裡的最偉大的力量。

(2) 企業裡的惡劣無比的剝削形式，加上了沙皇衛戍兵底難堪的警察壓制，——這種情況便使工人底每一個嚴重的罷工都變成了偉大的政治行動，並把工人階級鍛鍊成爲革命到底的力量。

(3) 俄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萎靡不振，到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竟變成了沙皇政府的傭僕和公開的反革命派。這不是僅因爲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性，把俄國資產階級拋到了沙皇制度底懷抱，而且是因爲俄國資產階級直接依賴於政府的定貨。

(4) 當時在鄉村中存在着最惡劣的和最難堪的農奴制度殘餘，更加上地主底專權，——這種情況就把農民捲入了革命的漩渦。

(5) 沙皇制度壓制了一切有生機的東西，整的專橫更加深了資本家底和地主底壓迫，——這種情況就把工人和農民底鬥爭合爲整個的革命的巨流。

(6) 帝國主義戰爭把俄國政治生活中這一切矛盾匯合成了深刻的革命危機，並給革命以莫大的進攻力量。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農民趨向那裡去呢？農民向誰求得援助來反對地主底專權，反對沙皇底專權，反對那個害死人的，破壞了農民經濟的戰爭呢？向自由資產階級嗎？但是他是敵人，——四次國會底多年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向社會革命黨人嗎？社會革命黨人當然比立憲民主黨人「好些」，他們的政綱也是「適合的」，差不多是農民的政綱，但是如果社會革命黨人祇想依靠農民，如果他們在敵人勢力底主要來源地點的城市中沒有力量，那他們能幹出什麼事情呢？什麼地方有一種新的力量，無論在鄉村或城市中，都能不顧一切，勇敢站在前綫上與沙皇及地主作戰，並幫助農民擺脫束縛制，擺脫沒有土地的地位，擺脫壓迫制，擺脫戰爭呢？在俄國，一般說來，當時是不是有這樣的力量呢？

是有的，這就是俄國無產階級，牠還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就已經表示了自己的力量，自己的鬥爭到底的能力，自己的勇氣，自己的革命性。

無論如何，別的同樣的力量，是沒有的，並且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取得別的同樣的力量。

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農氏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而親近社會革命黨人的時候，同時就懂得了必須服從俄國無產階級這個勇敢的革命領袖領導。

這就是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一些情況。

(三) 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這一時期是從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起到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止。這一時期比較不長，總共祇有八個月；但是，從羣衆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訓練上看來，我們敢說這八個月是等於平常的立憲發展時期底幾十年，因為這八個月是革命底八個月。這一時期底特點，就是農民更加革命化，他們對於社會革命黨人失望，他們離開社會革命黨人，而從新轉到無產階級這一邊來，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認定無產階級是唯一的澈底的革命勢力，唯一能够把國家引向和平的那個勢力。這一時期底歷史，就是社會革命黨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布爾塞維克（無產階級民主派）之間爲爭取農民，爲爭取農民大多數而鬥爭的歷史。決定了這個鬥爭底命運的，是聯合政府時代，克倫斯基統治時代，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拒絕沒收地主底土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主張繼續戰爭，前綫上的六月進攻，兵士死刑底法令和郭尼洛夫底暴動。

如果在前一時期內，革命底基本問題是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權，那麼在現在這時候，在二月革命後的時期中，在沙皇已經沒有了，而綿延不斷的戰爭，又將國家經濟破壞到底，使農民完全破產的時代，關於消除戰爭的問題，就成了革命底基本問題。重心顯然從純粹內部性質的問題轉移到了基本問題——關於戰爭的問題。『結束戰爭』，『擺脫戰爭』——這就是被囚於戰爭的全國人民，而首先就是

農民所發出的一般的呼聲。

但是當時爲要擺脫戰爭，就必須要推翻臨時政府，必須要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必須要推翻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底政權，因爲他們，而且祇有他們，在當時總是延長戰爭，要把戰爭延長到所謂「勝利的結局」。當時，除了推翻資產階級以外，在實際上竟沒有別的可以擺脫戰爭的道路。

這會新的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爲這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最後一派——極左派底政權，即社會革命黨底和孟塞維克黨底政權，以便創立新的，無產階級的政權，以便使革命無產階級底政權，主以革命鬥爭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主張民主和平的政黨，布爾塞維克黨來掌握政權，大多數農民，當時都贊助了工人爲着爭得和平及蘇維埃政權的鬭爭。

當時，對於農民，是沒有別的出路的，而且也不能有別的出路的。

這樣，克倫斯基統治時期，就是對於勞動農民群眾的一個最大的實驗的教訓，因爲牠明白指明了：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底政權之下，國家是不能擺脫戰爭的，農民是也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與立憲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不過是甜蜜的演說和虛偽的許諾，實際上他們所施行的也就定帝國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的政策，而祇有蘇維埃政權，才能是惟一能够領導國家走上大道的政權。戰爭底繼續延長，不過是更加証實了這個教訓底正確，催促了革命，推動了千百萬農民群眾和兵士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底週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底孤立，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實。假如沒有聯合政府時期底明白教訓，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沒有可能。

那曾經使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易於完成的情況，就是這樣。

在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造成了的。

（四）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如果以前，在革命底第一個時期裡，主要的問題是推翻沙皇制

度，而以後，在一月革命之後，首要的問題却是經過推翻資產階級，來擺脫帝國主義的戰爭；那末在現時，在國內戰爭消滅以後，經濟建設問題就成了首要的問題。加緊和發展國有化了的工業；爲着這一點而利用受國家所調節的商業來把工業和農民經濟聯繫起來；以糧食稅代替糧食徵收制，以便隨後逐漸減少糧食稅底定額，而把事情弄成工業製品同農民生產品的交換，振興商業並發展合作制，使千百萬農民都加入合作制：——這些便是列寧所擬定的，在建成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的道路上經濟建設底任務。

有些人說，這些任務，對於俄國這樣的農民國家，或許會是不能做到的。有些懷疑派甚至說，這種任務簡直是空想的，是不能執行的，因爲農民總是農民，農民是由小生產者組成的，因此不可利用他們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底基礎。

但懷疑派是錯誤了，因爲他們沒有注意到在這裡有決定意義的一些情況。在這些情況中，主要的情況是：

第一，決不可以把蘇聯的農民和西方各國的農民混爲一談。蘇聯的農民是不能不與西方各國的農民不同的，因爲蘇聯的農民經過了三次革命的教訓，與無產階級一塊並且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得到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而西方的農民，却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作了鬥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得到了土地，並因此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底後備軍。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的農民，慣於看重自己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親善和政治和作底意義，而且因爲有了這種親善和這種合作才得到了自由，——這一點不能不是他們與無產階級作經濟合作的非常順利的條件。

恩格斯說：「社會主義黨爭得政權，已成了最近將來的事情」，「爲要爭得政權，黨應當首先就從

城市裡跑到鄉村裡去而成為在鄉村裡有努力的黨」（請參看恩格斯底「農民問題」）。他說這段話的時候，是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而他所指的是西方各國的農民。俄國共產黨人在三次革命中已經在這方面做過了巨大的工作，已經在鄉村裡造成了西方各國的同志所夢想不到的影響和支柱——這點還須要證明麼？這個情況不詎不根本使俄國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的經濟合作事業易於辦好，——這點怎麼能夠否認呢？

懷疑派總是說小農與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相容的一種原素。但請聽恩格斯關於西方各國的小農所說的話罷：

「我們堅決地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盡可能設法來使小農生活改善，來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合作經濟，要是他們願意的話；如果那時他們還不能同意這一點，那末我們就要努力給他們以多黨的時間，使他們在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上去把這點想一想。我們所以將要這樣做，不僅是因為我們認定獨立勞動的小農可以轉到我們這方面來。而且也是為着黨底直接利益起見。被我們救全着而沒有降落到無產者地位的和還在農民地位時就被我們吸引過來的農民人數愈多，則社會的改造亦愈是迅速和愈是容易實行。如果我們等待資本主義生產到處發展到極端的結果，等待到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小農民都變成大資本主義生產底犧牲品的時候，才來進行這種社會改造，那是沒有益處的。爲了農民底利益，而不得不用社會公款來擔負些物質犧牲，這從資本主義經濟底觀點上看來，好像是白費金錢，但這正是善於利用資本。因為這樣擔負犧牲。在以後實行整個社會改造時，或者可以節省十倍金錢。因此，在這個意思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地對待農民」（請參看恩格斯底「農民問題」）。

恩格斯這些話是指西方各國的農民說的。但是他的這些話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夠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實行得這樣容易，這樣完全，難道這點還不明顯嗎？現在祇有在蘇維埃俄羅斯，才能立刻實

行並完全實行使「獨立勞動的小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實現爲這點所必要的「物質犧牲」，實現爲這所必要的「對待農民的慷慨」，這些以及同類的有利於農民的辦法，已經在俄國實行，這些難道還不明顯嗎？這種情況也應當便利着並推進着蘇維埃國家底經濟建設的事業，這點怎麼能够否認呢？

第二，決不可以把俄國的農業和西方各國的農業混爲一談，西方的農業是依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在農民深刻分化的環境中發展的，這時候，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的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各國，分裂和解體完全是自然的。在俄國就不是這樣。在俄國，單是由於蘇維埃政權之存在和重要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都收歸國有這兩個原因，農業的發展就不會走這條道路。在俄國，農業底發展應該走上別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社化的道路，就是在農村中發展廣大合作制，而由國家以優待的借款來幫助的這條道路。列寧在他的關於合作制的論文中，很正確地指出，俄國農業底發展應該走上新的道路，就是說，經過合作社來吸引大多數農民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底原則逐漸灌輸到農業內，開始在農產品底銷售方面，然後在農產品底生產方面。

因有農業合作社底工作而在農村中所產生的幾種新的現象，在這方面是極有意義的。大家知道，在農業合作總社內產生了新的巨大的以農業生產部門（如麻，馬鈴薯，油類等）爲單位的組織，這些組織有偉大的前途。譬如「麻業合作社總會」包括了許多種麻農民底生產合作社。這個「麻業合作社總會」供給農民以種子和生產工具，然後向這些農民購買所有的麻的生產品，大批銷售於市場並保證農民得以分沾利潤，這樣就是經過農業合作總社，將農民經濟與國家工業聯繫起來。怎樣稱呼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呢？照我的意思，這是農業方面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大生產底家庭農業系統。這裡我說的，是國家的社會主義生產底家庭農業系統，是與資本主義在紡織業——比方說——裡的家庭工業系統相

比擬而來的，在資本主義底紡織業裡的家庭工業系統中，家庭手工業者從資本家那裡得原料和工具，並把所有的生產品交給資本家，因此，他們在事實上就是在家庭裡做工的半僱傭工人。這不是指明我們這裏的農業發展究竟應該走那條道路的許多實例之一。其他農業部門中的其他的同樣的例子，我已用不着說了。

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大多數的農民，既然拋開了那私人資本主義的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和破產的道路，他們當然很願意去走這條新的發展道路。

請看列寧關於我們的農業底發展道路所說的話罷：

「實際上，一切大的生產資料歸國家管理，國家政權操在無產階級手裏，這個無產階級與千百萬的小農及最小農聯盟，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這難道不是一切必要的條件，來經過合作制，而且祇是經過合作制（我們以前會鄙視合作制為營業性的東西，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之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來這樣鄙視合作制），——難道這不是為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條件麼？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底建成，但這却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和足夠的一切條件」（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列寧往下又說到必須用財政及其他的幫助合作制，因為合作制是無產階級專政下面的「新的人民組織原則」和「新的社會制度」，他說：

「每個社會制度的發生，必須要有某個階級底財政幫助。『自由的』資本主義在牠產生時費了多少萬萬盧布，這是大家知道的。現在我們應當了解和實行的，就是，現時我們應該特別幫助的一種社會制度，就是合作制度。對於這種制度的幫助，應該是真正的幫助，就是說，把這種幫助看作是真贊助任何的合作社的週轉，這是不夠的，——應當把這種幫助看作是幫助有真正羣衆底

真正參加的合作社的週轉」(請參看同一卷，第三九三頁)。

這些情況是說明什麼呢？

這是說明，懷疑派是不對的。

這是說明列寧主義是對的，因為列寧主義認為勞動農民群眾是無產階級底後備軍。

這是說明，執政的無產階級能够利用而且應該利用這些後備軍，來把工業和農業聯絡起來，來提高社會主義建設，來給無產階級專政建立這樣一個必要的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那末，就沒有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上去。

## 六 民族問題

在這個題目內，我提出兩個主要問題來講：(一)問題底提法；(二)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

(一)問題底提法。最近二十年來，民族問題有了許多極大的變化。第二國際時期的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是大不相同的。不僅就牠們的範圍來說，而且就牠們的內部性質來說，都是大不相同的。

從前，民族問題通常總是限制在一壘大半祇是關係於「文明」民族的問題底狹隘範圍內。愛爾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及歐洲其他的某些民族——這些便是第二國際英雄們所曾經加以注意的幾個主權不全的民族。遭受着最粗暴和最殘酷的民族壓迫的幾千萬和幾萬萬的亞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落在他們的視線以外。白種人和黑種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他們是不肯拿來相提並論的。第二國際底要人所能用以誇口的，不過是他們所通過了的那兩三個空洞的敷衍

了事的，竭力躲避殖民地解放問題的決議案。現在，民族問題上的這種兩面性和不澈底性可以說是已被消滅了。列寧主義揭露了這種極端不符合的情形，毀破了那個橫在白種人和黑種人中間的，歐洲人和亞洲人中間的，帝國主義底「文明」奴隸和「不文明」奴隸中間的牆壁，這樣便使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連結起來。這麼一來，民族問題就由局部的和國內的問題變成了一般的和國際的問題，變成了世界問題，關於使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民族脫離帝國主義底壓迫的問題。

從前，民族自決的原則，通常總是被人曲解，常常被縮小到民族自治權。第二國際底某些首領甚至於走到了這樣的地步，就是把民族自決權變成了文化自治權，即被壓迫民族有設立自己的文化機關的權利，而全部政權則仍保留在統治民族手中。這種情況便使民族自決觀念曾經有從反對吞併政策的武器變成辯護吞併政策的武器的危險。現在，這種昏亂的思想可以說是已經被克服了。列寧主義擴大了民族自決底概念，把牠解釋為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民族底完全分立的權利，是各民族底獨立的國家的存在權利。這樣，就使人完全沒有可能把民族自決權解釋為民族自治權來替吞併政策辯護了。從前，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民族自決權底原則，無疑義地是由社會大國主義派運用來欺騙民衆的工具，現在，牠却變成揭破一切帝國主義貪慾和揭破一切大國主義陰謀的工具，變成用國際主義精神給群衆以政治教育的工具。

從前，關於被壓迫民族的問題，通常都被看作是純粹法權上的問題。第二國際底政黨會拿來誇耀的，就是冠冕堂皇地宣布「民族平等」，發表無數的宣言來鼓吹什麼「民族平等」，同時却抹煞了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當某一批民族（少數的）靠剝削別一批民族而生存的時候，所謂「民族平等」不過是對於被壓迫民族的嘲弄。現在，民族問題上的這種資產階級的法權觀點應當認為是已經被揭破的了。列寧主義已把民族問題從冠冕堂皇的宣言底天空中拿到實地上來了。牠指出，如

果無產階級政黨不直接援助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則關於「民族平等」的宣言不過是空洞的和虛偽的宣言。這樣一來，關於被壓迫民族的問題，就變成關於援助，幫助，真正地和經常地幫助被迫壓迫民族去反對帝國主義，以爭取真正的民族平等，爭取他們的獨立的國家的存在問題了。

從前，民族問題會被人以改良主義的精神來看待，被人看待爲單個的獨立的問題，與關於資本政權，關於推翻帝國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問題沒有關係的問題。這些人曾經暗中設想，以爲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可以不與殖民地解放運動直接聯合起來而得到勝利，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可以離開無產階級革命底大路，不要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而從容地「自流地」得到解決。現在，這種反革命的觀點，應當認爲是已被揭破了。列寧主義證明了，而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則證實了：民族問題，祇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絡和在無產階級革命底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各國革命勝利底道路，須經過與殖民地相聯絡和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解放運動的革命聯盟。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底一部份，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底一部份。

問題是這樣：被壓迫國家底革命解放運動內部所含蓄着的革命可能性，是否已經都用完了？如果沒有都用完，那麼，是否有希望和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去利用這些可能性，將殖民地相聯絡，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就是說，承認被壓迫國家底民族解放運動內部有革命能力，認爲可以利用這些能力來推翻共同的敵人，來推翻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發展底關鍵，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完全証實着列寧主義對於這點結論。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必須幫助，堅決地和積極地幫助被壓迫和不獨立民族底民族解放運動。當然，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在一切個別具體情形上；對於任何的民族

運動都要加以幫助。這只是說幫助那些力謀削弱並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而不是那些力謀鞏固並保持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可以有這樣的情形，就是某些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會和無產階級運動發展底利益相衝突。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談不到什麼幫助。關於民族權利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和自願自的問題，而是無產階級革命這個總問題底一部分，牠服從你這個問題，並且要從這個總問題的觀點上去觀察。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會贊成波蘭人底和匈牙利人底民族運動，而反對捷克斯拉夫人底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捷克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是「反動的民族」是「俄國在西歐的前哨」。是君主專制制度底前哨，而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當時却是反對君主專制制度的「革命的民族」。因爲在當時，幫助捷克斯拉夫人底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就是間接幫助沙皇制度，幫助歐洲革命運動底這個最危險的敵人。

列寧說：

「民主運動個別要求，民族自決也在內，不是一個孤立的東西，而是總的民主主義的（現在是總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運動底一部分。也許在個別的具體的情形之下，部分和總體相矛盾，那時就應該拋棄這個部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到二五八頁）。

如果不是從形式的觀點上，不是從抽象的法權觀點上，而是從具體的革命運動底利益上來估量個別民族運動，那末關於個別民族運動問題，關於這些運動底能有的反動性質問題，就是這樣。

關於一般民族運動底革命性質，也應當這樣說。極大多數民族運動之毫無疑義的革命性，也正與某些個別民族運動之可能的反動性一樣。都是相對的和特別的。在帝國主義壓迫的環境中間，民族運動底革命性質並不一定要這個運動有着無產階級份子底參加，並不一定要這個運動有着革命的或共和的政綱，並不一定要這個運動有着民主的基礎。阿富汗國王爲阿富汗底獨立而鬪爭，客觀上是革命的

門爭，不管這國國王及其戰友是抱底君主制的觀點，因為這種門爭是削弱着，破壞着和消磨着帝國主義；而這樣『激烈的』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革命家』和共和派，如克倫斯基和蔡雷特利，倫諾德爾和謝德曼，齊爾諾夫和唐恩，亨德遜和克萊因斯，他們在帝國主義戰爭時的門爭，却是反動的門爭，因為這種門爭底結果是粉飾和鞏固帝國主義，使帝國主義取得勝利。埃及的商人和資產階級智識份子謀埃及獨立的門爭，因為同樣的原因，客觀上却是革命的門爭，不管埃及民族運動底首領是由資產階級出身，是帶着資產階級的名稱，不管他們是反對社會主義；而可是英國工黨政府爲保持埃及底附屬地位的門爭，因為同樣的原因，却是反動的門爭，不管這個政府底閣員是由於無產階級出身，帶着無產階級的名稱，不管他們『贊成』社會主義。我還不用說其他較大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如印度和中國底民族運動了，這些國家在解放道路上的每一步驟，甚至於如果是違反着形式的民主底要求，也還是給帝國主義的嚴重的打擊，即無疑地是革命的步驟。

列寧說得很對；對於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不應該根據形式的民主底觀點去估量，而應該根據反帝國主義門爭底總結算中的實際結果去估量，就是說，『不應該孤立地去估量，而應該在世界範圍內』去估量（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頁）。

(二) 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列寧主義解決民族問題時，是從下面的原理出發的：

(1) 世界已分成兩個營壘：一個營壘就是爲數極少的文明民族，這些民族佔有財政資本並剝削地球上絕大多數的人民；另一個營壘是殖民地和附屬國底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民族，就是說，絕大多數的人民。

(2) 被財政資本所壓迫的和所剝削的殖民地和附屬國，是帝國主義勢力底最偉大的後備軍和最

重要的來源：

(3) 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民族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是他們擺脫壓迫及擺脫剝削的唯一道路。

(4) 最重要底殖民地和附屬國已經走上民族解放運動底道路，這種運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底危機。

(5) 先進國無產階級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底利益，要求把這兩種革命運動聯合爲一條共同的戰綫，來反對共同的敵人，反對帝國主義。

(6) 如不建立和不鞏固共同的革命戰綫，則先進國工人階級底勝利和被壓迫民族之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都是不可能的。

(7) 如壓迫民族裡的無產階級對於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不加以直接的和堅決的援助，來反對「祖國的」帝國主義，那麼共同革命戰綫底建立是不可能的，因爲「壓迫着別民族的民族，是不能成爲自由的民族的」（馬克思底話）。

(8) 這種援助，就是主張，擁護和實行這樣一個口號：民族底分立權，民族底獨立的國家的存在權。

(9) 假如不實行這個口號，則不能建立各民族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的聯合和合作，這整個世界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勝利的物質基礎。

(10) 這種聯合祇是日顯的，是根據各民族間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友愛關係而發生的。

由此而有民族問題上的兩個方面，兩個趨向：一種趨向就是趨向於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政治解放和組織獨立的民族國家，這種趨向是在帝國主義壓迫和殖民地剝削底基礎上發生的；另一種趨向就是

趨向於各民族間的經濟的接近，這種趨向是因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底形成而發生的。

列寧說：

「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在民族問題上有兩個歷史趨向。第一趨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底激發，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民族國家底創立。第二個趨向，就是民族間各種聯繫底發展和頻繁，民族界線底破壞，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底國際統一之創立。這兩個趨向都是資本主義底世界規律。第一個趨向盛行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而第二個趨向則是資本主義已經成熟並走向於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時的特點。」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一三九到一四〇頁。

對於帝國主義，這兩個趨向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帝國主義非剝削殖民地，非以暴力將殖民地束縛在「單一的整體」底範圍內是不能够生存的，因為帝國主義祇有靠吞併手段和奪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相接近，不然他就不能成爲帝國主義了。

對於共產主義，恰恰相反，這兩個趨向不過是一件事情底兩面，就是說，是使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事這件情底兩面。因爲共產主義知道，各民族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的聯合，祇有根據相互信任和自願協定的原則才有可能；建立各民族自願的聯合的道路，就是由殖民地離開「單一的」帝國主義的「整體」而分立，就是由殖民地變爲獨立的國家。

因此，必須與統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裡的「社會主義者」底巨大強國的大國主義作堅忍的，不間斷的，堅決的鬥爭，這些「社會主義者」，不願意與本國的帝國主義政府做鬥爭，不願意幫助「他們的」殖民地底被壓迫民族爲擺脫壓迫，爲謀得國家分立的鬥爭。

不與這種大國主義作這樣的鬥爭，就不能够以真正國際主義底精神，以接近附屬國和殖民地裡的

勞動群眾的精神，以真正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裡的工人階級。如果俄國無產階級沒有獲得舊俄帝國內各被壓迫民族同情和援助，那末，俄國革命不會勝利，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也就不會失敗。但是爲要獲得這些民族同情和援助，俄國無產階級會應該首先就打破俄國帝國主義底鍊子，使這些民族擺脫民族的壓迫。不做這個工作，就不能鞏固蘇維埃政權，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國際主義，就不能創造各民族合作的絕好的組織——這組織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組織就是各民族將來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的聯合底具體的模型。

因此，必須進行鬥爭，以反對被壓迫國家裡社會主義者底民族的閉關主義和狹隘觀點，孤獨思想，這些社會主義者不願意走出自己的民族底觀念，不了解本國的解放運動和統治國底無產階級運動的聯繫。

沒有這樣的鬥爭，就不能保持被壓迫民族裡的無產階級的獨立的政策，就不能保持牠和統治國裡的無產階級間的階級聯合以推翻共同的敵人，推翻帝國主義。沒有這樣的鬥爭，國際主義是不可能的。

這便是以革命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裡的和被壓迫民族裏的勞動群眾的道路。

請看列寧關於共產黨的這個以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工人的兩面工作所說的話罷：

「這種教育……，在大的，壓迫的民族和小的，被壓迫民族裡，在侵略的民族和被侵略的民族裡，能够具體相同嗎？」

顯然不能的。目的是相同的，即所有一切民族完全平等，極密切接近，日益更加融合，但要達到此目的，却顯然要走各種不同的具體道路，這正好像從一張紙底左邊和右邊走向這張紙的中心點一樣。如果大的，壓迫的侵略的民族中的社會主義者一般地主張民族融合，同時却忘記，那

怕就是一刻莫忘記「他的」尼古拉第二，他的威廉第二，喬治，彭加勒等也主張與小民族「融合」(用侵略手段)——尼古拉第二主張與加里西亞「融合」，威廉第二主張與比利時「融合」等，——那麼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在理論上就是書獃子，在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底幫手。

在壓迫的國家中，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教育底重心，必須在於鼓吹和堅持被壓迫國家有分立的自由。不然，便不會有國際主義。壓迫的民族裡的社會主義者，如果不做這種宣傳，那末我們就有理由而且應該鄙視他，稱他爲帝國主義者，稱他爲黑棍。這是一個無條件的要求，那怕在社會主義未成功以前，分立底機會祇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實現的」……。

反之，小民族裡的社會主義者應當把自己鼓動底重心放到我們底總公式的後半節上，即各民族底「自願聯合」。他可以也贊成本民族底政治獨立，也贊成本民族與鄰近任何國家合併，而並不違反他的國際主義者底義務。但無論如何，他必須反對小民族的狹隘觀點，閉關主義，孤獨思想，他必須主張顧全整體和總體，他必須主張部分的利益服從全體的利益。

「沒有思索過問題的人，會以爲壓迫民族裡的社會主義者主張『分立自由』而被壓迫民族裡的社會主義者主張『聯合自由』，這是有矛盾的。但祇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知道，要達到國際主義和民族融合，要達到這個目的，別的道路是沒有的，而且是不能有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六一到二六二頁)。

## 七 戰略與策略

在這個題目中，我拿六個問題來講：(一)戰略與策略是指導無產階級鬥爭的科學；(二)革命

底階級與戰略；(三)運動底來源退潮與策略；(四)戰略的指導；(五)策略的指導；(六)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

(一)戰略和策略是指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科學。第二國際統治時期，主要的是在比較和平發展底環境中編成和教育無產階級軍隊的時期。這是以議會主義為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的時期。關於各階級底偉大衝突問題，關於準備無產階級去作革命戰鬥問題，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問題——當時都似乎不是急待解決的問題。當時的任務祇是歸結於利用一切公開發展底道路來編成和教育無產階級的軍隊，適應着當時的條件，——在這條件之下無產階級仍然站在，並且似乎應當仍然站在反對的地位——去利用議會主義。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時期和在這樣了解無產階級任務的情況之下，不能有完整的戰略，也不能有籌劃週到的策略。那時候祇有過關於策略和戰略的一些片斷的零碎的觀念，可是完整的策略和戰略是沒有的。

第二國際底該死的罪惡並不在於牠當時實施了利用議會鬥爭形式底策略。而在於牠誇大了這種鬥爭形式底意義，牠差不多把這種鬥爭形式看作唯一的形式，而一到公開的革命戰鬥時期，當非議會的鬥爭形式問題已成了首要的緊急問題的時候，第二國際底政黨就退避新的任務而不去接受這些任務。

祇有了下一個時期，無產階級公開發動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底時期，當關於推翻資產階級問題已成了直接的實際問題的時候，當關於無產階級底後備軍(戰略)問題已成爲迫切問題之一的時候，當一切鬥爭和組織底形式——議會形式及非議會形式(策略)——已經完全確定地表現出來的時候，祇有了這個時期才能定出無產階級鬥爭底完整的戰略和籌劃精密的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戰略和策略的明哲思想，一向都是被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所埋沒了的，正是在這個時期，纔被列寧發掘出來而公佈於世界。但列寧不僅只是恢復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個別的策略的原理。他還更加發展了

這些原理，補充了一些新的意思和原理，將這一切聯合成了領導無產階級鬥爭的規則系統和原則系統。列寧著的「作什麼？」「兩個策略」，「帝國主義」，「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幼稚病」這一些書籍，無疑義地都是放進馬克思主義底總寶庫，馬克思主義底革命軍械局去的一種最貴重的東西。列寧主義底戰略和策略是關於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科學。

(一) 革命底階段與戰略。戰略就是根據當時的革命階段來決定無產階級底主要打擊方向，規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及次要的後備軍）底相當佈置計劃，在這個階段底整個過程中為實現這個計劃而鬥爭。

我們的革命已經過了兩個階段，在十月革命後已進到了第三個階段，戰略也隨着改變過。

第一個階段。這階段包含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目標是推翻沙皇制度，完全消滅中世紀制度底殘餘。革命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軍是農民。基本打擊底方向就是使自由派的君主派的資產階級孤立，這個資產階級想抓得農民並想用與沙皇制度妥協的方法來取消革命。力量底佈置計劃是：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為要做這點，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和麻痺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第二個階段。這階段包含一九一七年三月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目標是推翻俄國的帝國主義和擺脫帝國主義的戰爭。革命底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軍是貧農。鄰國底無產階級是很可能的後備軍。戰爭底拖延和帝國主義底危機是順利的時機。基本打擊底方向就是使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孤立，這些民主派會想抓得勞動農民羣衆並想用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方法去結束革命。力量底佈置計劃是：無產階級和貧農聯盟。「無產階級應當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為要做點

這點，就要把人民中的半無產階級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和壓榨農民及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同上)。

第三個階段。這階段是在十月革命以後開始的。目標是鞏固一個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專政，利用這專政作為支柱，以便推翻全世界內的帝國主義，革命已超越一國底範圍，世界革命時代開始了。革命底基本力量是：一個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專政，全世界一切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主要的後備軍是：先進國家內的半無產階級和小農群眾，殖民地和附屬國家內的解放運動，基本打擊方向就是使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孤立，使第二國際底政黨孤立，這些黨派是與帝國主義實行妥協政策底基本支柱。力量底佈置計劃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與殖民地及附屬國底解放運動聯盟。

戰略是關涉到革命底基本力量及這些力量底後備軍的。牠因革命階段底過渡而起變化，而在每個現有階段底整個時期內，大體上是不變更的。

(三) 運動底來潮退潮與策略。策略就是無產階級在比較短促的時期內，在運動底來潮或退潮時期，在革命底高漲或低落時期內行動路線底決定，就是以新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代替舊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以新的口號代替舊的口號的方法，以及用配合這些形式等等的方法，來為實現這條路線而進行的鬥爭。戰略底目標是要戰勝——比方說——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要把反沙皇制度的或反資產階級的鬥爭進行到底；而策略底目標就沒有這樣大，因為牠的任務不是在於取得整個戰爭底勝利，而是在於取得某些搏戰底勝利，某些戰鬥底勝利，有效地實行某些適合於當時革命底高漲或低落時期內的具體環境的運動與發動。策略是戰略底一部分，是服從於戰略和服務於戰略的。

策略隨着來潮退潮而變。在革命底第一個階段中(由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底二月)，戰略計劃並沒有變更，可是策略却變更了幾次。在由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這個時期內，黨底策略是進攻的

策略，因為在這時候是有革命底浪潮，運動是向上升的，所以策略也應當根據這個事實來決定。同時，與這個情形相適應的，就是鬥爭的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適應革命來潮底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罷工，政治示威，總的政治罷工，抵制國會，暴動，革命的戰鬥的口號——這就是這個時期內互相交替的鬥爭方式。當時，組織底形式也隨着鬥爭底形式而有了變更。工廠委員會，農民革命委員會，罷工委員會，工人代表蘇維埃，多少公開的工人政黨——這就是這個時期內的組織形式。

在由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二年這個時期內，黨不得不變到退守策略，因為那時候是有革命運動底低落，革命底退潮，策略也就不得不顧及到這個事實。同時鬥爭底形式以及組織底形式也適應着這個情形而變更了。不是抵制國會而定參加國會，不是公開的國會外的革命活動而是國會內的活動和國會內的工作，不是總政治罷工而定局部的經濟罷工或者簡直不作聲息。當然，黨在這個時期內不得不要秘密起來，而群眾的革命組織也就由文化教育組織，合作社，保險社及其他的合法組織所代替了。

關於革命底第二個階段和第三個階段也應當這樣說，在這兩個階段中策略變更了幾十次，而戰略却始終沒有變更。

策略是關涉到無產階級底鬥爭形式及組織形式，關涉到這些形式底更換和配合。策略在革命底每個現有階段基礎上可以隨着革命底來潮或退潮，高潮或低落而變更幾次。

(四) 戰略的指導。革命底後備軍可有直接的和間接的：

直接的：(1) 本國的農民及一般過渡階層，(2) 鄰國的無產階級，(3) 殖民地與附屬國的革命運動，(4) 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品和獲得物，而對於一部分勝利品獲得物，無產階級——只要保持着自己的力量上的優勢——定可以暫時放棄的，這為的是要收買強有力的敵人和取得一個暫時休息的機會。

間接的：(1) 在本國各個非無產階級間的矛盾與衝突，這些矛盾與衝突是可以被無產階級利用去削弱敵人底力量 and 加強自己底後備軍的，(2) 與無產階級國家敵對的那些資產階級國家的矛盾，衝突和戰爭（例如帝國主義戰爭），這些矛盾，衝突和戰爭是可以被無產階級在進攻時或在迫不得已而隨機應變地實行退守時所利用的。

關於第一種後備軍，是用不着說的，因為他們的意義是大家所知道的。至於第二種後備軍底意義却不是常常都很明白的，關於這種後備軍，我們應當說，有時牠們對於革命底進程具有頭等的意義。例如在第一次革命時及革命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社會革命黨人）和自由派的君主派的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人）間的衝突，在使農民擺脫資產階級底影響這個事情上是發生了作用的，這種衝突底偉大意義是不可否認的。在十月革命底時期，各基本的帝國主義者集團間拚命戰爭底非常重大的意義，更是不可否認的，那時候帝國主義者忙於互相間的戰爭，沒有功夫集中力量來反對新起的蘇維埃政權，而無產階級却因此得以乘機組織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政權及準備撲滅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很有把握說，現在各帝國主義集團間的矛盾日益加深，他們彼此間的新戰爭成爲必不可免的事情。在這個時候，這種後備軍對於無產階級將有日益重大的意義。

戰略的指導底任務，就是要正確利用這一切後備軍來達到革命在其現有的發展階段上的基本目標。

怎樣才算正確利用後備軍呢？

就是要實行幾個必要的條件，在這些條件中，主要的條件就是：

第一，當革命時機已經成熟的時候，當進攻以全力進行的時候，當暴動已急待發動的時候，當調動後備軍去緊緊跟上前鋒已成勝利底決定條件的時候，在這個決定勝負的緊急關頭，應當把革命底去

要力最集中在使敵人最易受傷的地方。這樣利用後備軍底最好例子就是黨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十月這時期內的戰略。無疑義的，在這時期內使敵人最易受傷的地方就是戰爭。無疑義的，黨正是在這一個基本問題上把極廣大的民衆集合到了無產階級先鋒隊底周圍。黨在這時期內的戰略就是以示威遊行等方法來訓練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去作街道上的發動，同時經過後方的蘇維埃和前線的兵士委員會去調動後備軍，使其緊緊跟上前鋒。革命的結局証明了，後備軍曾經是利用得正確的。

爲要說明這個在戰略上利用革命力量的條件，列寧用自己的話敘述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暴動問題的著名原理，請看列寧底這段話罷：

「無論何時都不要把暴動當兒戲，而既然要開始暴動時，那就應當牢牢知道，暴動是必須進行到底的。必須在決定勝負的關鍵把大大超過敵人的力量集合在決定勝負的地點，不然，那末，準備得比較好些和組織得比較好些的敵人就會把暴動者消滅下去。暴動既已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來幹，並且一定要和絕對要轉爲進攻。」「防守就是武裝暴動底死路」。應當努力抓得良好時機，應當趁着敵人的軍隊還是一盤散沙的時候，突然出其不意地向敵人猛擊。每一天（如果祇是一個城市底暴動，就可說是每一小時）都要取得至少是小小的勝利，無論如何都得保持「精神上的優勢」（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九到三二〇頁）。

第二，選擇實行致命打擊的時機，開始暴動的時機，這種適當時機就是當着危機已達到高點，先鋒隊已有戰到到底的決心，後備軍已有幫助先鋒隊的決心，敵人隊伍內底情形已極度混亂的時候。

列寧說：

「如果一切與我們敵對的階級力量已經充分混亂，他們彼此間已經打够了，如果『他們因爲進行力不勝任的戰爭而已經把自己弄得充分精疲力竭了』，如果『一切動搖的，不堅定的，不穩

團的中間份子，就是說，與資產階級有分別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已在民衆面前充分揭穿了自己，已經因實際上的破產而充分丟了臉皮」，如果「在無產階級內部，群眾贊成進行最堅決奮勇的革命行動以反對資產階級的這種情緒已經開始並且猛烈高漲；那末，『決戰時機就可算是完全成熟了』。那時候，革命時機就成熟了，那時候，我們的勝利，如果我們正確地顧計了上述這一切……條件，正確地選擇了時機的話，就有保證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二〇至三二二頁）。

十月革命底進行可以算是這種戰略底模範。

違背這個條件就要弄出危險的錯誤，弄到所謂『失掉常度』，就是黨落在運動進程底後面，或者過於跑到前面，這樣就造成失敗底危險。有一部分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企圖由逮捕民主會議底代表來着手開始暴動，這就是這種『失掉常度』底例子，就是不會選擇暴動時機的例子，因為那時候在蘇維埃內部，還感覺着動搖的情緒，前綫還在猶豫不決，後備軍還沒有拉來趕上先鋒隊。

第三，一往直前地實行已經決定的方針，不顧道路上的一切艱難和阻礙而向着目標進行，這個條件之必要，是爲要使先鋒隊不致失去鬥爭底基本目標，使群眾不致迷失道路，而向着這個目標走去，努力團結在先鋒隊底周圍。違背這個條件就要弄出極大的錯誤，就是海員們所熟知的『失掉方針』的錯誤。我們的黨在民主會議以後，立刻通過了決議，決定參加預備國會，這種錯誤的行爲就是這種『失掉方針』底例子。那時候黨似乎忘記了預備國會是資產階級想把俄國從蘇維埃道路轉移到資產階級議會制度道路上去的企圖，黨如果參加這種組織，就會混亂全局，就會使那些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口號下作革命鬥爭的工農群眾迷失道路。後來布爾塞維克退出了預備國會，這個錯誤就糾正了。

第四，當敵人力量強大，退守必不可免，受敵人強迫而去迎戰是顯然不利的時候，當在某時的力

量對比之下祇有退守才能使先鋒隊免受打擊而且保留其後備軍的時候，——那時候就要很巧妙地運用後備軍，以便作正確的退守。

列寧說：

「革命的政黨應當補習補習。牠們已經學習怎樣實行進攻。現在應當瞭解，除了學會進攻以外，還必須學會怎麼來正確地實行退守，應當瞭解——而且革命的階級正根據自己的辛苦經驗來學習瞭解：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守，是得不到勝利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七頁）。

這種戰略底目的——就是要贏得時間，瓦解敵人，養精蓄銳以圖後來向敵人進攻。

締結『布列斯特和約』，可以算是這種戰略底模範，這和約會使黨有了可能去贏得時間，利用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瓦解敵人底力量，保存跟着自己走的農民，養精蓄銳來準備向高爾察克和鄧尼金進攻。

列寧在那時候說道：

「我們締結單獨和約，這樣，我們就在現時可能的最高限度內擺脫雙方彼此敵對的帝國主義的集團，利用牠們相互間的敵視和戰爭——這種敵視和戰爭阻礙着牠們勾結起來反對我們，——利用來取得相當的手足自由的時間，以便繼續和鞏固社會主義的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九八頁）。

列寧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三年以後說道：

「現在就是最蠢的傻子都看得到，『布列斯特和約』乃是加強了我們的力量而分散了國際帝國主義底力量的一種讓步」（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七頁）。

(五) 策略的指導。策略的指導就是戰略的指導底一部分，牠是服從戰略指導底任務與要求的。策略指導底任務就是要熟悉無產階級所有的鬭爭形式和組織形式，而且要保證正確地運用這些形式，以便在現有力最底對比中得到最高限度的爲準備戰略的勝利所必要的效果。

怎樣才算真正正確運用無產階級底鬭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呢？

這就是執行幾個必要的條件，在這些條件裡，主要的條件就是：

第一，首先就應當注重的，正是這樣一種鬭爭形式和組織形式，這種形式因爲最適合於當時的運動來潮或運動退潮底條件，所以能便利着和保證着引導群眾到革命陣地上去，引導千百萬群眾到革命戰綫上去，能便利着和保證着把這些羣衆佈置在革命戰綫上。

問題底本質並不在於使先鋒隊覺悟到保存舊制度底不可能和推翻這個舊制度底不可免。問題底本質是在於使群眾，千百萬群眾瞭解這一點並表示有決心去幫助先鋒隊。但是，群眾只有經過本身的經驗才能瞭解這一點。任務就在於，使千百萬群眾有可能根據本身的經驗來瞭解推翻舊政權底不可免，並提出這樣一些鬭爭形式和組織形式，這些形式可以使羣衆易於根據經驗來認識革命口號是正確的口號。

黨在當時如果沒有決定參加國會，如果牠沒有決定集中力量去進行議會的工作，並根據這工作而發展鬭爭，以便利着群眾根據自己的經驗來瞭解國會底無用，立憲民主黨口惠底虛偽，與沙皇制度妥協底不可能，工農聯盟底必要，——如果在當時沒有決定這樣做，那末先鋒隊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與群眾的聯繫。如果沒有群眾在國會時期的經驗，那末，立憲民主黨就不會被揭破，無產階級底領導權就不會有可能了。

召回派策略底危險性，就在於他們要使先鋒隊脫離自己的成千百萬人的後備軍。

如果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的時候遵照着左派共產主義者底口號而去暴動，那末，黨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牠在廣大的農民和兵士群眾中的影響，因為，在那個時候，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還沒有完全揭破自己是擁護戰爭和帝國主義的人，群眾還沒有根據自己的經驗來認清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關於和平，土地，自由的演說是帶着騙人的性質。如果沒有群眾在克倫斯基統治時期的經歷，那末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也就不能孤立起來，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會沒有可能。因此「耐煩解釋」小資產階級政黨的錯誤並在蘇維埃內部作公開鬭爭，這個策略，在當時是唯一正確的策略。

左派共產主義者實略底危險性，就在於他們有把黨由無產階級革命底首領變成一小群虛空而沒有根基的陰謀家的危險。

列寧說：

「單靠一支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群眾還沒有抱定直接援助先鋒隊的立場，或者還沒有至少是抱定對先鋒隊採取好意的中立態度的立場的時候，……却叫一個先鋒隊去作決定勝負的戰鬥，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而要使真正是整個階級，真正是廣大的勞動的和受資本壓迫的群眾都走上這樣的立場，光是宣傳，光是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群眾底親自的政治經驗。這是所有一切大革命底基本定律，這個定律現在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德國都得到了非常有力的和明顯的證明。不僅俄國文化落后的和往往不識字的群眾，就是德國文化程度高深的和個個識字的群眾，也會經須要根據親自的經驗來認識：第二國際專士們底政府是何等懦弱無能，多麼沒有氣節，如何沒有辦法，怎樣向資產階級盡忠效勞，如何卑鄙醜惡，來認識：如果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便必然有極反動派（俄國的郭尼洛夫，德國的賈卜及

其同類人物)底專政，——會須要根據親目的經驗來認識這些事情，以便堅決地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九到二三〇頁)。

第二，要在每個現有時機內找到事變過程鍊子上的這樣一個特別的環節，

一抓住這個環節，便可以掌握着整條鍊子而準備那些爲達到戰勝勝利所必要的條件。

問題底本質是在於，應當從黨的當前許多任務中間挑出這樣一個當前的任務，這個任務底解決便是工作底中心點，這個任務底實行便能保證有成效地解決其餘的當前的任務。

我們可以用兩個例子來表示這個原理底意義：一個例子是很久以前的(黨底形成時期)事實，另一個例子是最近的(新經濟政策時期)事實。

在黨底形成時期，那時候，無數的小組和組織還沒有彼此聯繫起來，手工業工作方法和小團體制度腐蝕了整個黨，而思想離異竟成了黨內生活底特點——在這時期，整個鍊子上的的一個基本環節，擺在黨面前的各項任務中最基本的任務，就是創辦全俄的秘密報紙。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那種條件之下，祇有經過這一種全俄的秘密報紙，纔能造成黨內這樣一種意見一致的中堅幹部，這種中堅幹部能夠把無數的小組和組織統一起來，準備思想的和策略的統一底條件，並這樣來建立組織真正政黨的基礎。

在由戰爭過渡到經濟建設的時期，那時候，工業正處在破壞的狀態中，農業正苦於城市工業品底缺乏，那時候國家工業與農民經濟間的聯絡已變成了社會主義建設勝利底基本條件，——在這時期，事變過程鍊子上的基本環節，所有任務中的基本任務，就是發展商業，爲什麼呢？因爲在新經濟政策底條件之下，工業和農民經濟祇有經過商業才能聯絡起來；因爲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之下，祇有生產業沒有銷路，就是致工業於死命；因爲祇有用發展商業的方法去擴展銷路才能擴展工業，因爲祇有在商業方面鞏固了以後，只有掌握了商業以後，只有抓住了這個環節以後，才可以希望把工業與農民市

場聯絡起來，和有成功地解決其他的當前任務，以造成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條件。

列寧說：

「僅僅一般地做一個革命家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底信徒，還是不夠的……須要善於在每個時機裡找出這樣一個特別的環節，對於這個環節，應當用所有的力量把他抓住，以便握住整條鍊子並穩固地準備過渡到以下的一個環節」……「在現今的時候……這樣的環節就是在國家的正軌的節制之下來振興國內的商業。商業——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底一些過渡形式中，在歷史事變底鍊子上須要用所有的力量來抓住的一個『環節』（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二頁）。

這就定保證能有正確的策略指導的主要條件。

（六）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革命的策略與改良主義的策畧有什麼區別呢？

有些人以為，列寧主義是根本反對改良，調和及妥協的。這是完全不對的。對於這一點布爾塞維克並不比任何別人知道得壞些，他們知道：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有一點總比完全沒有的好些」，在某種條件之下，一般改良，特別是調和及妥協，乃是必要的而且有益的。

列寧說：

「以推翻國際資產階級為目的的戰爭，要比各個國家間的普通戰爭中的最堅持的戰爭困難百倍，長久百倍，複雜百倍；要進行這樣的戰爭而同時却預先就不願意使用看風轉舵的手段，不願意利用敵人間的利害矛盾（那怕就是暫時的矛盾），不願意與各種可能的（那怕就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妥協與調和，——這豈不是可笑到極點麼？這豈不是正像我們在攀登一座艱難險阻的，還沒有被人考察過的和從來為人跡所沒有到過的高山的時候，我們却

預先就不願意有時曲折前進，有時回頭退後，不願意變更已經選定過一次的方向，不願意試用各種的方向，是同樣可笑嗎？」（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一一頁）。

事情顯然不是在於改良或調和與妥協，而是在於人們怎樣應用改良與妥協法。

由改良派看來，只要改良就完了，革命的工作只是掛在口頭上空談，用來轉移視線的。所以，改良主義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底條件下面，必然要變成爲鞏固資產階級政權的工具，要變成爲瓦解革命的工具。

由革命家看來，便恰好相反，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家看來，改良乃是革命底副產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底條件下面，自然要變成爲瓦解資產階級政權的工具，變成爲鞏固革命的工具，變成爲向前發展革命運動的撐支點。

革命家之所以接受改良，爲的是要利用牠來做連環鉤，以便把公開的工作與秘密的工作聯繫起來，爲的是要利用牠來做一個掩飾物以便加緊秘密工作，這種秘密工作底目標，就是用革命精神準備群眾去推翻資產階級。

這就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之下來以革命精神利用改良與利用妥協底實質。

相反的，改良派之接受改良，爲的是要拒絕一切秘密工作，破壞那準備群眾去革命的工作，安心於「恩賜的」改良之下。

這就是改良主義策略底實質。

關於帝國主義條件下的改良和妥協問題就是這樣。

可是，在帝國主義被推翻後，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情形就稍微改變了。在某種條件下，和某種環境下，無產階級的政權也許不得不暫時放棄用革命手段改造現存秩序的辦法，而採用逐漸改造現存

秩序的方法，就是說用列寧在「關於金子底意義」這篇著名論文裡所說的「改良的辦法」採用繞道前進的辦法，採用改良和向非無產階級讓步的辦法，以便瓦解這些階級，給革命以暫時休息的機會，養精蓄銳和準備再行進攻的條件。不能否認，這種辦法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是改良主義的辦法。只是應當記着，這裡有一個根本的特點，這點就是：這裡的改良是從無產階級的政權那裡出發的，這種改良是鞏固着無產階級政權，給無產階級政權以必要的暫時休息機會，這種改良底使命不是瓦解革命，而是瓦解那些非無產階級的階級的。

這樣一來，在這種條件之下，改良就變成相反的東西。

無產階級政權之所以能夠實行這樣的政策，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在前一時期內的革命規模是充分巨大，這樣，牠便造成了充分廣闊的地盤，使得有餘地可以實行退守，用暫時退守的策略，繞道前進的策略，來代替進攻的策略。

這樣一來，在從前，在資產階級政權之下，改良是革命底副產品，可是現時，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改良底來源便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勝利品，便是握在無產階級手中的由這些勝利品所構成的後備力量。

列寧說：

祇有馬克思主義才確切地和正確地決定了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但同時，馬克思只能從一方面，就是說祇能在當時這樣一個環境裡看見這種關係，在這個環境裡，無產階級甚至於在一個國家裏都還沒有獲得第一次的，多少穩固的，多少長久的勝利。在這樣的環境內，正確關係底基礎就是：改良是無產階級底革命的階級鬥爭中的副產品……。當無產階級甚至於光是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在改良對革命的關係上，就發生一種新的東西。在原則上還是與以前的一樣，可

是在形式上已發生了這樣的變化，這個變化是馬克思本人所不能預先見到的；可是只有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和政策才能瞭解這個變化……在革命勝利以後，牠們（即指改良，——斯大林註）（在國際範圍內照舊還是副產品），除此以外，對於取得了勝利的國家，當這個國家底精力在極緊張地用過以後而弄得顯然不够去用革命手段實行這種或那種過渡的時候，牠們就是一樣必要的和應有的暫時休息機會。勝利給我們以這樣的『後備力量』，使我們甚至在迫不得已而退守的時候也有把握可以支持下去，——在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都能够支持下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四到八五頁）。

## 八 黨

在革命前的時期，在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當時，第二國際底政黨是在工人運動中佔統治的力量，而議會的鬥爭形式，算是基本的形式——在這種條件之下，政黨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牠後來在公開的革命戰鬥條件中所具有的那種嚴重的和決定的意義。考茨基在反對別人攻擊第二國際而替第二國際辯護時說道：第二國際底政黨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戰爭底工具，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他們在戰爭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發動時期，便沒有力量採取什麼嚴重的辦法。這是完全對的。可是這樣表示什麼呢？這就是表示，第二國際底政黨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是沒有用處的，他們並不是無產階級戰鬥的政黨——引導工人去奪取政權的政黨，而是一種遷就於國會選舉和國會鬥爭的選舉機關。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在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佔統治的時期，無產階級底基本政治組織，不是政黨，而是國會黨團。大家知道，事實上，政黨在這時期只是國會黨團底附屬品和服務人。顯然用不着證明，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在這樣的政黨領導之下，當然其談不上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的。

然而，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乃是公開的階級衝突底時期，無產階級的革命發動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底時期。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一些新的任務，即關於把整個黨的工作改造到新的革命的軌道上，關於以爭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精神訓練工人，關於準備和整頓後備軍，關於與鄰國無產階級聯盟，關於與殖民地及附屬國解放運動建立牢固的聯繫，以及其他等等的新任務。誰要是以爲這些新任務可以由在國會主義底和平環境內培植出來的舊社會民主黨底力量來解決，——這就是使自己必然陷於絕望的地步，陷於必不可免的失敗地步。有這樣的任務在肩上面以陳腐的政黨爲領導，——這就是陷於完全解除武裝的情況。因此，顯然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種狀況的。

因此，就必需要有新的政黨，戰鬥的政黨，革命的政黨，這個政黨要這樣勇敢，以至於足以引導無產階級作奪取政權的鬥爭，要這樣有經驗，以至於足以認清革命環境底複雜條件，要這樣敏捷，以至於足以繞過一切橫在達到目標的道路上的障礙。

沒有這樣的政黨，就甚至於莫想要推翻帝國主義，莫想要爭得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新政黨，就是列寧主義底政黨。

這個新政黨有什麼特點呢？

(一) 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黨首先應該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牠應當吸收工人階級底一切優秀份子，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革命精神和他們對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大無畏的忠實。可是要成爲真正的先進的部隊，黨就必需用革命的理论，對於運動規律的知識和對於革命規律的知識，來把自己武裝起來。沒有這一點，牠就沒有力量來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來引導無產階級。倘若黨只限於登

罷工人階級對其底日常生活及思想，倘若牠跟着日發運動作尾巴，倘若牠不會克服自發運動的消極性和政治冷淡性，倘若牠不會超出於無產階級底暫時利益之上，倘若牠不會把群眾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程度上，牠就不能成爲真正的黨。黨應當站在工人階級的前面，牠應當比工人階級看得遠些，牠應當引導無產階級，而不是跟着自發運動做尾巴。第二國際底政黨是鼓吹「尾巴主義」的，這些政黨階級政策底執行者，這種政策把無產階級弄成爲資產階級手上的工具。只有站在無產階級先進的部隊底觀點上的，並能够把群眾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程度上底政黨——只有這樣的政黨才能使工人階級脫離工聯主義底道路而將牠變成獨立的政治力量。黨是工人階級底政治領袖。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工人階級鬥爭底困難，鬥爭環境底複雜，戰略與策略，後備軍與隨機應變，進攻與退守。這些條件的複雜程度，即使不比戰爭條件底複雜程度大，至少也不比戰爭條件底複雜程度小。誰能認清這些條件呢？誰能給千百萬無產者群眾以正確的方針呢？無論那一個在戰場上作戰的軍隊，要是牠不願意使自己必然遭受失敗，牠就一定要有經驗豐富的參謀部。無產階級如果不願把自己交與兇惡的敵人去吞食，那麼牠就更其一定要有這樣的參謀部，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可是這種參謀部在什麼地方呢？只有無產階級底革命政黨，才能够成爲這樣的參謀部。工人階級沒有革命黨，這就等於軍隊沒有參謀部。黨就是無產階級底戰鬥參謀部。

但是黨不能僅僅是先進的部隊。同時牠應該是階級底部隊，階級底一部分，應當在自己生存底一切根蒂上與階級緊相聯繫。當階級還沒有消滅的時候，當無產階級還由其他階級出身的人來補充的時候，當整個工人階級還沒有可能去提高到先進部隊底程度的時候，先進的部隊與其餘工人階級群眾的區別，黨員與非黨員的區別是不會消滅的。可是，如果這種區別變成了隔離，如果黨自己閉關自守和脫離了非黨群眾，那麼黨就不成其爲黨了。

如果黨和非黨群眾發生密切關係，如果在黨和非黨群眾中間沒有聯絡，如果這些群眾不接受牠的領導，如果黨在群眾中沒有精神上的和政治上的信用，那麼黨就不能領導階級。不久以前，我們的黨從工人中招收了二十萬新黨員，最可注意的事實，就是這些人與其說是自己跑來加入黨，不如說是由所有其餘的非黨群眾派來加入黨的，這些非黨群眾會積極參加了接收新黨員的工作，而且不得他們的贊同，根本就沒有接收過新黨員。這件事實證明，廣大的非黨工人羣衆，都把我們的黨看作他們自己的黨，看作親近的和自家的黨，他們認爲黨底發展和鞏固是與他們的利益血肉相關的，他們自願把自己的命運信託於黨的領導。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種不可捉摸的精神上的綫索，把黨與非黨羣衆聯結起來，那麼黨就不會成爲本階級底有決定作用的力量。黨是工人階級底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列寧說：

『我們是階級底黨，因此差不多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候，在內戰時代，則完全是整個階級）底行動都應該受我們黨底領導，都應該盡可能地密切接近於我們的黨，可是如果在資本主義之下，有什麼時候，差不多整個階級或者是整個階級都能提高到自己的先進部隊底程度，自己的社會主義政黨底覺悟性與積極性底程度，那就是癡想主義和『尾巴主義』。還沒有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主義者懷疑過：在資本主義之下，甚至職工組織（比較原始的，比較容易爲落後群眾底覺悟程度所瞭解的組織）都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者是完全整個工人階級。如果忘記先進部隊與趨向於牠的一切群眾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底經常的責任是在把日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先進部隊底程度，那末，這就是欺騙自己，不願看見我們的任務底重大性，縮小這些任務』（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五頁到二〇六頁）。

（二）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倘若牠想真正領導階級底

鬥爭，牠應當同時還是本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黨的責任是非常偉大和繁雜的。黨應當在內部的和外部的發展底非常艱難的條件之下，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當環境需要進攻時，牠就應該領導無產階級去進攻，當環境需要退守時，牠就應該領導無產階級避開敵底打擊。牠應當向千百萬無組織的非黨工人群眾灌輸鬥爭中的紀律性和計劃性，組織性和堅定性。可是黨只有當牠自己是紀律性和組織性底代表時，只有當牠自己是無產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時，才能完成這些任務。沒有這些條件，便談不上什麼黨對於千百萬無產階級群眾的眞正領導。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

關於黨是一個有組織的整體這個思想，在列寧關於我們的黨章第一條的著名公式裡就確定了，在列寧底這個公式裡，黨是看作各組織底總和，而黨員則爲黨組織中某一組織底組員。孟塞維克還在一九〇三年就反對這種公式，他們提出了一個自由報名入黨的『系統』，這種『系統』使每個大學教授和『中學生』，『同情者』和『罷工者』，凡是多少幫助黨的，但並不加入而且不願加入黨的任何組織的人，都可以取得黨員底『稱呼』。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這個新奇『系統』在我們黨內鞏固了，那末，結果一定會弄到黨裡充滿了大學教授和中學生，一定會把黨弄成了一個散漫的，無定形的，無組織的『結構』，使黨沉沒在『同情者』底大海中，抹煞黨與階級中間的界綫，丟開黨關於把無組織群眾提高到先進部隊底程度的責任。不用說，在這樣的機會主義的『系統』之下，我們的黨是不能夠在革命進程中充當工人階級底組織核心的。

列寧說：

「如果站在馬爾託夫底觀點上，那末黨底界綫還是完全不確定的，因爲在他看來，『每一個罷工者』都可以『宣佈自己是黨員』。試問這種散漫性有什麼益處呢？不過是『名稱』底廣闊的散佈。牠的害處就是灌入一種紊亂組織的觀念——把黨與階級混爲一談的觀念」（請參看『列寧

全集」第六卷，第二一一頁）。

但是黨並不僅是黨組織底總和。黨同時還是這些組織統一的系統，是這些組織正式聯合起來的一個整體，有上級的和下級的領導機關，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有為全體黨員所必須履行的切實的決議。沒有這些條件，黨就不能成為統一的有組織的整體，不能對工人階級底鬥爭實行有組織的和有計劃的領導，

列寧說：

「從前，我們的黨並不是正式有組織的整體，不過是許多部分的團體底總和，所以在這些團體間，除了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為有組織的黨，這也就是權力底造成，思想底威信變成為權力底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服從上級機關」（請參看同上卷第二九一頁）。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的工作由中央來領導的原則，往往引起不穩定份子底攻擊，他們斥責這種原則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不實行這些原則，那末，黨，這個整體底有計劃的工作和對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就沒有可能。在組織問題上，列寧主義總是一貫地實行這種原則的。列寧把那些反對這種原則的鬥爭叫做只值得受人譏笑的和受人唾棄的「俄國的虛無主義」和「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

請看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那本書上關於這些不穩定份子所說的話：

「俄國的虛無主義者特別具有這種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好像是神奇古怪的「工廠」；部分服從全體和少數服從多數，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奴隸束縛制」……，一聽見在中央機關領導之下分工，他們就可憐而又可笑地狂吠起來，反對把人們變成「機輪和螺旋」……，一提起黨的組織章程，他們就做出看不起人的樣子和說出目中無人的意見，說什麼完

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顯然的，這種關於所謂官僚主義的喊聲，不過是爲的要掩飾他們對於中央機關人員的不滿意，不過是爲的要掩飾門面……。你是官僚主義者，因爲你是由代表大會不根據我的意見而是違反着我的意見委任的；你是形式主義者，因爲你依靠着代表大會底形式的決議，而不依靠我的同意；你作事極端機械，因爲你只依靠黨的代表大會底『機械的』大多數，而不顧及我想得到簡任位置的希望；你是專制魔王，因爲你不願意把權的交給親熱的老夥伴們」(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〇頁和二八七頁)。

(三)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可是，牠並不是工人階級底唯一的組織。無產階級還有別的許多組織，沒有這些組織，他就不能與資本制度作真正的鬥爭，這些組織就是職工會，合作社，工廠製造廠的組織，國會黨團，非黨的婦女聯合會，報館，文化的教育組織，青年聯合會，革命的戰鬥的組織(在公開的革命行動的時期)，代表蘇維埃——國家形式的組織(假如無產階級握得政權)等等。這些組織底絕大多數都是非常的，只有一部分是直接接近於黨或是成爲黨底支脈。所有這些組織在某種條件之下，是工人階級所絕對必要的。因爲沒有牠們，就不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各種鬥爭範圍內的階級陣地，沒有牠們，就不能鍛鍊無產階級這個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使命的力量。但是，組織既然這樣繁多，怎樣去實現統一的領導呢？有什麼把握可以保證在領導上不因組織太多而引起紛亂現象呢？有人會說，這些組織各幹各個特別範圍內的工作，因此牠們彼此不致互相妨害。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還有一點也是對的，這就是這一切組織應該在一個方向上進行工作，因爲牠們都是爲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服務的。試問：誰來決定爲這一切組織進行工作時所應當依照的總路線，總方向呢？那裡有這樣一個中心的組織，這個組織不僅是因爲有必要的經驗而足以定出這條總路線，而且因爲牠有足夠的威信而可以激動這一切組織實

行這條路綫，以達到領導方面的統一，而免除間斷現象呢？

這樣的組織就是無產階級底黨。

黨有一切根據來做到這一點：第一，因為黨是工人階級裡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這些份子與無產階級底非黨的組織有直接聯繫，而且常常能領導牠們；第二，因為黨既然是工人階級裡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所以牠就是一個造就

這裡所說的，是阿雪洛德，馮爾託夫，波特列索夫等人這些「夥伴」，這些人不服從第二次代表大會底決議並且責備列寧為「官僚主義者」。斯大林註。

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這些領袖，能够領導本階級底一切形式的組織；第三，因為黨既然是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牠就是這樣一個唯一的組織，只有這個組織才能够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並這樣來把工人階級底所有的和各種各樣的非黨組織都變為服務機關和聯繫帶，使黨與階級聯結起來。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

當然這並不是說，非黨的組織，職工會，合作社等等，應該正式服從黨的領導。問題底本質不過是在於，加入這些組織的黨員，當然是有威信的人，他們在這些組織裡應該採用一切說服的方法，使得這些非黨的組織在工作當中與無產階級底黨接近，並自願接受這個黨底政治領導。

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列寧說：「黨是無產階級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這個最高形式底政治領導，應當普遍到無產階級底一切其他形式的組織方面，（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五頁）。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那種主張把非黨組織看作「獨立」組織和「中立」組織的機會主義理論——這種理論產生了一些不依賴於黨的議員以及離開黨的出版人員，近視的工會官僚和小資產階級化

的合作運動家——是和列寧主義底理論與實際完全不能相容的。

(四) 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無產階級內部的和這個階級底各組織中的基本的領導核心。可是從這裡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把黨看成爲自我目的，看成爲自願自的力量。黨不僅是無產者底階級聯合之最高形式，而且同時牠是無產階級手裡的工具，黨還沒有爭得專政的時候，便運用牠來爭得專政，而在已經爭得專政的時候，便運用牠來鞏固和擴大專政。如果奪取政權問題沒有擺在無產階級面前，如果帝國主義底條件，戰爭底必然性，危機底存在，沒有要求把無產階級底一切力量集中到一個地點，把革命運動底一切線索集中在一個地方，以便推測資產階級而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那麼，黨底意義就不能提到這樣高，黨底作用就不能超過無產階級組織底一切別的形式。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首先就是因爲黨是無產階級順利奪取政權時所必需的戰鬥參謀部。顯然用不着証明，如果沒有一個能夠把無產階級群眾組織集合於自己的週圍和在鬥爭過程中把整個運動底領導集中起來的黨，那麼，俄國無產階級是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專政的。

但是，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並不祇是爲的要爭得專政，而且更其是爲的要保持專政，鞏固專政和擴大專政，以謀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無論什麼人都看到了，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如鐵一般的紀律，如果不是工人階級全體群眾那樣極完全地和無畏地擁護黨，就是說，如果不是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的，忠實的，不懼犧牲的，有威信的，能够領導或吸引其餘落後階層的人們那樣極完全地和無畏地擁護黨，那麼，布爾塞維克不僅不能把自己的政權維持到兩年半，而且不能維持到兩月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可是「保持」和「擴大」專政，這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向千百萬的無產者群眾灌輸紀律性和組織性；這就是說，在無產階級群眾中造成骨幹和支柱以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和小資產階級習慣腐蝕影響，這就是說加強無產階級在從新教育和改造這些小資產階層方面的組織者的工作，這就是說幫助無產階級羣衆把他們自己訓練成爲這樣一種力量，以至有能消除階級和準備條件去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然而要做到這一切，如果沒有一個因爲自己的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強有力的黨，是不能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反對舊社會底勢力及其傳統起見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幾百萬幾千萬人底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力量。如果沒有一個鐵一般的和在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黨，如果沒有一個爲本階級裡全體忠實份子所信任的黨，如果沒有一個會注意群眾情緒和會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麼，要順利地進行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一頁）。

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爲的是要去爭得和保持專政。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可是，既然這樣，那麼，一到階級消滅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衰亡的時候，黨也一定會跟着衰亡的。

（五）黨是意志底統一，不容有派別組織底存在。爭得和保持專政，要是沒有一個因爲有團結性和鐵的紀律而強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沒有意志底統一，如果沒有全體黨員行動底完全的和絕對的統一，那麼，黨內的鐵的紀律是不可能的。這當然不是說，因此就絕對排斥黨內意見鬥爭底可能。正是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且容許批評和容許黨內意見的鬥爭。這更不是說，紀律應當是「盲目的」。正是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認爲要有自覺的和自願的服從，因爲只有自

覺的紀律才能成爲真正鐵的紀律。但是到了意見鬥爭已經完結，批評已經結束，決議已經通過以後，全體黨員意志底統一和行動底統一，就是必要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則無論統一的黨，無論黨內黨的紀律，都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在現在這個緊張的國內戰爭時代，共產黨只有在下面這種情形中間才能够完成自己的責任，就是，如果黨的組織是最集中化的，如果黨內統治着幾乎和軍事紀律一樣的鐵的紀律，如果黨的中央是具有廣泛的全權的，具有權力的威信機關，爲全體黨員所信任的機關」（請留看「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

在爭得專政以前戰爭條件中，黨內紀律問題就是這樣。

關於在爭得專政以後的黨內紀律也應當這樣說，並且更應當這樣說。

列寧說：

「誰只要稍微減弱無產階級政黨底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誰就是在事實上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一頁）。

可是，從這裡就可看到，派別組織底存在，是與黨底統一及黨內鐵的紀律不能相容的。顯然用不着證明，既有派別組織，就會產生幾個中央，既有幾個中央，就是表示黨內沒有總的中央，就是等於分散統一的意志，就是等於減弱和破壞紀律，減弱和破壞專政。當然，反對無階級專政的和願意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的第二國際的黨，是可以主張派別組織自由這種自由主義的，因爲牠們根本就不需要鐵的紀律。可是共產國際底黨，把自己的工作建築在爭得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種任務基礎上的黨，是既不能容忍「自由主義」，也不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的。黨是意志底統一，牠不容許有任何

派別組織底行動和黨內權力底分散。

因此，列寧會「根據黨底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底意志統一——無產階級專政成功底基本條件——這個觀點，解釋了派別組織底危險性」，我們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會把這個解釋寫在「關於黨底統一」的這個特別決議案內。

因此，列寧會以「無條件地立刻開除黨籍」相威脅，來要求「完全消滅任何派別組織行動」和「立刻解散一切根據各種政綱形成起來的團體」（請參看，「關於黨底統一」的決議案）。

（六）黨是因爲清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黨內機會主義的份子，就是派別組織行動底來源。無產階級並不是一個閉關存在的階級。因爲資本主義的發展，許多農民，小資產階級份子，知識份子都不斷地無產階級化，流入無產階級隊伍中，同時無產階級底上層份子中發生腐化過程，這些份子主要地是由被無產階級利用從殖民地得來的額外利潤所營養的工會家和議員們。列寧說過：「這個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階層或『工人貴族』，就他們的生活方式，工資數量和他們整個世界觀看來，都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他們是第一國際底主要支柱，而在現時則是資產階級主要的社會的（不是軍事的）支柱，因爲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代辦，是資本家階級所僱用的工人傭僕，是改良主義國和大國主義底真正執行者」（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七頁）。

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派別，這黨或那黨鑽入黨內，帶進動搖和機會主義底精神，腐化和猶疑底精神。他們主要地也就是派別組織行動和互解現象的來源，是使黨的組織渙散和使黨內發生爆裂的來源。如果在自己後方有這樣的「同盟者」，而去與帝國主義者交戰，這就是陷於背腹受敵的地位。因此無情地同這般份子鬥爭，將他們趕出黨外，就是與帝國主義作有成效的鬥爭的先決條件。

主張以黨內思想鬥爭方法來「征服」機會主義份子的這種理論以及主張在黨底範圍內「消除」

這些份子的這種理論，都是腐敗的和危險的理論，這種理論有使黨陷於麻木和終身殘病的危險，有把黨交給機會主義者猛烈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失掉革命政黨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失去主要武器的危險，如果我們黨內有了馬爾託夫與唐恩，波特列索夫與阿雪洛德這般人，牠就不能夠走上大道，不能夠取得政權和組織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夠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如果我們的黨已經創立自己內部的統一，創立自己隊伍空前未有的團結，那末這首先就是因為牠能夠及時清除了機會主義的污濁東西，能夠使黨內驅逐了取消派和孟塞維克。無產階級政黨的發展和鞏固底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大國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除出去。黨是為清除自己隊伍裡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

列寧說過：

「如果在自己隊伍內有改良主義者，孟塞維克，那末就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爭得勝利，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革命。這顯然是原則的問題。這已由俄國和匈牙利底經驗明白證實了……。在俄國有過很多次數的困難情形，假使當孟塞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仍舊留在我們黨內，那末，蘇維埃制度一定就被推翻了……。在意大利，大家都認為快要發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國家主權的大戰。在這樣的時機，不僅把孟塞維克，改良主義者，都拉底主義者驅逐出黨外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把那些能夠動搖或者正在動搖去和改良主義者維持「統一」的出色共產黨員驅逐出去，撤消他們的一切負責職務，都可以成爲甚至於有益的事情……。在革命前夜，和在爲革命勝利而作最慘酷的鬥爭的時候，黨內最小的動搖都可以斷送一切，可以破壞果敢搖領袖在這個時候滾滾去。這不是滅弱，而是又加強黨，又加強工人運動，又加強革命。」

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六二到四六四頁。

## 九 工作體裁

這裡說的不是文學體裁。我所指的是工作體裁，是列寧主義底實際中的這樣一種特別的和特殊的東西，這種東西造成特別式樣的列寧主義者的工作者。列寧主義是一個理論的和實際的學校，這個學校造就着特別式樣的黨的和國家的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寧主義的工作體裁，這種體裁底特點在那裡呢？牠的特點是什麼呢？

這樣的特點有兩個；第一，就是俄國的革命規模；第二，就是美國的求實精神。列寧主義底體裁，就是黨的和國家的工作裏的這兩種特點底聯合。

俄國的革命規模是這樣一種消毒藥，這種消毒劑可以消除一切消極態度，守舊思想，保守主義，思想停滯和盲從祖先傳統態度。俄國的革命規模就是這樣一種活力，這種活力喚醒人的思想，推動前進，破壞舊物，開展前途，如果沒有牠，那麼任何前進運動都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不把牠與工作中的美國求實精神聯合起來，那末，牠就很有可能在實際中腐化爲一種空洞的「革命的」癡想主義。這種腐化的例子很多。誰不知道，在我們這裡，曾有過「革命的」杜撰主義和「革命的」設計主義底毛病，這種毛病底來源，就是以爲法令可以安置一切和改造一切。有一位俄國作家愛倫堡格曾在一個標題爲「盡善盡美的共產主義人物」的小說中，描寫一個患着這種毛病的「布爾塞維克」底風格，這個人立意擬好一個盡善盡美的人物底標準表格：……而在這個「工作」裡「淹死了」。在這篇小說中，有些過於誇大的地方，可是，這篇小說很正確地抓住了這個毛病，這却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沒有一個人會像列寧那樣無情地和苛刻地嘲弄過犯着這種毛病的人。他痛斥了這種迷信杜撰主義和發號施令主義的毛病

，說他是「共產主義的誇大狂」。

列寧說：

「共產主義的誇大狂，這就是這樣的一種人，這種人加入了共產黨而還沒有被清洗出去，在那裏設想，以爲他用共產黨的名義來發號施令，就可以解決他自己的一切任務」（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五十到五十一頁）。

列寧通常都是用平常的和日常的事務來對抗那種「革命的」空大砲，這樣也就是着重指明說，「革命的」杜撰主義是和真正的列寧主義底精神和字句都是相反的。

列寧說過：

「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平常的日常工作……少發些政治的囁聲，多注意些極平常的，可是實際的……共產主義建設中的事實……」（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四三和三四五）頁。

反之，美國的求實精神却是這樣一種消毒劑，這種消毒劑可以消除「革命的」癡想主義及幻想的杜撰主義。美國的求實精神是這樣一種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不知道而且也不承認什麼障礙，這種力量以自己的求實的堅忍精神去掃除所有的各種各樣的障礙，這種力量只要已經開始做某件事情，就一定要把牠做到底，那怕這件事情並不怎樣大；而沒有這種力量，嚴重的建設工作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不要把美國的求實精神和俄國的革命規模結合起來，那末，牠就會很有可能腐化或爲狹隘的和無原則的實際主義。誰不知道這種狹隘的實踐主義和無原則的實際主義的毛病，往往使某些「布爾塞維克」脫化和離開革命事業呢？這種特殊的毛病，在皮里略克所著的標題爲「荒涼滿目的年份」這篇小說中已經描寫過了，他在這篇小說裏描寫了某些俄國的「布爾塞維克」底風格，說他們充滿着意志和實際行動的堅決性，「幹得」很「起勁」，可是沒有前途，不知道「究竟爲的什麼」；因此而迷失了革命

工作底道路。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厲害地嘲笑過這種實際主義的毛病，他痛斥了這種「近視的實踐主義」底毛病，說牠是「無頭腦的實際主義」。他通常都用具體的革命事業和我們一切日常工作中的革命前途底必要性來對抗這種毛病，這樣就是着重指明說，無原則的實際主義，也同「革命的」杜撰主義一樣是與真正的列寧主義相反的。

俄國的革命規模與美國的求實精神底結合，還是黨的和國家的工作中的列寧主義底實質。只有這樣的結合，才能給我們以列寧主義者的工作者底完整風格，列寧主義的工作體裁。

## 關於列寧主義底問題

我把這本書獻給聯共「布」底列寧格拉組織

斯大林

### 一 列寧主義底定義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裏，我給列寧主義作了一個著名定義；這定義大概已經為大家所公認了。這定義就是：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地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

這個定義是不是正確的呢？

我想，這個定義是正確的。這個定義之所以正確，第一是因為這個定義很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認為他是帝國主義時代底馬克思主義，正好和有些批評列寧的人所想的相反，這些人很錯誤地認為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後產生的。這個定義之所以正確，第二是因為這個定義很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底國際性，正好和社會民主黨底說法相反，社會民主黨以為列寧主義祇能適用於俄國的特殊環境中。這個定義之所以正確，第三是因為這個定義很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與馬克思學說間的骨肉相連的關係，認為他是帝國主義時代底馬克思主義，正好和有些批評列寧主義的人底說法相反，這些人以為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底繼續發展，而僅是馬克思主義底恢復，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實際情形中的應用。

所有這些，顯然是不需要什麼特別評註的。

可是，在我們黨內，竟還有些同志認為有給列寧主義做出另一種定義的必要。例如，季諾維埃夫同志就以爲：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戰爭與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世界革命是在以農民佔大多數的國家裡直接開始的」。（請參看季諾維埃夫同志作的標題爲「布爾塞維主義還是託洛茨基主義」的這篇論文，『真理報』第二百七十三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號出版）。

季諾維埃夫同志所特別着重指出的句子，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將俄國底落後性及農民性，放進列寧主義底定義以內，這究竟表示什麼呢？

這就是表示：將列寧主義從國際的無產階級的學說變爲俄國特殊情况底產物。這就是表示：落入鮑威爾和考茨基圈套，鮑威爾和考茨基是否認列寧主義能在其他的資本主義更發展的國家內適用的。

不待說，農民問題對於俄國是有極大的意義，俄國是一個農民的國家。但是，這件事實對於列寧主義基礎底估計，有什麼意義呢？難道列寧主義僅僅是在俄國底基礎上和專爲俄國產生出來的，而不是在帝國主義底基礎上和爲一般帝國主義國家產生出來的嗎？難道列寧底這樣的著作，如「帝國主義」，「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左派幼稚病」等等，祇是對於俄國有意義，而不是對於一般帝國主義國家都有意義嗎？難道列寧主義不是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經驗底歸納嗎？難道列寧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不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政黨可以所採用和定要採用的嗎？難道列寧說「布爾塞維主義是世界各國所應該採用的策略模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六頁）。這不是說得很對嗎？難道列寧說「蘇維埃政權與布爾塞維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是有關

「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一至一七二頁），這不是說得很對嗎？難道列寧底下面一段話不是說得很對嗎：

「在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因為俄國很大的落後性與小資產階級性的緣故，所以和先進的國家比較起來，必然有一些兒特點。但是基本的力量——以及基本的社會經濟形式——在俄國與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內，都是一樣的。所以這些特點無論如何不能牽涉到最主要的事情」（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五〇八頁）。

可是，假如這些都是對的，那末豈不是應該說，季諾維埃夫同志所規定的列寧主義定義決不能算是正確的嗎？

給列寧主義規定這種民族狹隘的定義，這怎樣能與國際主義相容呢？

## 二 列寧主義底主要點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上曾說：

「有人以為，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和農民底作用及其比重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問題。農民問題，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祇是附屬的問題」。

這個原理是不是正確的呢？

我認為這個原理是正確的。這個原理是完全從列寧主義定義中推論出來的。真正是，如果列寧主

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而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又是無產階級專政，那末，很明顯的，列寧主義底主要點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就是規定這個問題，並且使這個問題有理論根據和具體化。

可是，季諾維埃夫同志顯然還是不同意於這個原理的。他在自己的「紀念列寧」這篇論文裡說道：「我已經說過了，關於農民作用的問題，是布爾塞維主義，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請參看「真理」報第三十五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三號出版）。

季諾維埃夫同志底這個原理，顯然完全是從他給列寧主義做出的不正確的定義中推論出來的。因此，這個原理也和他的列寧主義定義一樣，是不正確的。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革命底根本內容」（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三七頁）。這個提綱是不是正確呢？是絕對正確的。說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與策略，這個提綱是不正確呢？我想是正確的。但從這裡應當得到怎樣的結論呢？從這裡就應當得到這樣的結論：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牠的出發點，牠的基礎，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關於帝國主義的問題，關於帝國主義發展的躍進性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取得勝利中的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國家的問題，關於這個國家底蘇維埃形式的問題，關於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正是列寧所規定的，這點難道是不對的嗎？這些問題正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觀念底基礎，根基；這點難道是不對的嗎？假如對於這些基本問題沒有規定，那就說不上從無產階級專政觀點上去規定農民問題，這點難道是不對的嗎？

不待說，列寧是一個精通農民問題的人。不待說，農民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底同盟者的問題，對於無產階級是有極重要的意義，牠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本問題底組成部分。但是，如果在列寧主

義面前未曾擺着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本問題，那末，也就不會產生關於無產階級同盟者的這個附屬問題，即關於農民的問題，這點難道還不清楚嗎？如果在列寧主義面前未曾擺着關於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這個實際問題，那末，也就不會發生關於與農民聯盟的問題。

假如列寧不是站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基礎上來規定了農民問題，而是離開這個基礎，站在这个基礎以外來規定了這個問題，那末，他就會不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思想家，像他在實際上所的確是那樣，而不過是一個平常的『農民哲學家』，像國外的著作界的庸人所常常描寫的那樣了，在下面兩個定義裏，一定要選擇一個：

或者是，農民問題是列寧主義底主要點，那末，列寧主義對於資本主義先進發展的國家，對於非農民的國家，是不適用的，是不必要的。

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是列寧主義底主要點，那末，列寧主義就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者們底國際學說，對於全世界所有的國家——資本主義先進發展的國家也在其內——都是適用的和必要的。這裡應當選擇一個。

### 三 關於『不斷』革命問題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上，認為『不斷革命論』，是輕視農民底作用的『理論』。那裡說：

『列寧當時與『不斷』革命派鬥爭，並不是由於革命底不斷性問題，因為列寧是自己就站在不斷革命觀點上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即無產階級底這個極偉大的後備軍——底

作用」。

這種對俄國的「不斷革命派」的定義，至今都是大家所公認的。可是，這種定義雖然一般地是正確的，但是還不能認為是十分圓滿的。一方面，一九二四年的辯論，另一方面，對於列寧著作的仔細的分析，已經指明了，俄國，「不斷革命派」底錯誤，不僅在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底作用，並且還在於他們輕視了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本領，在於他們不相信無產階級領導權這個思想。

因此，我在自己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這本小冊子裡（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已經擴大了這個定義，並且用別的更完全的定義來代替了這個定義。在這個小冊子裡關於這點是這樣說的：

「過去，通常只是指出了『不斷革命』理論底一方面——不相信農民運動底革命可能性。現在，為說得公道起見，除這一方面以外，還要補上另一方面——這另一方面，就是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底力量和能力」。

這當然不是說，列寧主義曾經反對，或者現在反對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所提倡的那種沒有加括弧的不斷革命底思想。恰好相反。只有列寧這位馬克思主義者才正確地認識了和發展了不斷革命底思想。在這個問題上，列寧與「不斷革命派」之間的區別，就是：「不斷革命派」曲解了馬克思底不斷革命思想，將牠變成了無生氣的書本上的字眼，而列寧則採用了純潔的不斷革命思想，把牠變成了自己的革命理論底基礎之一。應該記得，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來的關於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這個的思想，就是馬克思的不斷革命理論底具體實現形式之一。請看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關於這點所說過的話吧：

「我們將立刻開始由民主革命過渡，而正是按着我們底力量，有覺悟的和有組織的無產階級

底力量，我們將立刻開始由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斷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止……。

我們並不陷於冒險主義，並不違反自己的科學的良心，並不徵逐便宜的名譽，所以我們祇能說而且只是說：我們用全力來幫助全體農民去幹民主革命，以便使我們，無產階級底黨，比較容易去盡量迅速地進到新的和更高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一八六到一八七頁）。

又請看列寧經過了十六年以後。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以後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

「考茨基，希法亭，馬爾托夫，齊爾諾夫，黑爾克維特，龍格，麥克唐納爾，都拉底，以及『第二半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底其他的英雄好漢們，都不會了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間的相互關係。第一個革命轉變為第二個革命；第二個革命順便解決第一個革命底問題；第二個革命鞏固第一個革命底事業。鬥爭，祇有鬥爭，才能解決，究竟第二個革命能夠如何趕到第一個革命前面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十六頁）。

我要讀者特別注意第一個引證，這引證是從列寧底一九〇五年九月一日發表的『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這篇論文中引來的。有些同志至今還認為：列寧祇是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後，大概一九一六年左右，才有關於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關於不斷革命的思想。我要這些同志特別注意這個引證。這個引證毫無疑義地證明，這些同志是深入迷途了。

#### 四 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不同的顯著特點，在什麼地方呢？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革命間的區別，可以歸納成爲以下的五個基本要點：

第一，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底多少現成的形式已經存在的條件之下開始發生的，因爲這種形式在公開的革命開始以前，就已經在舊制度底胎胞中生長和成熟了；而社會主義革命却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底現成形式還沒有存在或者差不多還沒有存在的條件之下開始發生的。

第二，資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務，就是奪取政權和使這政權適合於現有的資本主義的經濟；而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務，却是在奪取政權以後去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

第三，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以奪取政權來完成的。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祇是革命底開始，同時政權則被利用來作爲改造舊經濟，建設新經濟的槓杆。

第四，資產階級革命祇限於用這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別一個剝削者集團去掌握政權，所以牠不需要打破舊的國家機器；而無產階級革命却要取消所有的和各種的剝削者集團底政權，而使全體勞動的及被剝削的羣衆底領袖——無產階級——去掌握政權；所以牠一定打破舊的國家機器和用新的去代替這個舊的。

第五，資產階級革命，不能在多少長久的時期內把成千百萬的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團結在資產階級底周圍，這正是因爲這些羣衆是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而無產階級革命，如果牠想要完成牠的基本任務——鞏固無產階級的政權，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那末牠就能够而且應該使這些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去同無產階級結成長期的聯盟，這正是因爲他們都是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

請看列寧關於這個問題的幾個基本原理吧：

「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基本區別之一，就是：對於由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還在舊制度的胎胞裡，新的經濟組織就已經逐漸形成，這些經濟組織就逐漸更改善着

封建社會底所有各方面。在資產階級革命面前，祇有一個任務，這任務就是掃除，拋棄，破壞舊社會底一切束縛，任何資產階級革命，只要是完成了這個任務，牠就完成了牠所應當做的一切事情，因為，牠加強着資本主義底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却處在完全別樣的情況中。因為歷史底轉折步驟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越是落後，那末，牠要由舊的資本主義的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關係，也就越是困難，這裡除了破壞的任務以外，更加上一種新的，空前困難的任務——即組織的任務」（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一五頁）。

列寧接着又說：

「如果俄國革命底那個經過了一九〇五年的偉大經驗的民衆創造力，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間還沒有創立蘇維埃，那末，他們在十月間就決不能取得政權，因為勝利是要依靠那包括有千百萬群眾的運動底那些現成的組織形式存在與否為轉移。蘇維埃便是這種現成的形式，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在政治方面就得到了那些為我們後來所經過的美妙的成功和節節勝利的進展，因為在當時，新的政治的形式已經預備好了，而我們祇要發下幾道命令來把蘇維埃政權從在革命最初幾月裡的胎兒狀態中變成爲法定的，在俄羅斯國家內奠定了的形式——變成爲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一五頁）。

列寧說：

「還剩下了兩個極困難的任務，對於這些任務的解決，決不能像我們的革命在最初幾月裡所經過的那種節節勝利的進展那樣」（請參看同卷第三一五頁）。

「第一，這就是內部組織的任務，這就是擺在一切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正是在於：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有了資本主義關係底現成的形式，而蘇維埃

政權——無產階級底政權——則得不到這些現成的關係。如果不拿資本主義底最發展的形式來講；而且就是這種最發展的形式在實際上也祇是包含工業底很小的上層部分；而在農業中却還完全很少涉及。組織統計工作；監督那些最大的企業，把整個國家的經濟的機械變成爲一個統一的大機器，變成爲一個使千百萬大衆都按照一個計劃來做工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當時放在我們肩膀上的那個巨大的組織任務。據現時的勞動條件看來，這個任務，決不能用高呼「萬歲」一來解決，如我們以前解決了國內戰爭底任務那樣」。(請參看同卷第三一六頁)。

「第二個莫大的困難：：就是國際的問題。我們能够那樣容易地征服了克倫斯基底黨羽，那樣容易地創立了政權，那樣毫不費力地得到了關於土地社會化和關於工人監督生產的法令，——如果我們這樣容易地得到了這些東西，那末這只是因爲在當時所僥倖湊合成了的條件。會暫時給我們擺開了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帝國主義具有自己的資本的莫大勢力，具有自己的高度組織的軍事技術，這軍事技術是國際資本底真實的力量，真實的要塞，這樣的國際帝國主義無論如何，無論在什麼條件之下，都是不能與蘇維埃共和國和平共居的，這也是由於牠自己的客觀地位，也是由於牠所代表的那個資本階級底經濟利益，——這是因爲商業的聯繫，國際的財政的關係。在這裡，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裡就擺着俄國革命底極偉大的困難，牠的極偉大的歷史問題——必須解決國際的任務，必須引起世界的革命」(請參看同卷第三一七頁)

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內部性質和基本意思。

如果沒有暴力的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那末是不是可以完成這種根本改造舊的資產階級制度

的事業呢？

顯然是不可以的。如果以爲可以和平地，在適合於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底範圍中，實

成這樣的革命，——那末，這或者就是神經錯亂和喪失人類的常態意識，或者是粗魯地和公開地離開無產階級革命。

我們應以很大的力量和很堅決的態度來着重指出這個原理，尤其是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暫時還祇是在一個國家內得到了勝利，這個國家正被那些仇視他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着，而且國際資本又不能不幫助這個國家裡的資產階級。

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

「被壓迫階級底解放，不僅是非有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國家政權機關不可」（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七三頁）。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他們在口頭上自稱爲『社會主義者』，而實際上則是資產階級底奴僕——說：首先要使大多數的人民，在保存着私有財產制度的情形下面，就是在保存着資本底政權和資本底壓迫的情形下面去表示贊成無產階級底政黨，只有在那個時候，無產階級底政黨才能够和才應該拿取政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四七頁）。

「我們却說：首先要使革命的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打倒資本底壓迫，打破資產階級底國家機關，那時候，得到了勝利的無產階級便能很快地取得大多數非無產階級底勞動群眾們底同情與贊助，因爲，它能够用剝奪剝削者的方法來滿足他們的需要。」（請參看同卷同頁）。

列寧繼續說道：

「無產階級爲了要取得大多數的民衆，第一，他應該推翻資產階級和奪得國家政權；第二，他應該粉碎舊的國家機關而施行蘇維埃政權，這樣他就能夠立刻破壞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群眾中的統治，威信與影響；第三，他應該用革命的手段，用剝奪剝削者

的方法來實現那些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群眾底經濟要求，以便澈底打破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大多數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群眾中間的影響」（請參看同卷第六四一頁）。

無產階級革命底明顯的特徵就是這樣。

既是這樣，那末如果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則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特點又是怎樣呢？

請看列寧給無產階級專政的一般定義：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底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的形式裡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已經獲得了勝利的和已經取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這階級鬥爭是爲要反對那個已經失敗了的，可是還沒有消滅，還沒有絕跡，還沒有停止自己的反抗行動的資產階級，是爲要反對那個加緊了自己的反抗行動的資產階級」。（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

列寧在反對把無產階級專政與「全民」政權，「普選」政權，與「非階級的」政權混爲一談的時候說道：

「把政治統治奪得在自己手裡的那個階級，在奪取這個政治統治權的時候，牠已覺悟到掌握政權的就是牠獨自一個階級。這一點是包含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以內的。只有當一個階級知道，只有牠獨自拿取政權，而不用『全民的，普選的，全民認爲神聖的』政權這些空話來自欺欺人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才有意思」（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八六頁）。

但是，這並不是說，一個階級底政權，無產階級底政權，這個不和別的階級瓜分政權而且也不能和別的階級瓜分政權的無產階級底政權，爲要實現自己的目的起見，並不需要什麼幫助，並不需要與

其他階級的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群眾結成聯盟。恰恰相反。這個政權，一個階級底政權，祇有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尤其是與農民的勞動羣衆間的特殊形式的聯盟，才能建立和實行到底。

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究竟是什麼呢？牠的本質是什麼呢？一般來說，這種與別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間的聯盟，是否與一個階級專政的思想相矛盾呢？

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就在於：這個聯盟底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就在於：國家的領導者，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領導者是一個黨，無產階級底黨，共產黨，這個黨並不與而且不能與別的政黨瓜分領導權。

由此可見，這裡的矛盾僅僅是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底先鋒隊——與勞動羣衆中人數衆多的非無產階級的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智職界等等），或者說與大多數勞動羣衆之間所建立的階級聯盟底特別形式，這是反對資本的一個聯盟，這是爲完全推翻資本，完全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及資產階級底復辟企圖起見的聯盟，這是最終地創造和鞏固社會主義起見的聯盟，這是特別式樣的聯盟，這個聯盟是在特殊的環境中，即猛烈的國內戰爭的環境中形成的；這是社會主義底堅決的擁護者與社會主義底動搖的同盟者間的聯盟，有時則是社會主義底堅決的擁護者與「中立派」間的聯盟（那時，聯盟就從關於鬥爭的協定變成關於中立的協定）。這是那些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思想上都各不相同的階級之間的聯盟」（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二一頁）。

加米業夫同志在他自己的某一個指導報告中，在反對這樣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說道：

「專政不是一個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見「真理」報第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我認為，在這裡，加米業夫同志首先就是指我所著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這本小冊子裡的一個地方說的，這個地方底原文就是：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什麼簡單的政府的上層機關，並不是什麼由『有經驗的戰略家』用顧慮周到的手腕來『精巧地』『挑選出來的』，並『精明地依靠着』人民中某些階層的這種上層機關。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爲推翻資本，謀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而建立的階級聯盟，並以無產階級做這個聯盟中的領導力量爲條件」。

我現在還是完全擁護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定義，因爲我認為，牠與列寧底那個剛才由我們引証過的定義是完全符合的。

我斷定說，加米業夫同志用這種肯定口氣所說的關於「專政不是一個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的話，是與列寧底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沒有絲毫相同之處的。

我斷定說，祇有那些不懂得聯絡思想底意思，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思想底意思以及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權思想底意思的人們，才會說出這樣的語來。

祇有不懂得列寧底以下這個提綱的人們，才會說出這樣的語來；這個提綱就是：

「當革命在其他各國還沒有到來的時候，祇有和農民妥協才能够拯救俄國底社會主義革命」（讀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八頁）。

祇有不懂得列寧底以下的原理的人們，才會說出這樣的語來：這個原理就是：

「專政底最高原則就是保存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够保持自己的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六〇頁）。

列寧在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底重要目的之一——即壓倒剝削者這個目的——的時候說道：

「專政底科學定義，就是不受任何東西所限制的，不受任何法律，絕對不受任何規則所拘束的，直接憑藉於暴力的政權」……「專政就是（請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永遠記着）不受限制的，憑藉於暴力而不是憑藉法律的政權。在國內戰爭時，一切已獲勝利的政權都祇能成爲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四一及四三六頁）。

可是，固然專政是非有暴力不可的，然而，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僅僅只是包含有暴力。列寧說：

「固然，專政是非有暴力不可的，但是，專政並不僅僅只是暴力；牠並且還是比以前的勞動組織更高的勞動組織」（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〇五頁）。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僅僅是對剝削者施行的暴力，而且甚至於主要的並不在於施行暴力。這個革命暴力底經濟基礎，牠富有生機與獲得成功底保證，就在無產階級是代表和實現比資本主義更高式樣的社會勞動組織。要點就在這裡。力量底來源和共產主義必然完全勝利底保證就在這裡」（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三五到三三六頁），……「牠的（就是說，專政底，——斯大林註）主要實質就在於勞動群眾底先進部隊，勞動群眾底先鋒隊，勞動群眾底唯一領導者——無產階級底組織性與紀律性。無產階級底目的就是造成社會主義，消滅社會上的階級劃分，使社會上的全體人員都成爲勞動者，消滅任何由人剝削人的剝削制度底基礎。這個目的是不能立刻實現的；牠需要一個比較長期的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是因爲生

產底改組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這是因為社會生活一切部門底根本改變需要時間；這是因為祇有在長期的堅忍的鬥爭中才能征服那種巨大的習慣勢力——拘守小資產階級性的和資產階級性的管理方式的習慣勢力。所以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專政底整個時期，是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請參看同卷第三一四頁）。

無產階級專政底顯著特點就是這樣。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專政有三個基本要點：

第一，利用無產階級底政權，以便鎮壓剝削者，以便保衛國家，以便鞏固與其他各國無產階級間的聯繫，以便發展全世界各國底革命和使這些革命達到勝利。

第二，利用無產階級底政權，以便使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群眾完全離開資產階級，以便鞏固無產階級與這些群眾的聯盟，以便吸收這些群眾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以便使無產階級對這些群眾實行國家底領導。

第三，利用無產階級底政權，以便組織社會主義，以便消滅階級，以便過渡到無階級的，無國家的社會中去。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三點底聯合。在三點裡面，無論那一點都不能算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唯一的特徵，反轉來說，在這三點裡面，只要是缺掉某一點，那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下，無產階級專政便不成其為專政了。因此，在這三點裡面，隨便去掉那一點，就一定會發生曲解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的危險。祇有把這三點合而為一，才能給我們一個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完全的和周到的概念。

無產階級專政是有自己的各個時代，自己的各種特殊形式，各種不同的工作方法。在國內戰爭時代，最其顯得明顯的是專政的暴力方面，但是從這裡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國內戰爭時代，並沒有任

何的建設工作。如果沒有建設工作，那末就不能進行國內戰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情形却恰巧相反，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最表現得明顯的，是專政底和平的，組織性的，文化的工作，革命的法律等等。但是，從這裡，同樣也是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建設時代，專政底暴力方面已經消失或者可以消失。在建設時期中，鎮壓底機關，軍隊及其他的組織，也和國內戰爭時代一樣，都是必要的。如果沒有這些機關，那末，專政底多少有保證的建設工作，是沒有可能的。不要忘記，革命暫時還祇在一個國家內獲得了勝利。不要忘記，既然還有資本主義的包圍，那末也就會有干涉的危險以及由此危險而產生的各種結果。

## 五 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黨和工人階級

在上面，我已經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歷史必然性方面，牠的階級內容方面，牠的國家本質方面，最後是由牠的那些應當在整個歷史時期——所謂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裡去完成破壞的和建設的任務方面，講到了無產階級專政。

現在我們應該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構造方面，從牠的「結構」方面，從牠的那些「聯繫帶」，「槓桿」以及那個「指導力量」底作用和意義——這些東西底總和便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系統」，「列寧底話」，而且無產階級專政底日常工作就是藉着這些東西來實現的——方面，來講到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裡的這些「聯繫帶」或「槓桿」呢？什麼是這個「指導力量」呢？為什麼需要這些東西呢？

槓桿或聯繫帶就是無產階級底這樣的一些群眾組織，如果不藉助這些組織，就不能實現專政。

指導力量就是無產階級底先進部隊，就是牠的先鋒隊，這副先鋒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領導力量。

這種聯繫帶，槓桿與指導力量，是無產階級所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東西，無產階級在鬥爭奪勝利的鬥爭中，在有組織的和有武裝的資產階級面前，便會成爲沒有武裝的赤手空拳的軍隊。這些組織是無產階級專政所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組織，那末，無產階級在自己的爲推翻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在爲鞏固自己的政權的鬥爭中，在爲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中，便會遭受必不可免的失敗。這些組織底有系統的援助和先鋒隊的指導力量是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則多少長久的和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

這些組織是什麼呢？

第一，這就是工人底職工會及其在中央和各地的支脈，即許多生產的，文化的，教育的及其他的組織。職工會聯合着所有一切職業底工人。這不是黨的組織。職工會可以說是包括我們這裡的統治階級——工人階級——底全體工人的組織。是共產主義底學校。把自己隊伍中的優秀份子提拔出來作所有一切管理部門裡的領導工作。把工人階級中的先進份子與落後份子聯繫起來。牠把工人群眾與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聯結起來。

第二，這就是蘇維埃及其在中央和各地的無數支脈，即行政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及其他國家的組織，更加上無數的自動的勞動群眾團體，這些團體幫助着這些組織並使這些組織與人民連結起來。蘇維埃是城市中和鄉村中所有一切勞動者底群眾組織。這不是黨的組織。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直接表現。所有一切關於鞏固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的辦法，都是經過蘇維埃來實行的。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國家領導，是經過蘇維埃來實現的。蘇維埃把千百萬的勞動群眾和無產階級的先鋒

隊連結起來。

第三，這就是所有各種的合作社及其所有一切的支脈。這是勞動者底群眾組織，不是黨的組織。這種組織把他們聯合起來，最初是使他們以消費者資格聯合起來，然後就使他們以生產者資格聯合起來（農業合作社）。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廣闊建設底時期，這種組織便帶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牠便利無產階級先鋒隊與農民群眾間的聯繫，並造成一種吸收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可能性。

第四，這就是共產青年團。這是工農群眾底青年組織，不是黨的組織，但牠是很接近於黨的。牠的任務就在幫助黨以社會主義的精神來教育青年。牠替無產階級底其他一切群眾組織，造就一些供給所有一切管理部門工作的青年後備隊。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無產階級底廣大的文化教育工作時期，青年團帶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最後，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牠的力量就在於牠把無產階級底所有一切群眾組織中的所有一切無產階級優秀份子都收集在自己的隊伍裡面來。牠的任務就在統一無產階級底所有一切群眾組織裡的工作，並指導牠們的行動，使其向着同一的目的走，向着解放無產階級的目的走。而聯合牠們指導牠們向着同一的目的走，是絕對必要的，因為，不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鬥爭底一致是不可能的，因為，不做到這一點，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中，領導無產階級群眾是不可能的。但是，只有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底政黨，才能統一和指導無產階級群眾組織裡的工作。祇有無產階級底政黨，祇有共產主義者底黨，才能完成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裡的基本領導者的這個作用。

爲什麼呢？

「第一，因為黨是工人階級裡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這些份子與無產階級底非黨的組織有直接的聯繫，而且常常領導牠們；第二，因為黨既然是工人階級裡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所以牠就是一個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這些領袖能夠領導本階級底一切形式的組織；第三，因為黨既然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牠就是這樣一個唯一的組織，只有這個組織才能夠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並這樣來把工人階級底所有的和各種各樣的非黨組織都變成服務機關和聯系帶，使黨與階級聯結起來」（請參看「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裡的基本領導力量。

「黨是無產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列寧底話）。

總之：職工會是無產階級底群眾組織，這個組織首先就是在生產方面，把黨與階級聯繫起來；蘇維埃是勞動群眾底組織，這個組織首先就是在國家事業方面，把黨和這些勞動群眾聯繫起來；合作社主要是農民底群眾組織，這個組織首先是在經濟方面，在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把黨與農民群眾聯繫起來；共產青年團是工農青年底群眾組織，這個組織底使命是幫助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去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青年和培養青年的後備幹部；最後，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裡的基本的指導力量，牠底使命就是領導所有這些群眾組織；——這就是專政「結構」底一般狀況，「無產階級專政系統」底一般狀況。

如果沒有黨，沒有這個基本的領導力量，那末，多少長久的和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這樣一來，如果用列寧底話來說，那末「一般和整個說來，結果就是一個在形式上非共產黨的，敏捷的，比較廣大的，很強有力的，無產階級的機關，經過這個機關，黨與階級及群眾密切聯繫起來

；經過這個機關，在黨的領導之下，實現着階級底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三頁）。

這當然不是說，黨能够或者應該代替職工會，蘇維埃以及其他的羣衆組織。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黨並不是直接地來實現專政的，牠是藉助於職工會，經過蘇維埃及其支脈來實現這個專政的。沒有這些「聯繫帶」，多少長久的和空想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如果沒有一些能够使先進階級底先鋒隊與這階級底羣衆們聯繫起來，使這階級和勞動羣衆們聯繫起來的『聯繫帶』，那是不能實行專政的」……「黨是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而這個先鋒隊就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沒有職工會這樣的基礎，那是不能實現專政的，那是不能執行國家的職能的。爲要實現這些職能，就必須經過許多也是新式樣的特別機關；就是經過蘇維埃的機關」（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六十五頁）和第八十四頁）。

比方，在我們蘇聯這裡，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裡，應當把這樣一件事實看作黨領導作用底最高的表現，這事實就是我們的蘇維埃的或其他的羣衆組織，在解決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的時候，都要根據黨底指示。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無產階級底專政，在實質上，是牠的先鋒隊底「專政」，是牠的黨底「專政」，因爲黨是無產階級底基本的領導力量。請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上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

「田納爾說：他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但是他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完全和我們所了解的不一樣。他認爲，我們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底那個有組織的和有覺悟的少數底專政。而且真的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當工人階級是遭受着不斷的剝削而不能發展自

己的人類的才能的時候，工人政黨最大的特點，正是在於這政黨只能包括本階級底少數。政黨祇能團結本階級底少數，正好像在無論那個資本主義社會裡，真正覺悟的工人，祇是佔全體工人底少數。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只有這個有覺悟的少數，才能够指導和引導廣大的工人羣衆。而如果田納爾同志說他是政黨底仇敵，而同時又主張由工人階級中少數最有組織的和最革命的份子來給整個無產階級指示道路，那末，我就要說，在我們彼此中間，實際上是沒有什麼意見分歧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四七頁）。

可是這是不是說，可以在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領導作用（黨底『專政』）之間放一個等號呢？可以將前者與後者看作一個東西呢？可以將後者代替前者呢？當然不是這樣說。當然是不可以的。例如蘇林同志就說過：『無產階級底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請參看『列寧關於黨的學說』，第九十五頁）。這個說法顯然是把『黨底專政』和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一個東西。從列寧主義底立場上看來，可不可以認為這種把兩個東西看作一個東西的事情是正確的呢？是不可以的。這是因為：

第一，在我們剛才從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的講演中引來的一段話裡面，列寧絕對地沒有把黨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他祇是說：『祇有覺悟的少數（就是說政黨，——斯大林註），才能够指導和引導廣大的工人羣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那個有組織的和有覺悟的少數底專政』。說『在實質上就是』，這還不是說『完全就是』。我們常常說：民族問題，在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而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還不是說，農民問題可以包括民族問題；農民問題底範圍就等於民族問題底範圍，農民問題和民族問題就是一個東西。顯然用不着證明，民族問題底範圍是比農民問題廣泛些和豐富些。關於黨底領導作用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也應當和屬於這個例子所說的一樣說。如果黨是實現無產階

級專政，而在這個意義上，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底「專政」，那末，這不是說，「黨底專政」（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彼此一樣的東西，前者底範圍就等於後者底範圍。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專政底範圍是比黨底領導作用底範圍廣泛些和豐富些。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但牠所實現的正是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什麼別的專政。誰將黨底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誰就是用黨底「專政」來代替無產階級專政。

第二，無產階級黨組織底無論那一個重要決議，都一定要根據黨的領導的指示。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這是不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僅僅就是黨的領導的指示呢？這是不是說，因此就可以把黨的領導的指示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呢？當然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黨的領導的指示再加上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對於這些領導的指示底實行，再加上民衆對於這些領導的指示底實施。這裡顯然是有許多過渡和中間階段，這些過渡和中間階段是無產階級專政底重要原素。因此，在黨底領導的指示與這些領導的指示底實施之間，還存在着許多東西，這就是：被領導者底意志和行動，階級底意志和行動，牠是否有決心去擁護這些指示，牠是否有本事去執行這種指示，牠是否有本事去依照環境底需要而實行這些指示。顯然用不着證明：負有領導責任的黨是不能不顧到被領導者底意志，情況和覺悟程度的；是不能不注意到本階級底意志，情況和覺悟程度的。因此，誰把黨的領導作用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誰就是用黨的指示來代替階級底意志和行動。

第三，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已經獲得勝利的和已經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底鬥爭」（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這個階級鬥爭可以表現在什麼地方呢？牠可以表現在無產階級爲反對被推測的資產階級底襲擊或反對外國資產階級底干涉起見而進行的許多武裝鬥爭中。在無產階級政權沒有鞏固的時候，這種階級鬥爭可以表現在國內戰爭中。在政權鞏固以後，牠的表現，就

是無產階級進行廣大的組織的和建設的工作，並吸收廣大的群眾來進行這種工作。在所有這些情形之下，行動者都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黨，僅僅一個黨，單是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藉階級底援助來進行所有這些鬥爭的。黨照例祇是領導這些鬥爭，而牠所以能夠領導這些鬥爭，祇是因為牠有階級的援助。因為，黨不能包括階級，不能代替階級。因為，無論黨底領導作用怎樣重要，黨始終祇是階級底一部份。因此，誰將黨底領導作用與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誰便是用黨來代替階級。

第四，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黨就是無產階級底直接當權的先鋒隊，就是領導者」（列寧），在這個意義上，黨掌握政權，黨管理國家。但是，這還不是說：黨可以超過國家政權，不要國家政權而來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黨可以超過蘇維埃，不經過蘇維埃而來統治國家。這還不是說：可以把黨和蘇維埃，和國家政權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黨是政權底中堅。但是，牠並不是國家政權，並且不能把牠和國家政權看作同樣的東西。列寧說：「我們底黨是一個當權的黨，所以我們不能不把蘇維埃的『上層』與黨的『上層』混合起來，在我們這裡，他們現在是混合的，而且將來還會是混合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〇八頁）。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列寧這段話底意思絕對不是說：我們的那些整個的蘇維埃機關，如我們的軍隊，我們的運輸機關，我們的經濟機關等等，都是我們黨底機關，黨能夠代替蘇維埃及其支脈，可以把黨和蘇維埃看作同樣的東西。列寧屢次說：「蘇維埃底系統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政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四頁與第十五頁）。但是他從來沒有說過，黨就是國家政權，黨與蘇維埃是一個東西。有幾十萬黨員的黨，領導着那些包括有幾百萬人——黨員及非黨員——的蘇維埃及其在中央的和在各地方的支脈，但是黨不能夠而且不應該用自己來代替他們。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專政是由那個

組織在蘇維埃裡的和受布爾塞維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所實行的：「黨底一切工作都是經過蘇維埃——蘇維埃把屬於所有一切職業的勞動群眾都聯合起來——進行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三到一九四頁）。專政「需要經過蘇維埃的機關而實現」（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六十四頁）。因此，誰把黨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誰就是用黨來代替蘇維埃，來代替國家政權。

第五、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是一個國家的概念。無產階級專政一定包含着暴力的概念。如果確切地了解專政這個名詞底意義，那末，沒有暴力，便不會有專政。照列寧所下的定義來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直接依靠着暴力的政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一五頁）。所以，如果說黨底專政對於無產階級的關係，同時又把這個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那末這就是說：黨不僅應當是本階級底指導者，領袖與教師，而且應當是一種對本階級實行暴力的國家政權。因此，誰將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誰就是暗中以為可以把黨底威信建築在暴力上面，而這種想法是荒謬絕倫的，是完全與列寧主義不能相容的。黨底威信是由工人階級底信任來維持的。工人階級底信任不是用暴力可以取得的，暴力祇能消滅工人階級底信任；而要黨有正確的理論，黨有正確的政策，黨對工人階級的忠實心，黨與工人階級群眾的聯繫，要黨有決心，有才幹去說服羣眾來相信黨的口號是正確的口號，——只有這樣，黨才能取得工人階級底信任。

從所有這些話裡面，我們可以得到些什麼樣的結論呢？  
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

一、列寧用黨底專政這兩個字時，他並不是指專政這兩個字底原來意思（依靠着暴力的政權）；而是假借這兩個字底意思，就是說指領導底意思。

二，誰把黨底領導及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誰就曲解列寧底意思，很錯誤地以對整個工人階級施行暴力的職能，歸之於黨。

三，誰把那些實際上為黨所沒有的，以暴力對付工人階級的職能歸之於黨，誰就違背了先鋒隊和階級間的、黨和無產階級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底基本要求。

這樣一來，我們就直接碰到了關於黨和階級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關於工人階級裡的黨員和非黨員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了。

照列寧所下的定義來說，這種相互關係就是一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與工人群眾間的相互信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五頁）。

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說：黨應該仔細諦聽群眾底意見；牠應該極力注意群眾底革命本能，牠應該研究群眾鬥爭底實際；根據這種實際來檢查自己政策底正確性。因此，黨不僅應該教育群眾，而且應該從群眾那裡學習。

第二，這就是說：黨應該一天一天地取得無產階級群眾對牠的信仰，黨應該以自己的政策和工作，來造成群眾對牠的擁護，黨不應該命令群眾，而首先就要說服群眾，幫助他們在自己的經驗上認識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政策；因此，黨應該是本階級底領導者，領袖與教師。

違背這些條件就是違背先鋒隊與階級間的正確的相互關係，就是破壞他們的，「相互信任」，就使得無論是階級底紀律，無論是黨底紀律，都受到破壞。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無論什麼人都看到了，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如鐵一般的紀律，

如果不是工人階級全體羣衆那樣極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就是說，如果不是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的，忠實的，不怕犧牲的，有信心的，能够領導或吸引落後階層的人們那樣極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那末，布爾塞維克不但不可能把自己的政權維持到兩年半，而且不能維持到兩年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三頁）。列寧往後又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要反對舊社會底勢力及其傳統起見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幾百萬幾千萬人底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力量。如果沒有一個鐵一般的，在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黨，如果沒有一個爲本階級裡全體忠實份子所信任的黨，如果沒有一個會注意羣衆情緒和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末，要順利地進行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一頁）。

但是，黨是怎麼取得階級底這些信任和擁護的呢？爲無產階級專政所必要的鐵的紀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牠是在什麼基礎上生長起來的呢？

請看列寧關於這點所說的話吧：

『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底紀律，是由什麼東西來維持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審查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鞏固的呢？第一，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性，他們對革命的忠實心，堅毅性，犧牲精神，英勇精神。第二，是由於他們能與極廣大的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階級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聯繫，接近，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與他們融成一片。第三，是由於這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底正確性，政治的戰略與策略底正確性，而且還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使極廣大的羣衆們都根據親目的經驗來相信這個正確性。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在革命的政黨內，就是說在擔任有推翻資產階級和改造全社會的使命的先進階級底政黨內，便不會

有紀律了。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一切要建立紀律的企圖，都一定要變爲空談，變爲虛言，變爲笑話。而從另一方面說來，這些條件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產生的。只有長久的工作，困苦的经验，才能造成這些條件；只有正確的革命理論，才能使這些條件易於造成，而這個理論本身，又不是教條，而是只有與真正群眾的由衷正革命的運動底實際發生密切聯繫時才能形成起來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四頁）。

列寧繼續說道：

「爲要戰勝資本主義，那末，在領導黨（共產黨）·革命階級（無產階級）——與群眾（勞動者被剝削者底總和）中間，就要有正確的相互關係。只有共產黨，如果牠真是革命階級底先鋒隊，如果牠是包含革命階級底一切優秀的代表，如果牠是由完全覺悟的忠實的，受堅持的革命鬥爭底經驗所教育過和鍛鍊過的共產主義者所組成的，如果這個黨能將自己和本階級底全部生活密切聯繫起來，並且經過這個階級去與全體被剝削的群眾聯繫起來和得到這個階級和這些群眾底完全的信心——只有這樣的黨才能够領導無產階級去作極無情的，堅決的，最後的鬥爭，以反對資本主義底一切勢力。從另一方面說，只有在這樣的黨底領導之下，無產階級才能够展開自己的革命進攻底全部勢力，完全打消那爲數很少的被資本主義所腐化的工人貴族，舊有的工聯主義者以及合作運動領袖等等底不可免的反感和反抗；——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無產階級才能够展開自己的全部力量，而牠的這種力量，因爲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底原故，是比牠在人民總數中所佔的份量大得不可計量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一五頁）。

從這段引證裡，應該得出以下的結論：

（一）黨底權威和工人階級中間爲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鐵的紀律，不是靠威嚇或黨底「無限」

權力建立起來的，而是靠工人階級對於黨的信仰，靠工人階級對於黨的擁護建立起來的；

(二) 工人階級對於黨的信仰，並不是一下子就造成的，並不是靠着對工人階級施行的暴力壓迫手段造成的，而是全靠黨在群眾中的長期工作，黨底正確的政策，全靠黨善於根據群眾自身底經驗服他們，使之相信黨的政策之正確，全靠黨善於保證自己得到工人階級底擁護，善於引導工人階級底群眾；

(三) 沒有黨底那種為群眾底鬥爭經驗所証實了的正確的政策，沒有工人階級底信仰，就沒有，而且不能有黨底真正領導；

(四) 如果黨得到階級底信仰，如果黨的領導是真正的領導，就不能把黨和黨的領導拿來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因為要是沒有一個得到工人階級底信仰的黨底領導（黨底「專政」），就不能有多少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

要是沒有這些條件，那黨底權威和鐵的紀律 或者就是一句空話，或者就是誇張和冒險。

不可以把無產階級專政拿來同黨底領導（「專政」）對立。其所以不可以的，是因為黨底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中的主要東西，如果定講到多少鞏固的與完全的專政，而不是過去那樣，例如巴黎公社那樣的不完全的和不鞏固的專政。其所以不可以的，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領導，是處在工作底一條綫上的，是在一個方向內行動的。

列寧說：

「只要提出問題來發問黨，底專政還是階級底專政？領袖底專政（領袖底黨）還是群眾底專政（群眾底黨）」？，就可以證明這個提問題的人底思想是糊塗到了驚人的和沒有止境的地步；。大家都知道，群眾分成階級……通布，或在大多數情形中，至少是在現代文明國內，階

級是由政黨領導的；政黨底管理人，照例都是多少比較穩固的一批有威信的，有影響的，有經驗的，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的職務的所謂領袖們……。把問題弄到一般地將群眾專政與領袖專政對立，這就是荒謬和愚蠢到可笑的地步」（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八八和一八九頁）。

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這種正確的原理，是從這樣的前提出發的，就是：先要在先鋒隊與工人群眾之間、黨與階級之間有正確的相互關係。他是從這樣的假設出發的，就是：先鋒隊與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還是所謂常態的，還是在「相互信任」底範圍以內。

可是，如果先鋒隊與階級之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如果黨與階級之間的「相互信任」關係都被違背了，那時又將怎樣呢？如果黨自己開始這樣或那樣使自己與階級對立，違背自己與階級之間的正確相互關係的基礎，違背「相互信任」底基礎，那時又將怎樣呢？這樣情形一般地是不是可能的呢？是的，是可能的。這樣的情形是可能的：

(一) 如果黨開始不靠自己的工作與群眾底信任，而靠自己的「無限」權力來在群眾中建立自己的威信：

(二) 如果黨底政策顯然不對，而牠却不願重新審查和糾正自己的錯誤；

(三) 如果政策在大體上是正確的，可是群眾還沒有達到領會這個政策的程度，而黨却不願或者不會等待，不讓群眾得到機會去根據自己的經驗來信服黨底政策是正確的。

在我們黨底歷史上，有過好些次這樣的情形。我們黨內各種集團和派別組織之所以沒落和消滅了，都是因為牠們違背了這三個條件之一，而有時連三個都一起違背了。

可是，從這裡可以知道，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專政」（領導）對立起來的觀點，只有在以下

的情況中間，才不能認為是正確的，就是：

(一) 如果把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不是了解為原來意思上的專政（「依賴暴力的政權」），而是了解為黨底領導，這個領導絕不使用暴力去對付整個階級，去對付牠的大多數；而列寧就正是這樣了解的：

(二) 如果黨有根據做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即是，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如果這個政策適合階級底利益；

(三) 如果階級，如果階級底大多數部了解這個政策，接受這個政策，由於黨底工作而信服這個政策之正確，信任黨和擁護黨。

違背這些條件，就一定引起黨與階級間的衝突，引起牠們彼此的分裂，引起牠們彼此的對立。可不可以用強迫力量來強迫階級接受黨的領導呢？不，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這樣的領導不能是多麼長久的。如果黨想依舊是無產階級底黨，牠就應當知道，牠首先和主要地是工人階級底領導者，領袖，教師。我們不能忘記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這本小冊子裡面關於這點所說的話：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黨，就是教育無產階級底先鋒隊，這先鋒隊能夠奪取政權和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和組織新制度，在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社會生活這件事務上做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教師，領導人，領袖」。（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八六頁）。

如果黨底政策不正確，如果牠的政策與階級底利益相衝突，是不是可以認為牠是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呢？當然是不可以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黨如果想依舊做領導者，牠就應當修改自己的政策，應當糾正自己的政策，應當承認自己的錯誤和糾正這個錯誤。為証實這個原理起見，至少可以從我們黨

底歷史中引證這樣的事實，如取消糧食徵收制時期，這時工農群眾顯然表示了不滿意我們的政策，這時黨就實行，公開地和誠實地實行修改這個政策。請看列寧當時在聯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關於取消糧食徵收制及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問題所說的話：

「我們不應當設法隱瞞什麼，而應當公開說，農民是不滿意我們與他們彼此間相互關係底現有形式的，他是不願意要這種形式的，並且再不會這樣生存下去的。這是無容爭辯的。他們的這種意志表現得很肯定。這是絕大部份勞動民衆底意志。我們應當顧計到這一點，而且我們是這樣清醒的政治家，以至於能夠公開說：讓我們來把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修改一下罷」（請參看『列寧全集』二十六卷，第二三八頁）。

如果黨底政策雖然在大體上是正確的，但是這個政策，由於（比方說）階級底政治落後，而還沒有得到階級底信仰與擁護，如果黨由於（比方說）事變還沒有成熟，而還沒有能夠說服階級使之相信黨底策略是正確的；既然是這樣，那末不是可以說，黨只要根據自己的政策在大體上是正確的這一點，就應當自己擔任提倡責任和領導責任，去組織群眾或決定勝負的發動呢？不，是不可以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黨如果想做真正的領導者，牠就應當善於等待，應當說服群眾使之相信黨的政策是正確的，應當幫助群眾去根據自己的經驗信服這種政策是正確的。

列寧說：

「如果革命政黨在各革命階級底先進隊伍內以及全國內沒有爭得大多數，那就說不上什麼暴動」（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八二頁）。

「沒有工人階級大多數底見解上的轉變，革命是不可能的，而這種轉變是由於群眾底政治經驗造成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三三頁）。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經爭得了。這是主要的。沒有這一點，連走到勝利的第一步都不能作。可是這與勝利相隔還很遠。單靠一支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群眾還沒有抱定直接援助先鋒隊的立場，或者還沒有至少是抱定對先鋒隊採取好意的中立態度的立場和完全不能援助牠的敵人的立場的時候，却叫一個先鋒隊去作決定勝負的戰鬥，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而爲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的，勞動的和被資本壓迫的群眾都走上這樣的立場，光是宣傳，光是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群眾底親自的政治經驗」（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三五九頁）。

大家知道，我們的黨，在一九一七年由列寧底四月提綱到十月暴動這時期內，正是這樣行動的。也正因爲牠依照列寧底這些指示行動了，所以牠就爭得了暴動底勝利。

先鋒隊與階級間正確的相互關係底條件，大體上就是這樣。

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而先鋒隊與階級間的正確關係又不受到破壞，那末什麼叫做領導呢？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領導就是等於說服群眾，使其相信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提出實行這樣一種口號，這種口號可以把群眾引上黨底立場，使他們易於根據自己的經驗來看清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把群眾提高到黨底覺悟程度並這樣來保證得到群眾底援助，使群眾有進行堅決鬪爭的決心。

因此說服方法是黨領導階級的基本方法。  
列寧說：

「如果我們現時在俄國，在兩年半以來，空前地戰勝了俄國及協約國底資產階級以後，提出『承認專政』作爲加入職工會的條件，那我們就是做蠢事，破壞自己在群眾裡的影响，幫助孟塞維克。因爲共產黨員底全部任務，就是要會說服落後份子，會在他們裡面做工作，而不要想出一些幼稚的一左的一口號來與他們隔離」（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九頁）。

這當然不是說，黨應當說服一切工人，到最後一個人為止。不是說，只有做到這步以後才能着手行動，只有做到這步以後才能開始行動。絕不是的。這只是說，黨在進行決定勝負的政治行動以前，應當進行長久的革命工作以保證自己得到大多數工人群眾底擁護，至少是得到工人階級大多數底好意中立。不然，則列寧所說的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到黨方面來乃是勝利革命底必要條件的這個原理，就絲毫沒有意思了。

可是，如果少數人不願意，如果他們不同意自願服從大多數人底意志，那末對他們應怎樣呢？黨既然得到了大多數人底信任，總是不是可以強迫，是不是應當強迫少數人服從多數人底意志呢？是的，可以的，而且應當的。領導是由說服群眾的方法，由黨用以影響群眾的這個基本方法來保證的。可是這並不是不容許強迫手段，而是容許強迫手段，如果這種強迫手段有工人階級大多數對黨的信任和擁護做基礎，如果總是在說服了大多數人以後對少數人使用的。應當記起我們黨內在工會問題的爭論時期關於這一點所有過的爭論。當時反對派底錯誤，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底錯誤在什麼地方呢？是在於反對派當時認為可以採取強迫手段呢？不是的，並不是在這裡。當時，反對派底錯誤是在於，牠既不能說服大多數人使他們相信牠自己的立場底正確，並沒有大多數底信仰，而還是要去採用強迫手段，堅決主張「再三檢查那些負有大多數底信仰的人」。

請看列寧在我們黨第十次大會上關於職工會的演說內是怎樣說的：

「爲要建立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與工人群眾間相互關係，相互信任，那末，如果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犯了錯誤……就應當糾正這個錯誤。可是當人們開始來擁護這個錯誤時，這就會成爲政治危險底來源。如果我們沒有根據枯士梭夫在這裏所表示的那些情緒，來採取盡量可能的民主辦法，那我們就會走到了政治的破產。我們首先應當說服，然後才強迫。我們無論如何應當說服，然後才強迫。我們沒有能夠說服廣大群眾，於是就破壞了先鋒隊與群眾間的正確相互關係」（請

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五頁。

列寧在他的關於職工會這本小冊子內也說了同樣的話；

「只有當我們已經能夠給強迫手段建築起說服手段基礎的時候，我們才算正確地和有成效地使用了強迫手段」（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七十四頁）。

而且這是完全對的。因為沒有這些條件則任何領導都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拿黨來說，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黨內行動底一致；如果拿階級來說，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階級行動底一致。沒有這一點，就會使工人階級隊伍分裂，渙散和解體。

黨底正確領導底基礎，大體上就是這樣。

凡是拿別的態度來看待領導，那就是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官僚主義，隨便什麼都可以，——只不是布爾塞維主義，只不是列寧主義。

如果在黨與工人階級之間，先鋒隊與工人階級之間，已經有正確的相互關係，那末就不能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領導（「專政」）對立。可是從這裏應該得出結論，就是尤其是不能把黨與工人階級，把黨底領導（「專政」）與工人階級底專政當作一個東西。蘇林同志，根據關於不能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這一點，便作出了一個不正確的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可是列寧不但說到這樣的對立是不容許的。他同時還說到把「群眾底專政與領袖底專政」對立起來也是不容許的。那末，可不可以根據這一點而把領袖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底專政當作一個東西呢？如果我們走上這一條路，我們就應當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們的領袖底專政」。而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的這種政策，實際上正是弄到這樣的愚蠢的議論……。

季諾維埃夫同志關於這一點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季諾維埃夫同志，實質上也與蘇林同志應觀點一樣。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不過有這樣的分別，就是蘇林同志說得更直截、更明顯，而季諾維埃夫同志却在那裏說含糊話。只要拿季諾維埃夫底「列寧主義」這本書裏的下面一段話來看，就可以相信這一點：

季諾維埃夫說：

「蘇聯現存的制度，從牠的階級內容看來，是什麼呢？這是無產階級專政。蘇聯政權底直接彈璜機是怎樣呢？是誰實現工人階級底政權呢？是共產黨呵！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蘇聯政權底法律上的形式是怎樣呢？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新式國家制度是怎樣的呢？這就是蘇維埃制度。二者是絲毫不相矛盾的」（請參看「列寧主義」第三七〇至第三七一頁）。

說二者不相矛盾，這當然是對的，如果把黨底專政對於整個工人階級的關係了解為黨底領導的話。可是怎樣能根據這一點就在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專政」，蘇維埃制度與黨底「專政」之間劃一個等號呢？列寧會把蘇維埃制度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而他是對的，因為蘇維埃，我們的蘇維埃，是勞動群眾在黨底領導之下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組織。可是列寧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在什麼著作內，會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把黨底「專政」與蘇維埃制度看作相等的東西，如現在季諾維埃夫同志所幹的一樣呢？不僅只是黨底領導（「專政」），而且就是領袖底領導（「專政」）也與無產階級的專政不相矛盾的。那末，可不可以根據這一點就宣佈說，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就是說，黨專政底國家，就是說，領袖專政底國家呢？季諾維埃夫同志所偷着和胆小地實行的「原則」——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恰巧就妄得出這個荒謬的結論。

據我所找到的在列寧底無數著作中，只有五個地方，他曾經順便提到黨底專政。

第一個地方，就是與社會革命黨人及孟塞維克的爭論，那裡他說：

「當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是一黨專政，而提議——這點你們已經聽到——建立社會主義的統一戰綫時，我們說：『是的，一黨專政！我們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而我們決不能離開這個基礎，因為這是這樣一個黨，這個黨在幾十年中爭得了全體工廠製造廠的和工業的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地位』（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二三頁）。

第二個地方，就是在『爲戰勝高爾察克告工人農者』中，那裡他說：

『有人（特別是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甚至於他們的『左派』）以所謂『一黨專政』，布爾塞維克共產黨人底專政這些恐嚇字眼來恐嚇農民。在高爾察克底實例中，農民已經學會不怕什麼恐嚇字眼了。或者地主和資本家底專政（就是鐵的政權），或者是工人階級底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三六頁）。

第三個地方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在與田納爾的爭辯中。在上面，我已經引了這段演說辭。

第四個地方是在『幼稚病』裡面有幾行。在上面，我已經把這段話引用過了。

第五個地方是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大綱草稿中，有一個小題目叫做『一黨專政』，這個草稿曾在『列寧文集』第三卷裡發表（請參看『列寧文集』第三卷第四九七頁）。

應當指出，在這五個地方中，有兩個地方（第二個地方與第五個地方）的『一黨專政』這幾個字，列寧是用在括弧以內的，這顯然就是指明這底公式底不確切的，是借用的意思。

同樣應該指出，在所有這五個地方，關於『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列寧並不是看作照字面本意來講的專政（『倚靠着暴力的政權』），而是看作黨的領導。

值得注意的，就是列寧在他的任何一種主要的或次要的著作中，在解釋或提起無產階級專政及黨

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時，都連暗示也沒有暗示過，說「無產階級底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恰巧相反，這些著作底每一頁和每一行都是顯然反對這個公式的（請參看「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左傾幼稚病」等等）。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關於黨底作用的提綱中，我們找不到一個字（這裏是找不到一個字）是說到黨底專政的。而這個提綱却是在列寧直接指導之下規定的，並且列寧會屢次引用過他，認為是關於黨底任務和作用的正確說法底模範。

所有這些都是說明什麼呢？

都是說明：

（一）列寧未曾認為「黨底專政」這個措辭是無容責備的、精確的措辭，因此這個措辭在列寧底著作中用得非常之少，並且有時還加上括弧；

（二）有少數地方，列寧與敵手辯駁時會不得已而講到黨底專政，他在那裡通常講的是「一黨底專政」，即是說我們黨獨享政權，不與別黨分享政權，而且他總是解釋道，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應當了解為黨底領導，黨底領導作用；

（三）凡是在列寧認為須要以科學精神規定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時，他完全只是講到黨對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這樣的情形有幾千次）；

（四）正因此列寧一連沒有想到一把「黨底專政」這個措辭寫在關於黨底作用的基本決議案內；

（五）有些同志把黨底「專政」，因而也是把「領袖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或者企圖看作同樣的東西，從列寧主義上看來，他們是不對的，他們政治上是近視的，因為這樣一來

他們就是違背先鋒隊與階級間正確相互關係的條件。

我還不去說，「黨底專政」這個措辭如果沒有上述的附帶語，可以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造成許多危險和政治缺點。使用這個沒有附帶語的措辭，那就等於：

(一) 暗中告訴非黨的群眾說：不要胆敢反對，不要胆敢議論，因為黨無所不能，因為在我們這裡是黨底專政；

(二) 暗中告訴黨的幹部說：行動要勇敢些，氣勢要強硬些，也可以不聽從非黨群眾底意見，——因為在我們這裡是黨底專政；

(三) 暗中告訴黨底上層說：可以任意自滿，或許還可以稍許誇誇，因為在我們這裡是黨底專政，「因而」也是領袖底專政。

正是在現在這時候，指出這些危險是很適宜的，因為現在是群眾底政治積極性高漲底時期，這時候黨有決心仔細諦聽群眾底意見，這對於我們有特別的價值；這時候，黨很細心地看待群眾底要求，這是我們黨底基本訓練，這時候，黨應當在政策方面有特別的審慎性和特別的靈活性，這時候誇誇的危險是黨底正確領導群眾這事情上所遇到的最嚴重的危險之一。

不能不記起列寧在我們黨底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過的極寶貴的話。

「在民衆中，我們（共產黨人，——斯大林註）到底還只是滄海一粟，只有我們在正確地表現出人民所覺悟到的東西，——只有那時候我們才能管理國家。沒有這一點，共產黨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引導群眾，整架機器就要倒塌」（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五六頁）。

「正確地表現出人民所覺悟到的東西」——這也就是那保證黨能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系統中取得基本領

導力量這個光榮作用的必要條件。

## 六 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

在一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內（一九二四年四月出版），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有兩種措辭。第一個措辭是：

「以前認為，在一個國家內，革命底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為要戰勝資產階級，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的，或至少是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共同發動。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根據這種勝利是可能的這點來出發，因為帝國主義環境內各資本主義國家底發展上的不平衡的和躍進的性質，帝國主義內部那種必然引起戰爭災難的矛盾底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底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請參看『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這個原理是完全正確的，而且不需要什麼評註。牠的目標是在反對社會民主黨人底理論，社會民主黨人認為，當其他各國不同時發生勝利的革命而無產階級在一國內取得政權，那就是空想。

可是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內還有第二個措辭。這個措辭是：

「可是在一國內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底政權，這還不就是保證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社會主義底主要任務——組織社會主義生產——還擺在前面。沒有幾個先進國無產階級共同努力，不能解決這個任務，不能在一國內達到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呢？不，是不可能的。為要推翻資產階級，只要一個國家努力就够了，——這一點，有俄國革命底歷史可以証明

。爲要取得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爲要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一國底努力，特別是俄國這樣的發展國底努力，却就不夠了，——爲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到這一點，需要到幾個先進國無產階級共同努力」（請參看「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第一版）。

這第二個措辭底目標，是反對那些批評列寧主義的人們底論調的，是反對託洛茨基派的，託洛茨基派說過，一國無產階級底專政，在別國還沒有獲得勝利時，決不能「擋住守舊的歐洲」。

因爲——但只是因爲，——這個措辭在當時（一九二四年四月）是足夠的，牠無疑義地是給了相當的益處。

可是後來，當列寧主義在這方面所受的批評在黨內已被克服了的時候，當在眼前發生了新的問題，發生了關於有可能不用外來幫助而只用我們本國底力量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問題的時候，——第二個措辭已經顯然不夠了，於是也就不對了。

這個措辭底缺點在什麼地方呢？

牠底缺點在於，牠把兩個不同的問題聯結成爲一個問題；這兩個不同的問題就是：一個是關於有可能用一國底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對這個問題應當給以肯定的回答，而另一個則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是不是可以認爲，在其他好些國家沒有勝利的革命時，牠完全可保障自己不受外國干涉，於是也就不致發生舊制度底復辟，——對這個問題應當給以否定的回答。我還不去說，這個措辭可以使人這樣設想，就是以爲用一國底力量組織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能的；而這種想法當然是不對的。

根據這一點，我在我著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這小冊子內（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改變了，修正了這個措辭，把這個問題分成爲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關於完全保障不發生資產階級制

度底復辟。另一個問題是關於有可能在一年以內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一點是用以下兩個方法達到的，第一，把「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解成爲「完全保障不致恢復舊制度」，這只有經過「幾國無階級底共同努力」才有可能，第二，是根據列寧「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宣佈「一個無可辯駁的真理，就是我們有一切必要的條件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請參看「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

這種新措辭也就成了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底任務」這個著名決議案底基礎，這決議案，因爲估計到資本主義底穩定（一九二五年四月）而討論到「國內社會主義勝利問題」，並認爲用我們「國底力量建成社會主義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這種新措辭也成了我的「關於聯共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工作總結」這本小冊子底基礎，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在聯共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閉會後出版的。

關於「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這個問題底提法，在這本小冊子內說：

「我們的國家有兩批矛盾。一批是國內的，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的矛盾（這裡所講的是關於一國內面社會主義底建成，——斯大林註）。另一批是國外的，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與其餘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這裡所講的是關於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斯大林註）……」

「第一批矛盾是完全可用一國底努力克服的，第二批矛盾則需有幾國無產階級底共同努力才能解決，誰要是把這兩批矛盾混淆起來，他就犯着最粗鄙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他或者者是糊塗蟲，或者是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請參看「關於聯共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工作總結」）。

關於我們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在這小冊子上說：

「我們能够建成社會主義，而且我們與農民一塊，在工人階級底領導之下來建設牠……」

其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我們有……一切必要的條件來克服國內的一切困難以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我們能夠而且應當用自己的力量來克服這些困難”。（請參看同書）

關於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問題，那裡說：

「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就是完全保障不致受到外國干涉的企圖，於是也就是不致發生復辟的企圖，因為多少重大的復辟企圖，只有在外來的認真幫助之下，只有在國際資本底幫助之下，才可以發生。因此各國工人所給我們革命的幫助，尤其是這些工人即使在幾國以內的勝利，就是完全保障第一個勝利國不致受着外國干涉和復辟企圖的必要條件，就是社會主義最後勝利底必要條件」（請參看同書）。

問題大概已經明白了吧。

大家知道，在我的「問題與回答」這本小冊子（一九二五年六月）內和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中央政治報告中（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也是以同樣的精神解釋這個問題。

事實就是這樣的。

我想，這些事實是大家和每個人所知道的，季諾維埃夫同志也是知道的。

現在，在黨內發生思想鬥爭以後和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一九二五年四月）以後，差不多已有兩年了，如果季諾維埃夫同志現在還認為可以在他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做的結論中把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四月所著的小冊子內陳舊的，完全不充分的措辭拉出來，來解決這個已經解決了的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的問題，——那末季諾維埃夫同志底這個特殊的風格，只是證明他在這個問題上完全弄糊塗了。在黨已經前進了以後把牠拉轉去，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已由中央全會批准了以後去迴避這個決議案，——這就是絕無希望地陷入了矛盾，不

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離開列寧底道路，自己承認自己的失敗。

什麼是在一國內社會主義勝利底可能呢？

這就是說，有可能用我們一國底力量來解決工農間的矛盾，這就是說有這樣的可能。由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並在其他各國無產者們底同情與幫助之下，但是並沒有其他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預先勝利，而就利用這個政權來在我們國家內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

沒有這樣的可能性，社會主義底建設就是沒有前途的建設，就是不相信可以建成而建設社會主義。誰如果不相信社會主義可以建成，誰如果不相信我國底技術落後並不是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道路上的不可克服的阻礙，那末，他就不能進行社會主義底建設。否認這個可能性，就是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就是離開列寧主義。

所謂沒有其他各國底革命勝利，社會主義在一國以內的完全的最後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這是什麼呢？

這就是說，沒有至少幾國革命底勝利，要完全保障不致受到外國的干涉，因而也不致發生資產階級制度底復辟，是不可能的。否認這一個無可辯駁的原理，就是離開國際主義，離開列寧主義。

列寧說：

「我們不僅生存在一國以內，而且是生存在世界各國底系統以內，蘇維埃共和國與各帝國主義國家在長時間內的並排存在，是不可能的。歸根到底或者是這個勝利，或者是那個勝利。而在這個結局還沒有到來的時候，蘇維埃共和國與資產階級國家之間必然發生一些極可怕的衝突。這就是說，無產階級這個統治階級，只要她願意統治和將要統治，她就還應當用自己的軍事上的組織來證明這一點」（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二頁）。

列寧在另一個地方說：

「我們面前有一個極不穩固的，可是到底是無疑的，不可否認的，相當的平衡。這是否長久——我不知道，而且我想，這是不可以知道的。因此在我們這方面須要極其謹慎。我們的政策底第一個訓條，由我們的政府在一年以來的的工作中所得出來的第一個教訓，一切工農所應當領會的教訓，這就是要小心提防，要記着，我們是處在那些公開表示非常仇恨我們的人們，階級和政府底包圍之中。須要記着，我們隨時都可以受到侵襲的危險」（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一七頁）。

大概是明白了吧。

季諾維埃夫同志對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的觀點，是怎樣呢？

請聽呵：

「對於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了解，至少應當是：（一）消滅階級，於是也就是（二）取消二個階級底專政，在這裡所說的就是取消無產階級底專政」……季諾維埃夫同志往下又說道：「爲要更確切地認識一九二五年在我們蘇聯國內問題是怎樣的，就要分清兩件事情：（一）社會主義建設底有保證的可能性——這樣的社會主義建設底可能性，當然是在一國範圍內也完全可以設想得到的，（二）社會主義底最後建成和鞏固，就是說，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社會底實現」（請參看季諾維埃夫同志底『列寧主義』二九一和二九三頁）。

所有這一些說法能够表明什麼呢？

這就是表明季諾維埃夫同志對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不是了解爲免除外國干涉和免除復辟底保障，而是了解爲社會主義社會建成底可能。季諾維埃夫同志所了解的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是

這樣一種社會主義的建設，這種建設不能夠而且不應該達到社會主義底建成。季諾維埃夫同志底立場是這樣的：得過且過的，沒有前途的建設，明知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却來建設社會主義。

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而建設社會主義，明知不能建設成功而去建設，——你們看季諾維埃夫同志是荒謬到了什麼地步。

可是要知道這是戲弄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

在季諾維埃夫同志在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做的結論中，還有這樣一段話：

「你們看一看，例如雅可福烈夫同志在最近這次庫爾斯克省黨代表會議上講出了什麼話。他問道：『我們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在四面都受資本主義敵人所包圍的條件下面，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呢？』。他自己回答道：『根據以上所說的話，我們是有理由來說，我們不僅建設着社會主義，而且我們雖然暫時還是孤獨的，暫時還是世界上唯一的蘇維埃國度，唯一的蘇維埃國家，——我們將建成這個社會主義』（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庫爾斯克真理報』第二七九期）。

這難道是列寧主義的問題提法嗎？難道這不是民族狹隘主義精神底表現嗎？——這樣一來，依季諾維埃夫說起來：承認在一國內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就是站在民族狹隘主義底觀點上，而否認這種可能，就是站在國際主義底觀點上。

可是如果這是對的，——那末一般地說來，是不是值得進行鬥爭以謀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呢？既是這麼，那豈不是應當說這樣的勝利是沒有可能的嗎？

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這就是季諾維埃夫同志論據底內部邏輯所必然引起的結果。而這種毫無列寧主義氣味的荒謬議論，季諾維埃夫同志却拿來贈給我們，說這是『國際主義』，是『百分之百的列寧主義』！

我敢斷定說，季諾維埃夫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是離開列寧主義而滾到孟塞維克蘇漢諾夫底觀點上去了。

讓我們來看列寧底言論罷。列寧還在十月革命以前，一九一五年八月，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就說了以下的話：

「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因此，社會主義最初在不多的，甚至在一個單個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都是可能的。這個國家中已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一經剝奪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就與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對立起來，這樣就吸引別國被壓迫階級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暴動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反對剝削者階級和牠們的國家。」（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頁）。

列寧底這句由我加上着重點的話：「一經在本國內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已勝利的國家底無產階級，在爭得了政權以後，能夠而且應當在自己本國裡面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而「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用不着證明，列寧底這個明顯的和確定的原理是無須再加評註的，不然，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號召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就會是不可了解的事情了。

從這裡就可以看到，列寧底這個明顯的原理是與季諾維埃夫同志底以下的糊塗的，反列寧主義的「原理」——我們可以在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的條件下面來「在一國範圍內」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有天壤之別的。

這是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在無產階級未奪取政權以前寫的。可是，也許在一九一七年以後，經過奪取政權經驗以後，他的觀點有改變吧？現在來看列寧在一九二三年寫的「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

• 評說：

「實際上，一切大的生產資料歸國家管理，國家政權操在無產階級手裡，這個無產階級與千百萬的小農及最小農聯盟，這個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還不是一切必要的條件，來經過合作制，而且只是經過合作制（我們從前會鄙視合作制為營業性的東西，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之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來這樣鄙視合作制），——難道這不是為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條件麼？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底建成，但這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和足夠的一切條件」（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換句話說：我們能够而且應該建成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我們管轄着為這種建成所必須的而且足夠的一切條件。

要比這些話說得更清楚些，大概是很困難的罷。

讓我們把列寧底這個模範原理與季諾維埃夫同志反對雅可福烈夫同志的論調比較一下，你們就會懂得，雅可福烈夫不過是重複了列寧關於一國裡能够建成社會主義的話，而季諾維埃夫既然起來反對這個原理，斥責雅可福烈夫同志，那末，他就是離開了列寧底觀點，而是走上了孟塞維克蘇漢諾夫底觀點，孟塞維克蘇漢諾夫底觀點就是以爲：在我們的國家裡，因為技術落後，所以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

所不知道的只是，要是我們沒有指望把社會主義建設成功，那我們何必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取得政權呢？

本來是不應當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取得政權的，——這就是季諾維埃夫同志論黨底內部邏輯所必然得出來的結論。

其次，我現在要肯定說，在關於社會主義勝利的這個最重要問題上，季諾維埃夫同志是反對了我們黨底明確的決定，這些決定會規定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因召集共產國際擴大會議而應負的任務」這個著名的決議案裡。

我們來看這個決議案吧。在這個決議案裡，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國裡面獲得勝利的問題，會有以下的決定：

「兩個直接相反的社會制度之存在，引起資本主義封鎖，其他的經濟壓迫形式，武裝干涉，復辟底經常威脅。因此保證社會主義最後勝利，即擔保不致復辟的唯一保障，就是某些國家裏面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列寧主義教訓道，社會主義最後勝利，即是說完全保證資本主義關係不致復辟，這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有可能……』。『從這一點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裡，如果得不到技術上經濟上比較發達的那些國家底「國家的幫助」（託奇茨基底話），就不能建成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請參看決議案）。

你們可以看到，決議案把社會主義最後勝利解釋為保證不致發生武裝干涉和不致發生復辟，「這是一與季諾維埃夫同志在其「列寧主義」一書中的解釋完全相反的。

你們可以看到，決議案認為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裡，即使得不到技術上經濟上比較發達的那些國家底「國家的幫助」，也能够建成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是與季諾維埃夫同志在黨底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在結論中反駁季諾維埃夫同志時的那種斷言完全相反的。

這不是季諾維埃夫同志反對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鬥爭是什麼呢？

當然，黨的決議案有時也不是沒有過錯的。有時黨的決議案也包含着錯誤。一般說來，可以作這樣的假定，就是說假定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也含有一些錯誤。也許季諾維埃夫同志認

爲該決議案是錯誤的。如果這樣，那末他就應當像布爾塞維克那樣明白地和公開地指出這一點。但不知爲什麼原故，季諾維埃夫同志却沒有這樣做。他雷爾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即從後方來攻擊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同時却連一個字也不提起這個決議案，對決議案不作任何公開的批評。季諾維埃夫同志大概以爲這條道路最容易達到目標，而他底目標只有一個，即「改善」決議案和「稍微」修改一下列寧底觀點。用不着證明，季諾維埃夫同志是打算錯了。

季諾維埃夫同志底錯誤從什麼地方來的，這個錯誤底根源在什麼地方呢？

在我看來，這個錯誤底根源，就在於季諾維埃夫同志深信，我們國家底技術上的落後對於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底建成是一種不可克服的障礙；他深信，由於我們國家底技術上的落後，無產階級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季諾維埃夫同志和加米業夫同志有一個時候會企圖在我們黨底四月代表會議以前的一次中央會議上發表這個論據。可是他們却受到了回擊，而不得不退守，表面上服從了與他們相反的觀點，即中央大多數底觀點，可是，雖然季諾維埃夫同志在表面上服從了中央大多數底觀點，然而他始終還是與這個觀點繼續作了鬥爭（請參看季諾維埃夫同志底「列寧主義」一書和他們在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結論）。我們黨底莫斯科委員會在其給列寧格勒省黨代表會議的「覆信」中，關於聯共中央內部這次「事件」，曾說了以下的話。

「不久以前，加米業夫和季諾維埃夫兩同志曾在政治局擁護了一個觀點，就是以爲要是國際革命不起來拯救我們，我們由於技術上及經濟上的落後，就不能克服內部的困難。我們和中央大多數却共同認爲，雖然我們在技術上落後，而且違反着這種技術上的落後，我們還是能够建設社會主義，而且正在建設着並一定會建設成這個社會主義。我們認爲，這個建設底進行自然要比已在全世界獲得勝利底條件下面緩慢得多，可是我們終究是前進着，而且將來還會繼續前進。我們同

樣也以爲，加米業夫和季諾維埃夫兩同志底觀點，是表示不信任我們工人階級和跟着工人階級走的農民群眾底內部力量。我們以爲，這個觀點是離開了列寧主義的立場（請參看「覆信」）。

這個文件是在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開頭幾次會議的時候在刊物發表的。季諾維埃夫同志自然會經有可能就在代表大會上起來反對這個文件。很可注意的一回事，就是季諾維埃夫和加米業夫兩同志竟找不到論據來駁斥我們黨底莫斯科委員會所提出來反對他們的那個嚴重責備。這不是偶然的呢？我以爲不是偶然的。這顯然是因爲這個責備正是名符其實，季諾維埃夫同志和加米業夫同志之所以用沉默的態度來「回答」這個責備，這正是因爲無法「推辭」牠。

新反對派因人們責備季諾維埃夫同志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底勝利事業而生氣起來。可是，既然關於一國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已經討論整年，既然季諾維埃夫同志底觀點已被中央政治局所駁倒（一九二五年四月），既然我們黨關於這個問題已經有了一定的主張，並把這種主張規定在我們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著名決議案上（一九二五年四月），——既然這樣，而季諾維埃夫同志却還是敢於在其「列寧主義」一書上（一九二五年九月）發表意見來反對我們黨底觀點，以後還在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重複這種意見，——那末，季諾維埃夫同志這樣頑強固執堅持自己的錯誤，不是因爲季諾維埃夫同志不相信，極端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而是因爲什麼呢？

季諾維埃夫同志想把自己這種不信任態度解釋爲國際主義。但試問從什麼時候起，在我們這裡竟把那種在列寧主義根本問題上離開列寧主義的行爲解釋爲國際主義呢？

在這裡犯了反對國際主義的反對國際革命的過錯的，不是我們黨，而是季諾維埃夫同志，這樣說不是正確些麼？因爲試問我們的「建設着的社會主義」底國家不是世界革命底根據地是什麼呢？但要這是這個國家沒有能力來建成社會主義，那末牠能够不能够做世界革命底真正的根據地呢？要是這個國

家沒有能力在自己國內達到勝戰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的成份，達到獲得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那末他能够不能够依舊是對於全世界工人們的一種莫大的中心吸引力，像他現在實在是這樣的中心吸引力這樣呢？我以為是不能够的。但從這裡是不是應當得出結論，說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鼓吹這種不相信的態度，結果會使我們的國家喪失世界革命根據地底資格，而喪失這種資格，就會削弱世界革命運動呢？社會民主黨人先生們會用什麼東西來恐嚇工人，以便使他們離開我們呢？他們所用的，就是關於「俄國人是幹不出什麼事情來的一」這種宣傳。我們現在是用什麼東西來打擊着社會民主黨人，並吸引一批工人代表團到蘇聯來參觀，鞏固共產主義在全世界上的陣勢呢？我們所用的，就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功。既然如此，那末誰宣傳不相信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功，誰就是間接幫助社會民主黨人，誰就是削弱國際革命運動底勢力，誰就必然離開國際主義……這難道還不明白麼？

你們可以看到，季諾維埃夫同志底「國際主義」，並不比他在關於「國裡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的那種「百分之百的列寧主義」稍爲好些。

因此，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把新反對派底觀點估計爲「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曲解列寧主義」，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這種估計，是完全正確的。

## 七 爲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而鬥爭

我以為，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這乃是新反對派底基本錯誤。我之所以把這個錯誤看作他的基本錯誤，是因爲新反對派底其餘的錯誤都是從這個錯誤當中產生出來的。新反對派關於新經濟

政策問題，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底性質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合作制底作用問題，關於與富農的鬥爭方法問題，關於中農底作用與比重問題都犯了錯誤，這一切錯誤都是從反對派底一個基本錯誤中產生出來的，這個基本錯誤就是：他們不相信有可能用我們本國底力量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

什麼叫做不相信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呢？

這首先就是不相信農民底基本群眾由於我國發展底某些條件而能够被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這第二就是不相信我們國家裡的無產階級，既管轄着國民經濟底命脈，就有能力把基本農民群眾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

反對派關於我們的發展道路問題的謬論，暗中就是以上面這兩個原理作出發點的，——反對派是直覺地還是不自覺地這樣做的，那都是一樣。

不可以不可以把蘇聯農民底基本群眾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呢？

在一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裡，對於這個問題有兩個基本原理：

第一，一決不可以把蘇聯的農民和西方各國的農民混為一談。蘇聯的農民是不能不與西方各國的農民不同的，因為蘇聯的農民經過了三次革命底教訓，與無產階級一塊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將無產階級革命手中得到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了無產階級的後備軍；而西方的農民，却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作了鬥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得到了土地，並因此而變成了無產階級的後備軍。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的農民，傾於看重自己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親善和政治合作底意義，而且因為有了這種親善

和這種合作才得到了自由，——這一點不能不是他們與無產階級作經濟合作底非常順利的條件。

第二，「決不可以把俄國的農業和西方各國的農業混爲一談。西方的農業是依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牠所處的環境是農民中發生深刻的分化，這時候，在一個極端上是火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的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各國，分裂和解體完全是自然的。在俄國就不是這樣。在俄國，單是由於蘇維埃政權之存在和重要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都收歸國有這兩個原因，農業底發展就不會走這條道路。在俄國，農業底發展應該走上這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就是在農村中發展那種由國家以優待的借款來維持的廣大的合作制度道路。列寧在他的關於合作制的論文中，很正確地指出，俄國農業底發展應該走上新的道路，就是說，經過合作制來吸引大多數農民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度原則逐漸轉移到農業內，開始在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在農產品生產方面。」

「……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對多數的農民將願意走上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棄那條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制度道路，拋棄那條貧困和破產的道路。」

我覺得這兩個原理，對於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我們的整個建設時期是正確的而且是無可置辯的。這兩個原理祇是列寧幾篇著名提綱底表現，這些提綱就是關於：無產階級與農民實行聯絡，把農民經濟歸併到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底系統以內，無產階級應當與基本農民群眾一同進展到社會主義去，千百萬農民群眾底合作化是農、林、商、社、主義建設底康莊大道，在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發展底條件之下，「在我們看來，單是合作制底發展已經就等於社會主義底發展。」（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

卷第三九六頁。

事實上在我們國家裡，農民經濟能夠循着而且應該循着那條路去發展呢？

農民經濟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農民經濟。如果拿絕大多數的農戶來說，是一種小商品性的經濟。但什麼叫做小商品性的農民經濟呢？這就是一種站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個十字路口上的經濟。牠可以發展到資本主義方面去，也可以發展到社會主義方面去；在資本主義國家裡，牠正在向資本主義發展，而在我們這裡，在我們的國家裡，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牠就應該向社會主義方面發展。

為什麼農民經濟這樣不穩固，這樣不獨立呢？原因在什麼地方呢？

原因就在於農民經濟散漫，無組織，牠們依賴着城市，依賴着工業，依賴着信貸制度，依賴着國內政權底性質，最後，其原因還由於這樣一個大家所知道的原理，即無論在物質方面或文化方面，農村是跟着城市走，而且應當跟着城市走。

農民經濟底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就是經過農民底最深刻的分化，在一個極端上是巨大的大地產，而在另一極端上則是廣泛的貧困化。這樣的發展道路，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是必不可免的，因為那裡的農村，農民經濟，是依賴着城市，依賴着工業，依賴着城市裡面集中的信貸，依賴着政權底性質的，而在城市者統治地位的則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工業，資本主義的信貸制度，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權。

在我們的國家裡，城市底面目是完全不同的，工業是由無產階級管轄着，運輸業，信貸制度，國家政權等等都集中在無產階級手裡，土地國有化是全國通行的法律，——在這樣一個國家裡，農民經濟是不是一定要走這條發展道路呢？當然是不一定要走的。正是相反。正是因為城市是農村底領導者，而在我們國家裡統治城市的是把國民經濟底一切命脈都管轄在自己手裡的無產階級，正是因為這樣

，農民經濟在自己的發展中就應該走另外一條道路，走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這條道路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這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農戶在各種合作方面廣泛地合作化起來，把渙散的農戶團結在社會主義工業週圍，在農民當中推行集體制度，起初是在農產品底銷售方面和農民所需要的城市製造品供給方面，以後就在農業底生產方面。

而且愈是下去，則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環境之下，這條道路愈是成爲必不可免的道路，因爲，銷售事業底合作化，供給事業底合作化，最後，信貸及生產事業底合作化（農業協作社），是提高農村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使廣大農民羣衆擺脫貧窮破產的唯一辦法。

有人說，在我們這裡，農民就其地位說來並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因此他們沒有能力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說農民就其經濟狀況說來並不是社會主義性的，這當然是對的。可是，並不能根據這一點來否認農民經濟能夠沿着社會主義的道路去發展，因爲既然已經證明了，農村是隨着城市走的，而統治城市的則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在十月革命的時候，農民就其地位說來也不是社會主義性的，他們當時並不想在國內建立社會主義。他們當時所努力要求的，主要地是消滅地主政權和停止戰爭，奠定和平。然而他們當時還是隨從了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推翻資產階級和由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擺脫帝國主義戰爭的唯一道路，是奠定和平的唯一道路，因爲在當時沒有別的道路，而且不能有別的道路，因爲在當時我們的黨得以摸到，得以找到這樣一個標準，在這個標準以內，可以使農民底特別利益（推翻地主，奠定和平）與國家底一般利益（無產階級專政）結合起來，並使前者服從後者，這種標準對於農民是可以接受的和有利的。因此，農民雖然有其非社會主義性，當時還是隨從了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關於吸收農民走上社會主義建設軌道的問題，也應該這樣說。農民就其狀況說來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可是他們應該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社會主義發展底道路，因為除了與無產階級聯絡以外，除了與社會主義的工業聯絡以外，除了使農民經濟經過農民廣泛的合作化而走上社會主義發展總軌道以外，就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其他的道路足以使農民擺脫貧窮破產的境地了。

為什麼一定是經過農民底廣泛的合作化呢？

因為廣泛的合作化就是我們所抓到的這樣一個標準，在這個標準以內，可以使私人的利益，私人商業的利益，和由國家對這種利益的審察及監督聯合起來，可以使這種利益受一般利益底支配（列寧）。這個標準，對於農民是可以接受和有利的，這個標準可以保證無產階級有可能來把基本農民群眾吸收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去。正因為對於農民，經過合作社來銷售自己的商品和經過合作社來為自己的經濟領導機器，是有利的事情，正因為這樣，所以農民應當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廣泛的合作化底道路。

而在社會主義工業佔統治地位條件之下，農民們底廣泛的合作化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小商品性的農民經濟離開舊的，使農民大批破產的資本主義道路，而過渡到新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建設底道路。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為農民經濟新的發展道路而鬥爭，為吸收農民基本群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鬥爭，是我們黨底當前任務。

因此，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是正確的，決議上說道：

「農村裡面社會主義建設底基本道路就在於：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國家的信貸機關以及握在無產階級手中的其他經濟命脈底經濟領導日益發展的條件之下，把基本農民群眾吸收進合作

組織裡去，並保證這種組織循着社會主義的道路而發展，其方法就是利用，克服並排擠牠的資本主義成份。（請參看大會根據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而通過的決議案）。

新反對派底最嚴重的錯誤，就在於牠不相信農民底這條新的發展道路，弄不見或者不懂得在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之下，這條道路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牠之所以不懂得這一點，是因為牠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能在我國獲得勝利，不相信我國無產階級有能力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

因為這個原故，牠就不懂得新經濟政策底兩重性，就誇大新經濟政策底短處，就把新經濟政策解釋成多半是退守的政策。

因為這個原故，牠就誇大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底作用，而輕視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中的各種積極作用（社會主義工業，信貸制度，合作制，無產階級政權等等）。

因為這個原故，牠就不懂得我們的國家工業底社會主義性質，就懷疑列寧的合作制計劃底正確性。因為這個原故，牠就誇大農村底階級分化現象，在富農面前表示慌惶失措，輕視中農底作用，企圖破壞黨底保證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而且一般地在黨底農村政策問題上動搖不定。

因為這個原故，牠就不懂得黨所進行的偉大工作：吸收千百萬工農群眾來參加工業與農業底建設，來鞏固合作社和蘇維埃，來管理國家，來與官僚主義鬥爭，來為改善和改造我們的國家機關而鬥爭，——黨底這種工作是表明發展底新階段，如果沒有這種工作，則任何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原故，牠就在我們建設底困難面前表示悲觀失望和驚惶失措，懷疑我們的國家能够工業化，悲觀地空談什麼黨底脫化等等。

在他們那裡，在資產者們那裡，一切事情都多少是好的；在我們這裡，在無產者們這裡。一切事情都多少是壞的；要是西歐的革命不能趕快跑來救急，——我們的事情就要倒台了，——新反對派底一般論調就是這樣，這種論調，在我看來是取消主義的論調，但不知爲着什麼（大概爲着令人發笑），反對派竟把牠冒充爲『國際主義』。

反對派說，新經濟政策就是資本主義。季諾維埃夫同志說，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守政策。這一切說法當然都是不對的。事實上，新經濟政策是黨底這樣一種政策，這種政策容許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並計算到社會主義成份能够戰勝資本主義成份。事實上，新經濟政策只在開始時是退守的，但是牠計算到在退守過程中重新擺布力量而舉行進攻，事實上，我們實行進攻已有幾年了，而且進攻得有效，因爲我們發展着使我們的工業，發展着蘇維埃的商業，排擠着私人資本。

但是說新經濟政策就是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守政策，——這種提綱底意思是怎樣的呢？這種提綱是以什麼爲出發點的呢？

牠的出發點就是一種不正確的設想，以爲在我們這裡現時所發生的，單是資本主義底恢復，單是資本主義底『復元』。只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爲什麼反對派懷疑我們的工業底社會主義的性質。只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爲什麼反對派在富農面前表示驚惶失措。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爲什麼反對派這樣急忙地把那些關於農民分化的不正確的數字拿來作根據。只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爲什麼反對派特別忘掉了一點，就是在我們這裡，中農是農業裡面的中心人物。只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爲什麼反對派輕視中農底比重和懷疑列寧底合作制計劃。只有用這種設想才可以『說明』，爲什麼新反對派不相信農村底新的發展道路，既吸收農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事實上，在我們這裡現時所發生着的並不是單方面的，資本主義恢復的過程，而是雙方面的，資

本主義發展和社會主義發展同時進行的過程，是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底矛盾的過程，是社會主義成份克服資本主義成份的過程。這一點，無論對於城市或對於農村都是一樣不容否認的，在城市裡，社會主義底基礎是國家工業；在農村裡，社會主義發展底基本關鍵是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絡着的廣泛的合作社系統。

單是資本主義底恢復，是沒有可能的，這至少是因為，在我們這裡，政權是無產階級的，大工業都是在無產階級手裡，運輸業和信貸業都是由無產階級的國家管轄着。

階級分化不能有過去那樣的範圍，中農仍是農民底基本群眾，而富農不能再有從前那樣的力量，這至少是因為，在我們這裡，土地已經國有化，土地已經成為不可買賣的東西，而我們的商業的，信貸的，賦稅的以及合作事業的政策，目的是在限制富農底剝削傾向，增高最廣大的農民群眾底幸福和剷除農村中兩個極端分化的情形。我還不去說，在我們這裡，與富農的鬥爭，現在不僅採用了舊的方法，即組織貧農來反對富農，而且還採用了新的方法，即鞏固無產階級及貧農與中農群眾的聯盟來反對富農，反對派不懂得採取這第二個方法來與富農鬥爭底意思和意義，這一件事實就是再次證明反對派是滾到了農村發展底舊時的道路，滾到了農村發展底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富農和貧農是農村中的基本力量，而中農則『被沖散』。

反對派說合作制是國家資本主義底一種，在說這種話的時候，他們引用列寧著的『糧食稅』這篇文章，因為他們這樣說，所以他們就不相信能夠利用合作制作為農村社會主義發展底基本關鍵。在這裡，反對派也犯了最嚴重的錯誤。這樣來解釋合作制，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在列寧著作『糧食稅』這篇文章的時候，是足夠的和可以滿意的，當時我們還沒有已經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當時列寧把國家資本主義設想為我們經濟中可能的基本形式，而把合作制看作與國家資本主義相聯結着的東西。但

是這樣的解釋到現在已經是不够了，已經成爲歷史上的舊話了，因爲從那個時候起，情形已經改變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已經發展起來，國家資本主義並沒有生活到我們當時所希望的那種程度，而現在包括千萬以上會員的合作社系統，却已經開始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絡起來。

如果不是這樣，那末怎樣可以解釋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列寧在寫了『糧食稅』這篇文章以後兩年，在一九二三年，就比另外一種觀點來觀察合作制，認爲『在我們的條件之下，合作制往往是與社會主義完全相符合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對於這一點的解釋就是：在這兩年之內，社會主義工業已經長大起來，而國家資本主義則沒有發展到應有的程度，因此列寧就不把合作制看作與國家資本主義相聯絡的東西，而把總看作與社會主義工業相聯絡的東西了。如果不是這樣，那末怎樣可以解釋這件事實呢？

合作制度發展條件已經改變了。對於合作制問題的態度，當時也應當變更。

在列寧『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上，有絕妙的一段話說明這個問題，這段話就是：

『在國家資本主義下面，合作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合作企業，第一是私人的企業，第二是集體的企業。在我們現存的制度下面，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合作企業是集體的企業。但是牠們與社會主義企業却没有區別，要是牠們是建立於國家所有的，即工人階級所有的土地上，是依靠於國家所有的，即工人階級所有的生產資料上的話』（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在這段小小的引証中，解決了兩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存的制度並不是國家資本主義。第二個問題就是，與『我們的制度』相聯絡着的合作企業，是與社會主義企業一沒有區別的。我想很難比這些話說得更清楚了。

請看到寧這本小冊子中的另一段話吧！

「在我們看來，單是合作制底發展已經就等於（只有上面所指出的一些『小小的一例外』）社會主義底發展，而這些一來，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整個觀點都有根本的變更」（請參看同卷同頁）。

很明顯的，我們在「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上看到對於合作制的新的估計，而這種新的估計是新反對派所不願承認的，新反對派違背事實，違背淺顯的道理，違背列寧主義而竭力隱瞞這種新的估計。

與國家資本主義聯結着的合作制，是一回事，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結着的合作制，是另外一回事。但從這一點上並不能做出一個結論，證在「糧食稅」這篇文章與「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中間，橫着什麼鴻溝。這種說法當然是不正確的。譬如只要引證「糧食稅」這篇文章裡的下面這段話，就馬上可以懂得「糧食稅」這篇文章與「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在合作制估計問題上，是有不可分離的聯繫。請看這一段的話吧：

「從租糧制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就是從大生產底一種形式過渡到大生產底另一種形式。從小經濟主底合作制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就是從小生產過渡到大生產，就是說，這樣一種過渡，這種過渡比較複雜，但是牠如果成功，就能包括更廣大的民衆，就能拔出舊有的與社會主義以前的關係，甚至資本主義以前的關係底更深遠的和更有生機的根蒂，而後面這種關係，在反抗一切「新」的意思上講來，是最頑強不屈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三七頁）。

從這段引證中可以看出，列寧還在作「糧食稅」這篇文章的時候，就是說在我們還沒有已經發展到社會主義工業的時候，就已認為合作制如有成效，就可以把牠變成反對「社會主義以前」的關係，

，亦即是反對資本主義的關係的那種強有力的鬥爭工具。我覺得正是這一個思想，後來成了牠的「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底出發點。

但是從這一切話當中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

從這一切話當中，應當得出的結論就是：新反對派對合作制問題的觀點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形而上學的。新反對派不把合作制看作與其他現象聯結着的，譬如與國家資本主義聯結着（一九二一年）或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結着的（一九二三年）歷史現象，而把牠看作一種永久的和一成不變的東西，看作「自在的物」。

於是反對派關於合作制問題就犯了錯誤，由此反對派就不相信農村可以經過合作制而發展到社會主義去，於是反對派就滾到舊時的道路，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新反對派對社會主義建設底各個實際問題的立場，大體上就是這樣。

結論只有一個：反對派底路線（要是牠有路線的話），反對派底猶豫和動搖，反對派底不信任和在困難面前的驚惶失措，——結果是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因為，如果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守政策，如果國家工業底社會主義性質引起懷疑，如果富農差不多有無上威權，對合作制很少希望，中農底作用日益降落，農村新的發展道路很成問題，黨差不多是蛻化着，而西歐的革命還沒有這樣逼近，——既然這樣，那末在反對派底軍械局裡究竟還剩下什麼呢？在反對我國經濟中資本主義成份的鬥爭中，他們指望於什麼呢？須知只靠一種「時代哲學」是決不能跑去作戰的。

顯然的，新反對派底軍械局，要是一般地可以稱之為軍械局的話，是不值得羨慕的。這個軍械局不是爲着進行鬥爭，尤其不是爲着勝利。

顯然的，如果黨靠着這樣的軍械局而去挺身作戰，那黨「一下子」就會斷送自己的生命，——那

時牠就簡直只好向我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

因此，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是完全正確的，決議上說道：「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而鬥爭，是黨底當前任務」，解決這個任務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與不相信我們國家裡面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觀點以及與想把『澈底社會主義式的』（列寧底話）企業——我們的企業——看作『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這種企圖作鬥爭；這樣的思潮既使群眾不能自覺地對待一班的社會主義建設，尤其不能自覺地對待社會主義工業，牠們就只能妨礙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底增長並使私人資本易於去與社會主義經濟成份作鬥爭」，「代表大會因此認爲必需進行廣泛的教育工作來克服這些對列寧主義的曲解」（請參看『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根據聯共中央委員會底工作報告而通過的決議』）。

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歷史意義，就在於這次大會能够根本揭發了新反對派底錯誤，排斥了牠那種不相信和叫苦的觀點，明確規定了往前爭取社會主義的道路，給黨指出了勝利的前途，這樣就用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勝利這種不可打破的信仰心來武裝了無產階級。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 關於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

給楊——斯基同志的回信

楊——斯基同志！

你的信，我當然已經按時收到了。回信寫遲了一點，請你原諒。

(一) 列寧說，「任何一個革命底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國家政權問題」(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一四二頁)。政權集中在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手上；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應當被推翻，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應當取得政權，——這就是「任何一個革命底最主要的問題」。

黨在革命底某個階段整個時期內都發生效力的基本戰略口號，如果不是完全地和整個地依據列寧底這個基本提綱，就不能稱為基本口號。基本口號只有在下面這種情形之下才能算正確的，如果他們是建立在對階級力量作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個基礎上，如果他們規定出階級鬥爭戰線上革命力量佈置底正確計劃，如果他們便利於引導群眾走上爭取革命勝利底鬥爭戰線，走上由新階級爭取政權底鬥爭戰線，如果他們使黨易於從廣大民衆中來組成爲完成這種任務所必需的廣大的和強大的政治軍隊。

在革命底某個階段當中，有發生失敗和退却。失利和個別策略錯誤的可能，可是這却不是表示，基本的戰略口號是不對的，例如，俄國革命第一個階段上的基本口號是「與全體農民一塊，反對沙皇和地主，中立資產階級，爲達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勝利而鬥爭」——這個口號，是完全正確的，雖然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了。

可見，決不可以把黨底基本口號問題拿來與革命在其發展底某個階段上遭受失敗或失利的問題混淆起來。

也有這樣的情形，就是黨底基本口號在革命過程中已經達到推翻某些舊階級或某個舊階級底政權，可是從這個口號中產生出來的一些重要的革命要求却沒有實現，或者牠們的實現延長到整個時期，或者需要一次新的革命來實現牠們，可是這也不是表示，基本口號是不正確的。例如，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和地主，可是沒有達到實行沒收地主的土地等等，然而這却不是表示，我們在革命第一個階段上的基本口號是不正確的。或者再舉一個例子：十月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使政權過渡到了無產階級手上，可是並沒有一下子就達到：第一，一般地，將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第二，特別是使鄉村中的富農孤立，而卻把這件事情延長到相當的時期，可是這也不是表示，我們在革命第二個階段上的基本口號——「與貧農一塊，反對城市裡的和鄉村裡的資本主義，中立中農，爲無產階級底政權而鬥爭」——是不正確的。

可見，決不可以把黨底基本口號問題拿來與關於實現從這個口號中所產生出來的那些要求的期限和形式問題，混淆起來。

因此，決不可以根據某個時期內革命運動底個別的成功或失敗來估計我們黨底戰略口號，更不可以根據實現某些由這種口號中產生出來的要求的期限或形式來估計我們黨底戰略口號。只有根據以下的觀點，才可以估計黨底戰略口號，就是要看這些戰略口號，是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分析階級的力量，是不是在爲着革命勝利，爲着使政權集中在新階級手上底鬭爭戰線上，正確地佈置革命底力量。

楊——斯基同志，你的錯誤就在於，你避開了這個最重要的方法學上的問題或沒有懂得這個問題

(二) 你在自己的信內寫道：

「有人斷定說，我們只是在十月革命前與全體農民聯盟，這個斷定是不是對的呢？是不對的。與全體農民聯盟」這個口號，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第一時期都有效力，因為全體農民當時都樂意於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

這樣一來，從你的這段話裡面，就要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在革命底第一個階段內（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即是在推翻沙皇地主政權和建立工農專政的時候，與在革命底第二個階段內（一九一七年二月到一九一七年十月），即在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在這兩個階段內，黨底戰略口號是沒有分別的。可見，你就是否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基本區別。而你犯這個錯誤，顯然是因為你不願意瞭解這樣的簡單事情，即戰略口號底基本問題就是關於革命某個階段上底政權問題，就是關於那個階級應被推翻和政權應過渡到那個階級手上的問題。顯然用不着證明，你這個問題的立場是根本不對的。

你說，在十月革命時候和十月革命以後的第一時期，我們都實行了「與全體農民聯盟」這個口號，因為全體農民當時都樂意於澈底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可是誰告訴過你，說十月政變和十月革命只限於澈底進行資產階級革命或者把澈底進行資產階級革命作為自己的基本任務呢？你這個觀點是從那裡找到的呢？難道可以把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安排在資產階級革命底範圍以內嗎？難道取得無產階級專政還沒有超出資產階級革命底範圍以外嗎？怎麼可以斷定說，富農（須知道也是農民）能夠贊助推翻資產階級和使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手裡呢？怎麼可以否認：關於土地國有，廢除土地私有權，禁止土地買賣等等的法令，雖然牠不能算是社會主義的法令，可是我們是在與富農的鬥爭中而不是在與富農的聯盟中才能實行的呢？怎麼可以斷定說，富農（也是農民）能夠贊助蘇維埃政權

關於剝奪工廠，鐵路，銀行等等的法令或無產階級關於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呢？怎麼可以斷定說，十月革命裡的基本內容不是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事實，不是推翻資產階級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呢？

當然的，十月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如果沒有十月革命，那末，資產階級革命當時就不能進行到底；同樣的，如果十月革命沒有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那末，十月革命本身，當時也就不能鞏固起來，而既然十月革命曾經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他就曾經應當得到全俄農民底同情。這一切都是無可爭論的。可是難道可以根據這點就斷定說，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件事，不是十月革命過程中的附帶現象，而是牠的本質和牠的基本目的嗎？十月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剝奪資本家等等，你把這個主要目的拋棄到什麼地方去了呢？要是戰略口號底主要題目是任何革命底基本問題，即是政權由一個階級手內過渡到另一個階級手上的問題，那末由此難道這不可以明白看到：決不可以把資產階級革命由無產階級政權進行到底的問題，拿來與關於推翻資產階級和取得這個無產階級政權的問題混淆起來，即是說拿來與那成為革命第二階段中的戰略口號底主要題目底問題混淆起來。

無產階級專政底最大的反響之一，就在於牠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牠把中世紀制度底污垢完全肅清了。這對於鄉村會有最重要的並且真正是決斷的意義。沒有這一點，農民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兩者底匯合，當時就不能實現，關於這一點，馬克思還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就已經說過了。沒有這一點，無產階級革命本身當時就不能鞏固。並且這裡需要注意下面這個重要情況。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件事，並不是一次的動作。實際上，牠延長成了整個時期，不僅包括一九一八年的一段時間，如你在你的信內所斷定的那樣，而且還包括一九一九年的一段時間，（窩瓦河流域和烏拉爾）和一九一九

年到一九二〇年的一段時間（烏克蘭）。我所指的是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底進攻，這時在整個農民面前都擺着地主政權復辟底危險，這時農民，正是盡心地，不得不團結在蘇維埃政權底周圍，以便來保證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和替自己保全這個革命底果實。這種實際生活過程底複雜性和多樣性，專政底這種直接社會主義任務與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之一奇巧的一錯綜結合，時刻都應當注意到，以便正確地認識你從列寧著作中所引來的這幾句話以及黨實行自己的口號底訣竅。是不是可以說，這種錯綜結合證明革命底第二個階段上黨底口號是不正確的，即是說這個口號是與革命底第一個階段上的口號沒有分別呢？不可以這樣說的。正是相反，這種錯綜結合只是證實革命底第二個階段上黨底口號——與貧農一塊，反對城市裡的和鄉村裡的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為無產階級底政權而鬥爭等等——，是正確的口號，為什麼呢？因為，爲要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就須要首先在十月革命中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並建立無產階級底政權，因爲只有這樣的政權才能够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而要在十月革命中建立無產階級底政權，就須要在十月革命以前準備和組織一種能够推翻資產階級，能够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相當的政治軍隊，並且無需證明，這樣的政治軍隊，我們當時只有在以下的這個口號之下才能够準備和組織起來，這口號就是：無產階級與貧農聯盟，反對資產階級，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顯然的，沒有從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十月間所實行的這樣的戰略口號，我們就不會有這樣的政治軍隊，於是也就不會在十月革命中取得勝利，不會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於是也就不會有可能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決不可以把將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這件事情拿來與革命底第二階段上以保證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爲任務的戰略口號對立。

只有一個方法可以避免這一切「矛盾」——承認革命底第一階段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戰略

口號與革命底第二階段上（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口號間的基本區別，承認在革命第一階段時期，我們是與全體農民共同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鬥爭；而在革命第二階段時期，我們是與貧農共同去反對資本家底政權，為無產階級革命而鬥爭。而這一點是必須承認的，因為對革命第一階段和第二階級上的階級力量的分析，使我們一定要承認這一點。不然便不能解釋這樣的一件事實，就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前，我們是在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口號之下進行工作，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已經把這個口號改換為無產階級和貧農底社會主義專政口號。楊——斯基同志，你同意吧，就是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間將一個口號改換為另一個口號的這種更改，如果採用你的措辭，是不能解釋的。

列寧在他的「兩個策略」這本小冊子裡面，早已指出了黨底兩個戰略口號間的這個基本區別。他把黨在準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的口號規定如下：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為要做到這點，就要把農民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和癱瘓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十六頁）。

換一句話說，就是與全體農民一塊，反對專制制度，中立資產階級，實行民主革命。至於黨在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時的口號，那末他是這樣規定的：

「無產階級應當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為要做到這點，就要把人民中的半無產階級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和癱瘓農民及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同上）。

換一句話說，就是與貧農以及人民中一般的半無產者階層一塊反對資產階級，中立城市中及鄉村的小資產階級實行社會主義革命。

這是在一九〇五年寫的。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把當時的政治情況估計爲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與資產階級的實在政權錯綜結合的局面，他說：

「俄國現今時局底特點，就在於由革命底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底第二階段，第一階段因爲無產階級沒有充分的覺悟性和組織性而把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第二階段應當把政權交給無產階級和貧農」（請參看列寧底「四月提綱」，——即「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八十八頁）。

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底，當十月革命底準備工作正以全力進行時，列寧在「工人與農民」這篇專門的論文內寫道：

「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能够推翻君主制度——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當時的（指一九〇五年——斯大林註）基本規定。而這種規定是對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已經再一次地證明了這一點。祇有領導貧農（我們的黨綱上所謂半無產階級者）的無產階級能够用民主和平來結束戰爭，治好戰爭所造成的創傷，開始實行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這些步驟已成爲絕對必要的和刻不容緩的了——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現時的規定」（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一一頁）。

不應這樣去瞭解這一點，應是以爲我們這種現在好像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當然是不對的。我們是在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口號下面走到十月革命的，並且在十月革命的時候，已經在形式上實現了這個口號，其具體表現就是我們會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有過聯盟並與他們分享過領導，雖然在事實上，我們在那時候就已經是無產階級專政，因爲我們布爾塞維克在當時就已經佔大多數。然而，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首動」以後，在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聯盟破裂以後，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連在形式上也不存在了，因爲這時候領導已完全轉到了一個政黨手上，轉到了我們的手上，我們則

黨不與黨員也不能與其他的政黨分享國家或領導。這在我們這裡就叫做無產階級專政。  
最後，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列寧迴顧革命所經過了的道路的時候，會寫道：

「是的，當我們還與整個農民一塊的時候，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這一點我們會證明顯不過地認識到，從一九〇五年起，我們已說過幾百次和幾千次了，我們從來沒有打算去跳過歷史過程這個必然要經過的階段，也沒有打算用法令去把牠取消……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從四月起，在十月革命以前好久，在我們奪取政權以前好久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公開說過了並向民眾解釋了：現在，革命決不能停止在這個地方，因為國家已前進了，資本主義已前進了，被剝削者已達到了空前的範圍，這種被剝削者要求（無論誰願意不願意這一點），要求到社會主義去的前進步驟。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挽救被戰爭所摧殘了的國家，就不能減輕勞動者被剝削者底痛苦。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底進程証明了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與「全體」農民一塊來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然後與貧農一塊，與半無產階級一塊，與一切被剝削者一塊來反對資本主義，其中也反對鄉村富人，富農，投機商人，所以革命就變成爲社會主義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〇至三九一頁）。

由此可見，列寧曾經屢次着重指出第一個戰略口號——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時期內的戰略口號與第二個戰略口號——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的戰略口號之間是有極端深刻的區別。在那裡的口號：與全體農民一塊來反對專制制度，在這裡的口號：與貧農一塊來反對資產階級。

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在十月革命以後延長到很久時期，而既然我們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就使得「全體」農民當時不能不同情於我們，——這回事實，如我在上面說過的，却絲毫都

不能搖動這樣一個基本原理：我們是與貧農一塊走到十月革命和與他一塊在十月革命中取得了勝利，我們與貧農一塊兒，在富農（也是農民）底反抗和中農底動搖之下，共同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會是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底任務之一）。

大概明白了吧。

(三) 你在信內往下又寫道：

「有人說，『我們是用與貧農聯盟和使中農中立的口號而走到十月革命的』，這個說法是不正確的，是不正確的。依上面所說過的理由及從列寧底著作中摘引過的幾段話看來，就可以明白，這個口號只有在『農民內部的階級分化已經成熟了一（列寧）的時候才能够發生，即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才能够發生。

照這段話看來，當走上使中農中立的道路不是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也不是在十月革命時候，而是在十月革命以後，特別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在貧農委員會成立以後。楊——斯基同志，這是完全不對的。正是相反，使中農中立的政策，不是在貧農委員會成立以後，一九一八年以後開始的，而恰是在那時候完結的。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使中農中立的政策，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上被取消了（而不是被施行了）。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寧在我們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取消當時說過：

舊時的社會主義底優秀代表，——當他們還相信革命和在理論上及思想上替革命出力的時候，——曾說過使農民中立，就是說，使中農雖不能變成積極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社會階層，那麼，至少也使他變成不妨礙革命，取中立態度，不站在我們的敵人方面的一個社會階層。這中間家的，理論上的對任務的提法，對於我們是完全明白的。可是這種提法是不夠的。我們已走

進了社會主義建設底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須要具體地，詳細地規定出一種爲農村工作經驗所考驗過的極大規則和指示，我們應當照着這些規則和指示來對中農採取堅固聯盟底立場（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一四頁）。

由此可見，你在你的信內所說的話與列寧上面所說的話恰恰相反，而且你在這裡把我們黨的真正底實際顛倒過來，把中立中農底開始與我的結論混淆起來。

當還在進行推翻資產階級的時候，當蘇維埃政權還沒有鞏固的時候，中農這灰心呻吟着，還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搖搖着，因此也就不得不使他中立。當中農已開始相信資產階級是一真的「被推翻」了，相信蘇維埃政權是在鞏固起來，正在戰勝富農。紅軍開始在內戰的戰場上取得勝利的時候，他便開始轉到了我們這方面來。正是在這樣的轉變之後，黨的第三個戰略口號才有可能提出來，這口號就是列寧在黨底第八次大會上所提出的：依靠貧農並與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向前去實行社會主義建設。

你爲什麼忘記了這件事實呢？

其次，根據你的信說來，在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時和在這個革命勝利後的最初時期裡使中農中立的政策，是不正確的，不適用的，因而是不能採納的。楊——斯基同志，這是完全不對的。實際情形恰好相反，正是在推翻資產階級政策底時候和在無產階級政權未鞏固以前，中農最是表示動搖和反抗的。正是在這個時期，必須與貧農聯盟和使中農中立。

你爲什麼堅持自己的錯誤，所以斷定說，農民問題，不僅對於我們的國家，而且對於其他「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底經濟有多少相象的一國」，都有大的意義，這後一學當然是對的。可是，請看列寧在他揭發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關於土地問題的提綱內，怎樣說到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時期各

國無階級政黨對待中農的政策。列寧曾把貧農，或更確切些說，把「農村中的勞動的及被剝削的階級」規定為一個單獨的集團，——由農村工人，半無產者和極小農和小農組成的一個集團，然後就講到中農問題，把中農看作農村中的特別集團，他說：

「從經濟意義上說來，所謂『中農』就是這樣的一些小農人，這些農人根據所有權或租佃權而佔有的，也是一塊兒面積不大的土地，可是，這塊土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照例還是不許他盡可以他維持家庭和產業，而且有可能得到一些兒剩餘，這些剩餘至少在很好的年頭中能夠變為資本，這些農人很時常地僱用別人的勞動力……。革命的無產階級不能為自己提出這樣一個任務，——至少不能為最近的將來和極無產階級專政開始時期提出這樣一個任務，——就是說，把這個階級吸收到自己方面來。牠只應當為自己提出使這個階級中立底任務，就是說要迫使牠不積極幫助資產階級去與無產階級作鬥爭」（請參看『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底速記錄』第六一〇至六一一頁）。

看了這段話後，怎麼還可說，使中農中立的政策，在們這裡——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才能够一發生，——即是一只在「在整個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的政權在實際上得到了決斷的成效以後才能一發生呢？

可見，關於各無產階級政權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時候的戰略口號問題，也便使中農中立的問題一樣，都不像你理想的那樣簡單。

（四）由上述一切看來，可見你從列寧底著作內所引的幾段話，絲毫不能拿來與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基本口號對立，因為這幾段話：第一，不是論到黨在十月革命以前的基本口號，而是論到十月革命以後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第二，牠們並不駁倒而是證實這個口號底正確性。我在上

而且已經過去了，再說它不能不再重複說一遍的，就是不能把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所實行的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命令與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上，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的戰略口號——這個戰略口號底主要題目就是政權問題——對立起來。

(五) 你選到莫洛託夫同志底那篇登載在「真理報」上的著名論文——「論我國國內的資產階級革命」(請參看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的一「真理報」)，並且說，原來恰是這篇論文「推動了」你來向我要求解釋。楊卜！斯基同志，我不知道你是怎樣讀人家底文章的。我也聽過莫洛託夫同志底文章，而且我認爲這篇論文與我們在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關於對待農民的口號問題所說的話，絲毫不相矛盾。莫洛託夫同志在他的論文內，並不是論到黨在十月革命時期的基本口號，而是論到，雖然黨在十月革命以後曾經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因而牠就會獲得一切農民底同情。可是，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把這一個事實指出來，這並不是否認，而恰是證明這樣一個基本原理底正確性，這個原理就是：我們是與貧農一塊，使中農中立，反對城市裡與鄉村裡的資產階級，達到了摧殘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沒有這一點，我們當時就不能夠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

「布爾塞維克」第七、八兩期合刊

## 關於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

### 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底口號

——答S·波克洛夫斯基同志的回信

波克洛夫斯基同志！

我以為，你在今年五月二號寫給我的信，使我沒有理由，也沒有根據來作詳細的回答，來作逐條的回答。其實，你的這封信和柯——斯基同志底信比較起來，並沒有絲毫特別新的東西。要是我現在還是對回答你的這封信，那是因為這封信包含有一些直接恢復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間的加米業夫思想的成份。只是需要打破這些恢復加米業夫思想的分份起見，我認爲須要簡單回答你的信。

(一) 你在你的信裡面說道：「在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時期內，我們實際上是與全俄羅斯聯邦的日號」，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時期內，黨堅持了和維護了自己對自己的舊口號——與整個的全俄農民聯盟」。

第一，這口號說，布爾塞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四月到十月內）是沒有努力於把貧農與豐裕農分開，而是把農民看作了整個的東西。

第二，這口號說，在準備十月革命時期內，布爾塞維克是沒有把「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新口號來代替「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這個舊口號，而是停留在舊的立場上。就是說，停留在列寧在

一九〇五年寫的「兩個策略」這本小冊子裡所規定的立場上。

第三，這就是說，布爾塞維克在準備十月革命時期（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十月內），與蘇維埃底動搖態度及妥協行為作鬪爭的政策，與中農在蘇維埃內及在前綫上的動搖態度作鬪爭，與那些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動搖態度作鬪爭，與那些在七月事變時帶有特別激烈性質的動搖態度和妥協行為作鬪爭的政策（在七月事變時，在社會革命黨人的及孟塞維克的妥協派領導之下的蘇維埃，協同反革命的將軍們來從事於孤立布爾塞維克），——布爾塞維克與某些農民階層底這種動搖態度和妥協行為的鬪爭，原來是無的放矢的和絕對不需要的。

末了，這就是說，加米業夫在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間堅持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舊口號，是對的；而列寧當時認為這個口號已經陳舊並宣佈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新口號，却是不對的。

只要把這些問題一提出來，就可以明瞭，你的信是從頭到尾都自相矛盾的。

可是，你既然是一個很愛作列寧著作裡摘引個別引證的人，那末，就讓我們來摘引列寧的話罷！不必花費多大約工夫就可以證明一點，就是列寧會認為，從革命向前發展的觀點上看來，在二月革命以後俄國土地關係上的實現現象，並不是無產階級與整個農民之間有了共同利益，而是貧農與富裕農之間發生了分裂，當時貧農傾向於無產階級，而富裕農則跟隨着臨時政府走。

請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與加米業夫及加米業夫派爭論時，關於這一點是怎樣說的：

「現在米羅望與農民有共同利益，這對於無產階級的黨是不可容許的」（請參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大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二四五頁）。

又說：

「我們在現時就已經在一些農民代表大會底決議上看見一種要等到召集立憲會議的時候才來

解決土地問題的思想，——這是傾向於立憲民主黨的豐裕農底勝利」（請參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全市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七六頁）。

又說：

「也許農民會拿取一切土地和全部政權。我不但不忘記這個可能性，不把自己的眼界只限於今天一天，而且，我在直捷了當地規定土地綱領時，還顧計到這樣的新現象，就是：僱農及貧農與農業主間的更深的分裂」（請參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開寫的論文——『關於策略的信』，『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〇三頁）。

在列寧看來，這就是二月革命以後在鄉村裡的新環境中所發生的新的重要現象。

這就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的時期內規定黨底政策時的出發點。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全市代表會議上，就是根據這個原理出發來說話的，他說：

「只是在這裡，在當地我們才知道，工兵代表蘇維埃已把政權交給臨時政府。工兵代表蘇維埃是無產階級與兵士專政底實現；而在兵士中間，大多數都是農民。這也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底專政。可是這個「專政」已與資產階級妥協了。在這裡就正是須要重新審查「舊的」布爾塞維主義」（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七六頁）。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寫以下一段話的時候，也是根據這個原理出發的。這一段話就是：

「誰要是在現在還只說『無產階級與農民底革命民主專政』，那末他就是落在實際生活之後，因此他在實際上就是跑到小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他就應當被送到「布爾塞維克的」，革命以前的古董陳列所（可以叫做「老布爾塞維克」陳列所）裡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〇一頁）。

在這個基礎上也就產生了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以代替舊口號——無產階級和農民底專政。

你也許會說（你在你的信內正是這樣說），這是託洛茨基所主張的，跳過還沒有完成的農民革命的政策，可是這種話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正好像加米業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反駁列寧時所說的話一樣。當時列寧完全料到會有這樣反駁，所以他說道：

「託洛茨基主義——『不要沙皇，就要工人政府』。這是不對的。小資產階級是存在着，不能把牠拋出去。可是牠有兩部分。牠的貧苦的部分是與工人階級一塊兒走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八二頁）。

加米業夫同志底錯誤，而現在也是你波克洛夫斯基同志底錯誤，就在於不會指明。不會着重指出小資產階級底兩部分間的區別，在這裡就是指農民底兩部分間的區別；就在於不會從整個全體農民群衆中分出那部分貧農，並根據這一點來規定黨在一九一七年由革命底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的環境內的政策；就在於不會由這一點推論出一個新的口號，黨底第二個戰略口號——關於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

現在來在列寧底著作裡來循序考察『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從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十月間的實際歷史。

一九一七年四月：

「俄國現今時局底特點，就在於由革命底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底第二階段，第一階段因爲無產階級沒有充分的覺悟性和組織性而把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第二階段應當把政權交給無產階級和貧農」（請參看列寧底『四月提綱』，『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八十八頁）。

一九一七年七月：

「只有革命的工人，如果有貧農去幫助他們的話，只有他們才能够打破資本家底反抗，引導人民去無賸價地奪取土地，去得到完全的自由，去消除飢荒，去打倒戰爭，去達到正義的和羣團的和平。」（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七十七頁）。

一九一七年八月：

「只有領導貧農（我們的黨綱上所謂半無產者）的無產階級能够用民主和平來結束戰爭，治好戰爭所造成的創傷，開始實行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這些步驟已成爲絕對必要和刻不容緩的了，——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現時的規定。」（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一二頁）。

一九一七年九月：

「只有無產者和貧農底專政，能够打破資本家底反抗，表現出政權底真正偉大的勇氣和決心，保證自己在軍隊裡和農民裡都能得到群眾們底喜躍的，奮勇的，真正英勇的贊助。」（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四七頁）。

一九一七年九月到十月，列寧在『布爾塞維克能否保持國家政權』這本小冊子內與『新生活報』爭論的時候寫道：

「或者是全部政權歸資產階級——你們早已不擁護這個主張，而且連資產階級自己也提都不敢提到這一點了，因爲牠知道：在四月二十號到二十一號，人民只把肩膀一聳就拋開了這樣的政權，而現在呢，將更堅決幾倍地和更殘酷幾倍地拋開這樣的政權。或者是政權歸小資產階級，就是說歸這個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聯合（聯盟，協定），因爲小資產階級不願意而且也不能够單獨地

和獨立地來奪取政權，這是一切革命底經驗所証明了的，是經濟科學所證明的，這科學說明，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或者是站在資本方面，或者是站在勞動方面，可是站在中間是站不住的。這種聯合在俄國半年以來已經嘗試了數十種方法而終歸失敗了。末了，或者是，全部政權歸無產者和貧農來反對資產階級，以便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這是還沒有嘗試過的，而且是你們，新生活報方面的先生們，勸人民不要去幹的，你們用自己在資產階級面前的恐嚇心理去恐嚇人民。第四種情況是連空想也空想不出來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七五頁。

事實就是這樣。

十月革命準備史中所有這一切事實和專變，你都「平安地」迴避過去了，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塞維克與蘇維埃內的「農民業主」底動搖態度和妥協行為所作的鬥爭，你都從布爾塞維主義歷史上「平安地」一筆勾消了，你把列寧底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平安地」葬送了，而你同時却又以為這還不是竊變曲解歷史，竊變曲解列寧主義。

波克洛夫斯基同志，從這幾段話裡——「列寧底這類話還可以多摘引出來——你應當看到，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並沒有拿整個農民做出發點，而只是拿農民裡的貧苦部份做出發點，他們並不是在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這個舊口號之下，而是在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新口號之下，走向十月革命的。

由此可見，布爾塞維克實行這口號時，是經過了與蘇維埃底動搖態度和妥協行為的鬥爭，與坐在蘇維埃裡的那部份農民底動搖態度和妥協行為的鬥爭，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政黨底動搖態度和妥協行為的鬥爭，這些政黨底名稱就是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

由此可見，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新口號，我們當時就不會收集充分強大的政治軍隊。

這支軍隊能够克服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底妥協主義，能够使某一部分農民底動搖中立起來，能够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並這樣來使資產階級革命可以進行到底。

由此可見，「我們是和貧農一塊，在富農（也是農民）底反抗和中農底動搖之下走到了十月革命，並且在十月革命中取得了勝利」（請參看我給楊——斯基同志的回信）。

這樣一來，那來就應當說，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以及十月革命底整個準備時期內，對的原來是列寧，而不是加米業夫。而你，波克洛夫斯基同志，現在却來恢復加米業夫思想，那未免是落到不大的伙伴裡去了罷。

(二) 你引證列寧底關於一九一七年十月我們是在整個農民贊助之下取得了政權這句話，來與上面所講過的一切話對立。說我們在整個農民底相當贊助之下取得了政權，這是完全對的。可是你忘記了補充一件「小事情」：就是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整個農民只是在我們曾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這個限度以內，才贊助了我們。這是重要的「小事情」，牠在這裡決定問題。波克洛夫斯基同志，「忘記」這樣重要的「小事情」和這樣來抹煞極重要的問題，這對於布爾塞維克是不可容許的。

從你的信內可以看出，你是把列寧底關於整個農民底贊助的話，拿來與黨底「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對立，而這個口號也是由列寧所規定出來的。可是要想拿列寧底這句話來與以上所引列寧底著作中所引出來的幾段話對立，要想有根據用你所引的列寧關於整個農民的話來駁倒以上所引的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的口號的幾段話，——要想這樣，就至少要證明兩件事情。

第一，就要證明：把資產階級的革命進行到底是十月革命裡的主要點。列寧認為，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是十月革命底「副」產物，十月革命「順便」解決了這個任務。就要首先駁倒列寧底這個

原理，並證明十月革命裡的主要點不是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不是使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手裡，而是把資產階級的革命進行到底。波克洛夫斯基同志，請你試一試來證明這一點罷，你如果能够證明這一點，那末我就決意承認，在一九一七年由四月到十月期間我們黨底口號不是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而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從你的信內可以看出，你認爲自己不可以擔任這個過於冒險的任務，可是你却企圖「順便」證明，在十月革命最重要問題之一上面，在和平問題上面，全體農民整個都贊助了我們。這當然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波克洛夫斯基同志，在和平問題上，你落到庸人的觀點上去了。實際上，關於和平的問題當時在我們這裡就是關於政權的問題，因爲在當時，只有使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手裡，才可以指望擺脫帝國主義戰爭。你大概忘記了列寧底以下的話，就是「只有使政權過渡到別一個階級手裡，才可以結束戰爭」，就是「打倒戰爭」——這並不是拋棄槍枝，而是使政權過渡到別一個階級手裡」（請參看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在彼得格拉全市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八一和一七八頁）。

總之，兩者必取其一：或者你應當證明，十月革命裡的主要點，是使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或者你不能證明這一點，——那時自然要發生這樣的結論，就是在十月革命裡，整個農民只是在我們會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這個限度內，才贊助了我們。

第二，你應當證明，布爾塞維克不必要在十月革命底整個準備時期有系統地實行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不必要根據這個口號來與小資產階級政黨底妥協行爲作有系統的鬥爭，不必要同是根據這個口號來有系統地揭露某些農民階層及其在蘇維埃裏的代表底動搖態度，而能夠在十月革命時及十月革命以後在他們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限度內得到整個農民底贊助。波克洛夫斯基同志，請你試一試來證明這一點罷。實際上，爲什麼我們能够保證自己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得到

整個農民的贊助呢？因為是我們有了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可能性。為什麼我們有了這種可能性呢？因為我們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權和用無產階級的政權代替了牠，只有無產階級政權才能够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為什麼我們能够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呢？因為我們在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下面進行了十月革命底準備工作，因為我們根據這個口號來與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妥協行爲作了有系統的鬥爭，因為根據這個口號來與蘇維埃裡面的中農底動搖態度作了有系統的鬥爭，因為我們當時只有在這樣的口號之下才能克服中農底動搖態度，打破小資產階級政黨妥協行爲和集合一支能够爲着使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手裡而鬥爭的政治軍隊。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些決定了十月革命命運的先決條件，那末我們無論在十月革命時無論在十月革命以後，都是不能得到整個農民的贊助的。

農民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這兩個東西底匯合問題是應該這樣來了解的，波克洛夫斯基同志。

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把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整個農民的贊助拿來與在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下面準備了十月革命的事實對立——這就是絲毫不懂得列寧主義，

你的基本錯誤就在於，你沒有懂得十月革命過程中社會主義的任務與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互相錯綜結合的事實，也沒有能夠實現十月革命底這樣一些個別要求的訣竅，這些要求是從黨底關於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第二個戰略口號得出來的。

當你的這封信的時候，可以發生這樣的感想，就是說，原來不是我們會把農民拿來替無產階級革命效勞，却反而是「整個農民」，富農也包括在內，曾經把布爾塞維克們拿去替自己效勞。如果布爾塞維克們曾經這樣容易地替無產階級效過勞，那末他們的事業就會很壞了。

波克洛夫斯基同志，一九一七年四月間的加米業夫思想，這就是使你脚跟動搖的東西。

(三) 你斷定說，斯大林看不見一九〇五年的環境臨到一九一七年二月時的環境中間的差別。這種斷言，當然是不嚴重的。我沒有這樣說，而且不能夠這樣說。我在我的信內只是說到，黨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來的無產階級前農民專政口號，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已得到了證實。這當然是對的。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列寧在『農民和工人』這篇論文內真正是這樣描寫情況的：

「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纔能够推翻君主制度，——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當時的（指一九〇五年。——斯大林註）基本的規定。而這種規定是對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已經再一次地證明了這一點」（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一一頁）。

太過於「講辯證法的」同志呵，你不過是想來吹毛求疵罷了！

(四) 其次，你又企圖揭破斯大林，說他有自相矛盾的說話，把他在『列寧主義底問題』這本小冊子裡所說的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有與中農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的這段話，拿去和他關於在十月革命以前中農底妥協行為的這個提議對立。不必花費多大的工夫就可以證明，這樣把兩個不同的現象當作一個東西，是絕對不合科學的。在十月革命以前的，當資產階級當政時的中農，與在無產階級專政已經鞏固以後的，當資產階級已被剝奪，合作制已經發展，基本的生產資料已經集中在無產階級手上的時候的中農，是兩個不同的東西。把兩種中農當作一個東西，將他們混為一談，——這就是在觀察現象時，把現象看作是與歷史環境沒有聯繫的東西，並且是喪失一切前途。這與季諾維埃夫用混淆年月時期的方法來引證別人的言論相同。如果這就叫做「革命的辯證法」，那末應當承認，在「玩弄」辯證法的「魔術」這方面，波克洛夫斯基同志真是天下無雙的能手了。

(五) 其餘的問題，我不談及，因為我認為，在我與楊——斯基同志的通信內，已經把這些問題說得透澈無遺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

## 列寧和關於與中農聯盟問題

給 S 同志的回信

S 同志！

把列寧在他的那篇關於蘇洛卿的著名論文裡所提出的口號——「善於達到與中農的協定，同時連一分鐘也不放棄與富農的鬥爭和只是堅固地倚靠著貧農——看作是「貧農委員會時期」底口號，看作是「所謂中立中農時期末尾」底口號，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貧農委員會是在一九一八年六月成立的。到一九一八年十月末，我們在鄉村中的勢力已超過富農，中農已經轉向蘇維埃政府方面。在這個轉向底基礎上也就產生了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決定取消蘇維埃與貧農委員會這兩個政權並存制，決定改選蘇維埃和村蘇維埃，決定把貧農委員會溶化在新選出的蘇維埃內，因而就是決定取消貧農委員會。大家知道，這個決議在蘇維埃方面的規定，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號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我這裡所說的就是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號所通過的那個關於改選蘇維埃和蘇維埃以及把貧農委員會溶化在蘇維埃內的決議案。而列寧在自己的那篇標題為「蘇洛卿底寶貴的自供」的論文裡，宣佈了與中農協定的口號以代替中立中農的口號，這篇論文是在什麼時候發表的呢？牠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號發表的，就是說，差不多是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這個決議案以後兩星期的時候才發表的，列寧在這篇論文內簡直說道：我們之所以採取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是因為中農已轉向我們這方面來了。請看列寧底話：

「在鄉村裡，我們的任務，就是消滅地主，打破剝削者和富農投機家底反抗；爲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只能堅固地倚靠半無產者，倚靠「貧農」。可是中農不是我們的敵人。他過去動搖過，現在動搖着，將來還會動搖；影響動搖者的任務與推倒剝削者及戰勝積極敵人的任務並不是一樣的。善於達到與中農的協定——同時連一分鐘也不放棄與富農的鬥爭和只是堅固地倚靠着貧農——這是現時的任務，因爲正是現在，由於上述的那些原因，中農轉向到我們這方面來乃是必不可免的事情」（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九四頁）從這裡就要得出什麼結論呢？

從這裡得出的結論就是，列寧底口號不是關係於舊時期，不是關係於設立貧農委員會和中立中農時期，而是關係於新時期，與中農協定的時期。這樣一來，他所反映的就不是舊時期的末尾，而是新時期底初頭。

可是，你關於列寧口號的那種斷言，不僅是在形式上不對，不僅是在年月方面不對，而且在實質上也不對。大家知道，列寧底這個與中農協定的口號，這個新口號，在我們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三月）已成爲全黨宣佈的口號。大家知道，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就是這樣一次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給我們與中農作堅固聯盟的政策奠定了基礎。大家知道，我們的黨綱，蘇聯共產黨底黨綱，也是在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的。大家知道，這個黨綱內，有幾項是專門關於黨對鄉村裡各個集團的態度：對貧農，對中農，對富農的態度。在聯共黨綱底這幾項內，關於鄉村中的各個社會集團，關於黨對他們的態度，說了一些什麼話呢？請聽罷：

「俄國共產黨，在自己的整個農村工作裡，照舊還是倚靠着農村裡的無產階級的和半無產階級的力量，首先就要把他們組織爲獨立的力量，在農村裡成立黨的支部，成立貧農組織，成立農村無產者與半無產者底特別式樣的職工會等等，竭力使他們與城市無產階級接近，竭力使他們擁

脫農村資產階級和小私有財產利益底影響。

俄國共產黨對富農階級，對農村資產階級的政策就是堅決反對他們的剝削者的企圖，鎮壓他們對於蘇維埃政策的反抗。

俄國共產黨對中農的政策就是漸漸地和有計劃地吸收他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底工作。黨底任務就是使中農離開富農，仔細關心他的需要，這樣來把他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用思想上影響的辦法，而絕對不是用鎮壓的辦法來與他的落後思想鬥爭，在一切與他的切身利益有關係的地方，都要努力與他作切實的協定，在決定關於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的時候，向他讓步』（請參看『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三五一頁）。

請你試一試，來在黨綱底這幾項條文與列寧底口號之間找出即使是最小的，即使是字句上的分別罷！你是找不出這說的分別的，因為根本就沒有這種分別。而且，絲毫不可懷疑的，就是列寧底口號不僅與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的決議不相矛盾，而且反而是這些決議底最精確的和最妥當的措辭。須知事實是這樣，就是聯共黨綱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在我們黨底專門討論了中農問題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而列寧底那篇反對蘇洛卿的論文，那篇宣佈了與中農協定的口號的論文，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報章上發表的，是在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以前四個月發表的。

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完全肯定了列寧在他那篇爲反對蘇洛卿而作的論文內所宣佈了的口號，認爲這是黨在整個現今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內，在自己的農村工作裡所應該拿來當作指南的一個口號，這難道不是很明顯的事嗎？

列寧這個口號底要旨在哪個地方呢？

列寧這個口號底要旨就是，他極其正確地找到了黨的農村工作底三位一體的任務，這個任務表現

在下面畫框的一個簡短的公式裡：（一）去倚靠貧農，（二）去與中農成立協定，（三）一分鐘也不要停止與富農的鬥爭。請試一試，從這個公式內拿出其中的一部分來作現今農村工作底基礎，而忘記牠的其餘的部分，——那時你就一定要弄到走途無路的地步。在現今的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條件下面，不倚靠貧農和不與富農進行鬥爭，是不是可以和中農建立真正的和堅固的協定呢？是不可能的。在現今發展底條件下面，不倚靠貧農和不與中農成立協定，是不是可以與富農作有成效的鬥爭呢？是不可能的。怎樣去最中肯地把黨的農村工作底這個三位一體的任务在一個概括的口號裡表現出來呢？我想，列寧底口號是這個任務底最中肯的表現，應當承認，誰也不能比列寧說得更中肯些……：

爲什麼正是在現在，正是在農村工作底現今條件下面必須着重指出列寧這個口號底妥當性呢？

因爲，正是在現在，可以看見個別同志有這樣的傾向：就是想把黨的農村工作底三位一體的任务撕成幾部分和把這些部分弄得彼此脫離。這一種情形已由今年一月間我們的糧食採辦運動底實際工作所完全証實了。應當與中農成立協定——這是所有的布爾塞維克都知道的。可是要怎樣成立這個協定呢——這就不是每個人都曉得的了。有些人想用拒絕與富農的鬥爭或是削弱這種鬥爭的辦法來成立與中農的協定；據他們說，與富農的鬥爭可以嚇去一部分中農，即那部分豐裕的中農。另外有些人想用拒絕組織貧農的工作或者削弱這種工作的辦法來成立與中農的協定；據他們說：組織貧農的工作弄得使貧農獨立一職，這樣，就可以把中農從我們這裡嚇開。這樣離開正確路線的結果，就弄得忘記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就是忘記中農是一個動搖的階級，忘記只有與富農作堅決的鬥爭和加強在貧農裡的工作，才能使與中農協定堅固起來，忘記沒有這些條件中農就可以認爲富農是強者而動搖到富農方面去。請記起列寧在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話：

「必須決定對那個沒有一定不移的堅固立場的階級的關係。無產階級大多數都贊成社會主義

，資產階級大多數都反對社會主義，決定這兩個階級間的關係是容易的。只是當我們講到中農這樣的階層時，那就知道，這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局部地是私有主，局部地是勞動者。他不剝削別的勞動者。他在數十年內費了極大的力量來維持自己的地位，他親自受了地主和資本家底剝削，他忍受了一切痛苦；而同時他又是有主。因此我們對待這個動搖的階級的關係是有莫大的困難的」（請參看「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三〇〇頁）。

可是也有另外的離開正確路線的傾向，這些傾向底危險性並不比上述的傾向少些。有這樣的現象，就是有人進行着反富農的鬥爭，可是進行得這樣拙劣，這樣粗率，以致打擊到貧農和中農頭上來了。結果富農還是沒有受損傷，而與中農聯盟的事業却發生了裂痕，而一部分貧農竟暫時落在進行着反蘇維埃政策的鬥爭的富農爪牙裡了。也有這樣的情形，就是有人企圖反把富農的鬥爭變為剝奪富農，而把糧食採辦工作變為糧食徵收，他們忘記了，在我們這樣的條件下面剝奪富農乃是一件蠢事，而糧食徵收並不是與中農聯盟，而是與中農鬥爭。

這些離開黨底路線的傾向是由於什麼東西產生出來的呢？

是由於不懂得，黨的農村工作底三方面的工作是一個單一的和分不開的任務。是由於不懂得，決不可以把與富農鬥爭的任務和與中農協定的任務分開，決不可以把這兩個任務和將貧農變為黨在農村中的支柱的任務分開。

爲要使這些任務在我們的農村工作過程中不致彼此互相脫離，那就須要做些什麼呢？

爲要達到這點，至少須要發出這樣一個領導的口號，這個口號要能够把這一切任務合併爲一個總的公式，因而不致使這些任務彼此互相脫離。

在我們黨的軍械局內是不是有這樣的公式，這樣的口號呢？

是有的。這樣的公式就是列甫底口號：「善於達到與中農的協定，而同時連一分鐘也不放棄與富農的鬥爭和只是堅固地倚靠貧農」。

因此我認爲，這個口號是最妥當的和包羅一切的口號，認爲正是在現在，正是在農村工作底現今條件下面，須要把牠提到第一位。

從這裡就得出結論說，離開正確路線的傾向，給工農聯盟事業造成兩種危險：一方面的危險就是由於有些人想把（舉例說）糧食採辦方面的臨時非常辦法變爲黨的經常或長久的方針；另一方面的危險就是由於有些人想利用取消非常辦法這件事情來放鬆富農，來宣佈貿易底完全自由，使貿易不受國家機關底調節。因此，爲要保證正確的路線，就必須要有兩條戰綫上的鬥爭。

我還要順便指出，就是我們的出版物並不時常都遵守這個規則，而有時却表現出一些片面態度。例如，有這樣的情形：人們揭露了這樣一種人，這種人想把糧食採辦方面的臨時非常辦法變爲我們的政策底經常方針，因而使聯絡發生危險。這種揭露是很好的。可是不好的和不對的就是他們同時却不充分注意到和不好好揭露那些從另一邊威脅聯絡的人，不揭露這一種人，這種人受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底影響，要求減弱與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和規定貿易完全自由，使其不受國家所調節，因而從另一端來破壞聯絡。這就不好了。這是片面態度。

也有這樣的情形，就是人們揭露這樣一種人，這種人否認（舉例說）振興個體的小農的和中農的農莊（在現今階段上是農業底基礎）底可能性和妥當性。這種揭露是很好的。可是，不好的和不對的，就是他們同時却不揭露這樣一種人，這種人忽視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

底意義而不懂得，在現時，振興個體的小農的和中農的農莊的任務，應當在實際上拿振興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建設的任務來作補充。這就是片面態度了。

爲要保證正確的路綫，須要進行「兩條戰綫上」的鬥爭和拋棄任何的片面態度。

你認爲列寧底口號是「反對派的」口號而在你的信內發問道：「這一個反對派的口號，公然拿到二九二八年五月一號的時候，在『真理報』上登載出來了。這樣的事情怎麼會發生的呢？爲什麼這個口號在聯共中央委員會底機關報真理報上出現了，這是否只是技術上的疏忽，或者是在中農問題上與反對派的妥協呢？」。不消說，話到是說得氣勢凶凶的！s同志，可是，總還是請你在「轉變地方」慎重一點兒罷，免得你在氣頭上得出結論說要禁止刊印我們的黨綱，而這個黨綱是完全證實了列寧底口號（是事實呵！）的，基本上是由列寧（絕對不是反對派！）起草的和由我們黨的（也不是反對派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諸多尊重我們的黨綱上面關於農村裡各個社會集團的那些著名的條款吧！諸多尊重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的決議吧！……至於你說「在中農問題上與反對派妥協」，那末，我以爲這句話簡直不值一駁，這句話大概是你冒火說出來的。

使你難過的，大概是這樣的情形，就是在列寧底口號以及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聯共黨綱上面說的是與中農協定，而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底開幕辭內講的却是與中農的堅固聯盟。你大概認爲在這裡有什麼矛盾。也許你甚至還想作這樣的設想，以爲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是一種什麼離開與中農聯盟的政策的东西。這是不對的，s同志。這是一個大的迷誤。只有那些會讀口號底字面而不會考究口號意思的人，纔能這樣想。只有那些不知道關於與中農聯盟，關於與中農協定這個口號底歷史的人，纔能這樣想。能這樣想的只有這樣一種人，這種人以爲，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辭內說於中農「鞏固聯盟」的政策，而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的另一篇演說內以及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綱內

却又說我們現在需要與中農「協定」的政策，這就表示列寧在這裡是自相矛盾的。

事情底本質，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呢？事情底本質是在於，列寧和代表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並不認為在「協定」與「聯盟」這兩個概念中間有絲毫分別。事情底本質是在於，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一切演說內，到處都把「聯盟」和「協定」這兩個概念當作相等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對中農的態度」的決議案也是一樣，那裡把「協定」和「聯盟」這兩個概念當作是相等的。因為列寧和黨認為與中農協定的政策，並不是一個偶然的和很快就會過去的，而是一個長期的政策，他們曾經有，而且現在還有完全的理由來把與中農協定的政策稱為與他堅固聯盟的政策，反轉來說，他們曾經有理由，而且現在還完全有理由來與把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稱為與中農協定的政策。只要說「這我們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底速記錄及這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的決議案，就可以深信這一點。

請看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辭裡的一段話。

「因為蘇維埃工作人員沒有經驗，因為問題困難，用來對付富農的打擊往往落到了中農身上。我們在這裡犯了非常大的過錯。在這方面集合起來的經驗，將幫助我們來採取一切辦法以便在今後避免這樣的情形。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不是在理論上而是在實際上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你們很知道：這個任務是困難的。我們這裡沒有什麼幸福可以給與中農，而中農却是物質主義者，實際主義者，他要求具體的物質幸福，這種幸福是我們現在所拿不出來的，而國家也許還要在沒有這些幸福的情況下面，來渡過那個在現在已表明有完全勝利希望的艱難困苦月份。但是，我們在我們的行政的實際工作裡，可以做出很多的事情：改善我們的機關，改正許多濫用職權現象。我們可以而且應當糾正和改正我們黨的路綫——沒有充分注意到與中農聯盟，與中農協定的路綫」（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二〇頁）。

可見，列寧並沒有認為「協定」與「聯盟」之應有絲毫分別。  
請看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對中農的態度」的決議案內的一段話：

「把中農和富農混淆起來，把反對富農的辦法在這種或那種程度上推行到中農身上，是就不僅是最粗魯地違背蘇維埃政權底一切法令和應的全部政策，而且是最粗魯地違背共產主義底一切基本原則，這些原則指出，無產階級在為推翻資產階級而進行決鬥時與中農的協定，是平安過渡到消滅任何剝削的條件之一。」

因為農業技術比較工業落後的緣故——莫說在俄國，就是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裡也是這樣，——中農是具有比較堅固的經濟根蒂的，所以在無產階級革命開始以後，中農還會支持到很久的時間。因此，蘇維埃工作人員和黨的工作人員在農村裡的策略，應該是打算到在長時期裡與中農實行合作……。

……這樣，蘇維埃政權在農村裡的完全正確的政策，便保證勝利的無產階級與中農的聯盟和協定……。

……工農政府及共產黨底政策，以後也是應當本着這種由無產階級及貧農去與中農協定的精神進行的。「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三七〇頁到三七二頁。

可見，決議案也沒有認為在「協定」與「聯盟」之間有絲毫分別。

不妨還指出一點，就是在第八次代表大會底這個決議案內，沒有一個字講到與中農的「堅固聯盟」。可是，這是不是說，決議案因此就離開了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呢？不，不是的。這只是說，決議案認為「協定」、「合作」的概念與「堅固聯盟」的概念是相等的。這是顯而易見的：沒有與中農的「協定」，就不能有與中農的「聯盟」，而要是沒有與中農的「長期的」協定和合作，那末，與

中農的聯盟就不能是「堅固的」了。

事實就是這樣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列寧和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違背了列寧關於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意見，或者是須要拋棄這種不認真的推測，而承認，列寧和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並沒有認為「協定」與「堅固聯盟」這兩個概念之間有絲毫分別。

總之，誰要是不想做專門咬文嚼字去論底犧牲品，誰要是想考究列寧關於倚靠貧農，關於與中農協定和關於與富農鬥爭這個口號底意義，他就不會不覺得，與中農協定的政策就是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

你的錯誤就在於，你沒有懂得反對派底擅騙的圈套，聽信了他們的謠言。落到了敵人替你編好了的陷阱。反對派的騙子們在那裡大喊大叫，要別人相信，說他們是贊成列寧關於與中農協定的口號的，同時他們故意作出這種生事的暗示，說與中農的「協定」是一回事，而與中農的「堅固聯盟」却是另一回事。他們想這樣來一舉兩得：第一，隱瞞自己關於中農問題的真正立場，這種立場底內容就是不與中農協定，而是「與中農分裂」（請參看反對派斯米爾諾夫底著名的演說，這篇演說詞我在莫斯科省黨的第十六次代表會議上已引證過了）；第二，利用「協定」與「聯盟」間的虛構的分別來擒拿布爾塞維克裡的那些頭腦簡單的人，完全迷住他們，推着他們離開列寧。

而我們的有些同志是怎樣應付這一點的呢？他們並不去撕破反對派騙徒們底假面具，並不去拆破他們對黨隱瞞自己的真正立場的欺騙行為，——却反而去上圈套，滾進陷阱，讓別人推着他自己離開列寧。反對派大呼大擂，高聲談論列寧底口號，反對派份子把自己裝成擁護列寧口號的人，——因此我應當避開這個口號，以便使別人不敢把我混在反對派一塊，不然人家就可以說我和「反對派妥協」。

——這些同志底想法就是這樣的！

而且這還不是反對派攪騙手段底唯一的例子。例如，拿自我批評的口號來講。布爾塞維克不能不知道，自我批評的口號是我們黨的行動底基礎，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是有爾塞維克培養幹部的方法底精華，反對派高聲叫喊，要別人相信，說自我批評的口號是他們（反對派）想出來的，說黨是從他們那裡襲取了這個口號，而這樣一來，黨就向反對派投降了。反對派這樣幹法，至少是想達到兩個目的：第一，想瞞着工人階級，使工人階級不能知道，在以破壞黨性為目的的反對派的自我批評和以鞏固黨性為目的的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中間，是隨着一條鴻溝；第二，——使某些頭腦簡單的人走上圈套并逼迫他們離開黨的自我批評的口號。

而我們的某些同志是怎樣應付這一點呢？他們並不去撕破反對派騙子底假面具和堅持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口號，——却反而落入陷阱，離開自我批評的口號而聽受反對派底支配，……向牠投降而同時却錯誤地設想，以為他們是離開反對派了。

這樣的例子本來可以引出一大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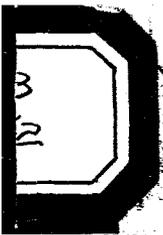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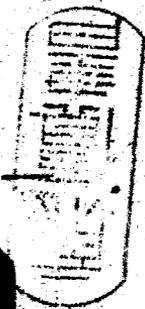
可是，我們在自己的工作中是不能聽受任何人底支配的。我們尤其不能在自己的工作中以反對派對於我們的批評為指南。我們應當走自己的道路，既申斥反對派底拐騙行為，也申斥我們的個別的上了反對派挑撥圈套的布爾塞維克底錯誤。請記起馬克思底話：「一心按照着自己的道路走，讓人們隨便怎樣去說吧！」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

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真理報」第一五二期。

884

884



707049

东安市坊旧书店	
册数	1
定价	1.5

